

集 後
貞 七 女 五



康德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印刷
康德六年一月十八日發行

後集五女七貞每册三角

定價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作人

王赫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人

王麟閣

奉天大西門裏門牌二十八號

印刷人

孫簡廷

奉天大西門裏門牌二十八號

印刷所

東都印刷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行所

洪順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後集五女七貞

【卷十三】

第一百〇六回 毒氣歸心賀天保公館喪命 熱腸仗義黃天霸替友報仇

後話說賀天保誤于六二人這一動手，方成是乾着急，向兩邊的羣賊說道：「看起來還是我們綠林人不懂的禮義，人家是先禮後兵，于六弟竟這麼不懂面子，落馬湖的大頭目于子亮道得啦事到如今，還講什麼面子，官面上恨賊恨的牙根子八丈長，到處的捕拿綠林好漢，切領賞，我們同道死在施不全手下的有多少啦，方寨主別犯這糊塗心了，張三李二同道，于寨主說的一點不差，我們既來了，不能看熱鬧，咱們也得露一場，還沒等這兩人大下六指，于七怕兄長有失，亮蛾眉刺要變戰賀天保，這邊李殿遠一順刀，竄過來擋住了于七，于七厲聲說道：「李殿遠你也敢來這裏耀武揚威，你在霸王莊時你家七爺也見過你，拿你當個朋友，今天你家七爺要教你逃出手去誓不爲人。」李殿遠被子七罵的大怒，擺刀攔頭蓋頂就刺于七，用蛾眉刺接架相還，這時張三李二各持軍刃竄過來助戰，天霸見賊人要以多爲勝，遂一拉雁翎刀，要親自出來戰羣賊，趙璧說道：「老兄弟你是我們的主心骨，全仗你調度衆人，看我們爺兒兩個的吧。」回頭向黑士傑道：「大弟子成名露臉全在這一回啦，別含糊了。」趙璧亮刀，黑士傑一抖小飛抓，兩人跳上巡船，竟奔賊船，那邊的賊黨見官兵這邊又出來接應，這時連環套，獨霸山東二墩的過巒兒賽飛虎，要出來迎敵，寶二墩的乾兒馬子驚道：「大哥萬不能上陣迎敵，咱父當年因爲跌倒黃三太的手中，才負氣走出流落在口北連環套，大哥你在浮山寨倘有失閃，姓寶的難道說全把一世的英名喪盡麼？」大哥你在這裏給小弟瞭陣，待我幫着于寨主殺他們幾個，說罷提偃月銅錘離了飛龍舟，逡跳上落魂舟。

向前接應。于六見馬子鸞，乘舟滑過船頭飛的奔去。于六一見其容馬子鸞把賀天保

(2) 殺退。我這浮山峯的威名何在。到這裏我拐個幌子一招翻身往船後一縱身。右手的鐵拐往左腋下一夾。早把藥喂毒抓取在手內。賀天保恨于六已凶狂。馬裏官捨眼着一追。

那于六反身一抓。賀天保躲閃不及。這毒抓正抓在賀天保的頭頂上。賀大爺說聲不好。

後知道這飛抓上。越躲抓的越重。忙用左手按住鐵抓。右手刀往上一擦。把把抓上的線子

集 削斷。那知道飛抓的前半截。完全是細鋼打的線。那能夠削的斷呢。于六更加狠惡。一

回身毒藥抓後半截的絨繩。往肩膀上一搭。就如同使船的拉船式樣。往前一用力。別說

于六原本力氣就比賀大爺力氣大。這一拉。賀大爺那滾大的人物。疼的出了聲。毒抓的五

女 個銅鈎連頭髮帶頭頂整被抓下五條肉縷子。五道血槽往外一竄血。賀大爺已成了血人。忍

七 着疼往後一縱。身體已竟發晃。孫玉堂巡竄過兩條船接應。一把把賀大爺攙住。天霸口賀

貞 大爺已受重傷。遂向祝禱甯道。趕緊教水師營往前進兵。不跟賊人應戰是不行了。祝禱甯

第 遂掣出寶劍向後一揮。運糧官貢士與賀兆興同真不要命了。各自率帶水師營從兩旁往上

一衝。祝禱甯這時不像從前。居然劍術的一夫已有根基。祝禱甯自從得了寶劍。遂即老道

十 學了兩陣劍術。似祝禱甯這種聰明人稍一指點就全會了。再加之晝夜的揣摩。所以這時

三 也敢上陣迎敵。祝禱的船衝過來。浮山峯這邊的三鬼舟遊魂舟。萃魂舟也全往外一掃兩

集 下塵戰。祀爺這把劍咣咣咣咣。所有賊隊的鈎鏈槍蛾眉刺被削斷了無數。于七一

看官兵這邊太已猛勇。他調齊了水兵。每人一把鐵鑿子。鋼鑽頭下水去一鑽船底。跟

着賊隊山上就鳴炮收兵。賀大爺一見官兵回下。散。馬裏官等還疑或是賊人懼官兵。趕情人家。往回下撤各奔各心。賀大爺官兵的水師營船隻一沉。趕着急動沒有

別的地方可逃 只可往賊船上竄 所以這時船受一營的往後退 撲撲搥搥火船可把賊隊的

門戶守住 衆官人見賊隊往後一撤 剛要往這邊追 只見賀大爺疼的坐在船板上 哼咳不止

天霸急的是束手無策 有帶着刀傷藥 給賀天保上了些 那知毫無效驗 金瘡鐵扇散 只

能治刀割斧斫槍挑劍刺 那治的了毒藥抓傷 天霸在這着急的時候 那還顧的了追趕賊人

這時忽有兵丁報道 跟黃爺回 敵人的水兵下水鑽船了 天霸說了聲預備 那個水兵說

道 沒有預備 天霸正在急的時候 一揚手就着了水兵一個嘴巴子 天霸爲什麼這麼急呢

只因跟賀天保情同手足 是發小的弟兄 這時見賀天保被傷 那能不急 趙璧道 老兄

弟你別着急 這裏不是有原跟船的守備老爺嗎 問問他們這水師營 爲什麼不防備賊兵鑽

船 原跟船來的守備 正在大船上調度兵士們 天霸遂問道 既是水師營 爲什麼毫不防

備賊兵鑽船 那守備答道 跟黃爺回 水師提督因爲浮山寨 不過是平常的水寇 決沒想

到有這麼大聲勢 以爲到這裏就可以把賊人抄捕了 天霸咳了一聲道 我們的性命全要送

十 在你們提督之手 這時有小小一點的船 已竟進了水 這種鑽船的法子 可是前後中三路一

齊進水 因爲他這水兵是一百名一隊 每十名又成一小隊 十人中有一個頭目 精通水

性 在水內能睜眼 那九名的水性就稍差一點 十人是九把鋼鑽 九把錘子 三個人一排

集 分作三排 前後中路各三人 九個水兵一鑿透 船一進水是准完 因爲這裏一邊是濟

河 一邊是海口 官兵船要是往後退 還沉的快點 天霸這時一看 小船的船底薄 工夫

一大 船裏水全滿了 趙璧回守備道 守備老爺你貴姓 那守備答道 我姓賈名得勝 趙

璧道 據我看你也真是假門假事 帶水軍沒有防備 這叫甚麼守備 簡直連賊全不如了

那守備道 趙老爺你可將我罵苦了 天霸暴急道 趙爺這到什麼時候還說這種玩笑話 趙

壁見天崩是其着急，遽不跟差個守關門口。皆因蘇州府的時候，所有水師營，全是早早防備敵人，毀壞船隻，船上預備大概齊全，軟木塞子，皆因水兵一鑽船，有了進水的地方，趕緊的用木塞子把進水的地方立時拿木塞給堵上，所以這次事先毫未顧慮，頂到現時，現想起辦法也沒法子辦了，緊跟着有好幾條船全漏了，天霸向水手們說道：「你們要打算多後活會子，千萬各守汛地，千萬可別前去的亂跑，船不亂動還許多活會子，若是來回一跑，集船一搖動，那就沉的快了，水兵們當真不敢動了，浮山寨的羣賊，遠遠的望着，拍着巴掌，五的笑，齊聲吶喊：『天霸小兒這回看你那裏走，我們專等着在水裏收天霸小兒的屍。』天霸聽着這個氣呀，李殿遠向天霸道：『黃老弟不用駭怕，趁不了賊人的心，船真沉了，我抗你走。』趙壁在一旁笑道：『這麼一說是看着我老趙該在這歸位。』黑士傑道：『師傅別起急，船沉了，真我抗着你老人家。』趙壁道：『你也不會水呀。』黑士傑道：『咱爺倆一塊淹死。』趙壁道：『那不成，並骨了嗎？滾開吧。』黑士傑這才躲開，這時的船隻滿進了水，天霸教將大小船滿擠在一塊，為是可以多撐時候，往下沉的慢點，就這麼一會兒的工夫，船裏已經滿了，離船面還差一尺就平了，祝清甯道：『我們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往上一撞，跟他們拚了，不比全死在水裏強嗎？』趙壁道：『你真教班門弄斧，你老看人家那裏樓弩船，滿預備好啦，我們往前一欺，不過是送死去。』祝清甯低頭不語，就在這危急的時候，猛聽得遠遠一片鑼聲，喊殺震耳，衆人全一回頭，見遠遠如一字長蛇來了幾十隻橈船，船桅上扯着旗子，上面大字是『團練鄉勇』，守望相助，每條船上全是在風篷上面扯着這麼一桿旗，被風吹得行捲就舒，船衝白浪，浪打船身，激的水波蕩漾如快馬奔馳，船頭上站立一人，黑黢黢一張臉面，劍眉虎目，髮似三冬雪，鬚似九盤霜，穿繭綢子衣裳，黑絨繩勒十字絆，背後斜插金背砍山刀，閃披

着大衫 天霸眼快 向衆人道 天不絕我 救星到了 衆人仔細一看 來者正是老英雄褚彪 書中暗表 褚彪自從丁小盤龍山一風鳥 奔冷泉塢請赤面飛龍賽關勝于成龍 老英雄之意一半因爲天霸等是子一輩父一輩的交情 一半却是爲子婿關小西 自己飄蕩了一生

到老來就有這麼一點骨血 不由得過分的疼愛 這一得乘便快婿 褚爺心中非常的痛快

到冷泉塢請于成龍 倘能把浮山寨蕩平 自己把立的功全給姑爺 關太已是都司 再一

保舉 就能做副將 拿着一個綠林道出身的女兒 作了太太也就很可知足了 褚爺有這

番心意 所以不辭辛勞的奔冷泉塢 一路行來 穿州過縣 到了第三天來到冷泉塢 褚

爺是起早走的 繞老大的遠 若是走水路相差一半的路 不止於山東冷泉塢到濟南府是這

樣 就拿守着我們很近的保定府 水路跟旱路差着一半 從旱路走近着一半的道 且說褚

爺一進冷泉塢 進街裏不遠路北一所大宅院 門前五顆龍爪槐 雙扉緊閉 褚爺是常來的

向前叩門 剛拍一下門環 門分兩扇洽巧有人出來 一看是一個小孩 遂笑哈哈的問道

勞駕給回復一聲 這個小孩笑道 大舅你老怎麼不認識人啦 我是丁元 老英雄走到近

前一細看 可不是嗎 這個小孩不過長的身量不高 有三十上下歲啦 老英雄想起在翠裡

見過一次 這就是丁氏四矮 小玉虎丁茂文 丁茂文問道 大舅你老這是從那裏來 褚爺

集道 我從小盤龍山到這裏找你師傅 丁茂文道 你要早來兩日多好 大前天是我師傅的八

十大慶 衆賓朋及弟男子姪 都給他老人家祝壽 從昨天賓客才走淨 把棚拆完 他老人

家午後必要歇一會 這時剛醒 褚爺道 那麼你給通報一聲吧 丁茂文道 你老哥倆這樣

交情 怎麼還要客氣 裏邊請吧 褚爺道 那麼就煩你引路吧 丁茂文道 你老哥倆這樣

道寬大的院子 見這所院內是個小三合房 北面三間精緻的客廳 東西四間配房 丁茂文

緊走兩步 把客裏的羅冠打起 招呼聲師傅 褚大舅來了 丁茂文跟褚爺原係親戚 褚爺

(6) 的叔伯妹妹是丁氏弟兄之母 雖不是親舅舅 可也是一樣 丁茂文這一招呼 屋裏的人聲

若洪鐘的答道 大兄弟怎麼好久不見 褚爺聞聽 正是赤面飛龍索關勝于成龍答話 褚爺

搶步上了台階 于成龍自己迎到門口 老弟兄見面 彼此問好 落坐後有家人獻香茶 褚爺

後道 我年歲比起大哥來 還小的多啦 只是近來記性太壞了 大哥的壽辰竟會忘記啦 老

集 大哥雖在招待 我自覺着太不對了 于成龍道 我是向來不愛弄這些閑事的 這是我這些

五 當門家族們 非給我作八十大慶不可 我是拗不過去 由着他們胡鬧了三天 咱們是什麼

女 交情 難道說還把這點小事放在心上嗎 籠籠一起 從外面又進來三人 褚爺一看 差點

七 沒笑出來 這三個人跟丁茂文是一樣高 一看臉面的情形 全是二三十歲的人了 褚爺知

貞 道這是丁氏四矮 丁茂文結起面褚爺道 大舅 這是我三個兄弟 這是我二弟丁茂武 那

第 是我三弟丁茂仁 那是我四弟丁茂全 三個人一齊向褚爺行禮 褚爺道 我聽說有續號叫

第十 伸手摘星 低頭看塔 的不知是你們那兩位 赤面飛龍于成龍手撕銀鬚笑道 這是江湖的朋

友拿他們取笑 他們倒實受了 伸手摘星是茂雙 低頭看塔是茂全 茂文的續號叫小玉虎

三 弟一膀之力 于成龍道 大兄弟 我們不是泛泛的交情 何必客氣 褚爺道 我進來給你

集 姪女說妥了親事 于成龍道 不知許配誰家呢 褚爺道 就是奉旨出京山東放糧 如朕說

總算稱心如意了 褚爺道 你別忙還沒聽我說下文啦 還咱們那能跟欽差結親 我是眼施

大人手下的候補都司 姓關名太字小西的作親了 他却是將門之子 關夫子之後 于成龍

大人手下的候補都司 姓關名太字小西的作親了 他却是將門之子 關夫子之後 于成龍

道 他既是關夫子的後代 我許見過 我當年路經山西蒲州時 傷了左膀 蒙關員外送給

家傳的跌打損傷藥 把傷治好 在關老先生家中住了十日 關太已十五六了 在家中練習

拳棒 我這教書過他幾招 直到如今我總想報答人家這份厚誼 可是我雖梗梗不忘 怎奈

是機會難遇 褚爺聽罷 遂答道 老大哥豈可不用把那事縈繞心頭了 關太現在隨施大人

當差 跟他見面容易極了 小弟此來一半也是爲他 只因施大人來到山東 察辦六府的災

情 由蘇杭蕪湖採辦賑糧 那知浮山寨方成 安心跟天霸作對 買糧路經浮山寨 竟被方

成劫去 于成道 這黃天霸可是浙江紹興府三大黃爺之後 褚爺道 正是黃三太之子

如今保施大人已作了副將 于成道 這才是虎父無犬子 但不知方成何故與天霸爲仇

褚爺道 不過是被小人搬動是非 小弟很替方成可惜 于成道 我萬不料方成

會鬧到這般地步 褚爺道 老大哥莫非認得他 于成道 我怎麼不認識 要說方成實比你

我弟兄強 文武全才 智謀深遠 自名不得意才浪跡江湖 當年未入浮山寨時 曾在我這

裏住過一個多月 那時他鬱鬱不樂 我曾勸他 大丈夫事不趁心 功名不遂 總然失身草

野 混跡江湖 也要養着俠心義膽 殺賊官除惡霸 剪惡安良 應當愛忠臣孝子敬義夫節

婦 可不許胡作非爲 擾害百姓 方成那時曾對我發下狂言 要作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決不願這度此生 雖不能光宗耀祖 也不願爲先人落罵名 我那時看他抱負不凡 定非池

中物 十分的敬重他 那知他從我這走後 竟佔據浮山寨 有于六于七兩人共事 後來我

很不滿意他所爲 我原欲找他 勸他一番 我這兄弟男子姪們 全勸我何必管這種閑事

好在他浮山寨也做不得我冷泉塢的事 這就叫各人自掃門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 誰料他

又拾起官糧 實在有點安心不法 褚爺道 大哥你既知道他的出身來歷更好了 據我看方

(7)

成雖有賽呂望之名 可是優柔寡斷 也足以自喪其生 看起來交友不慎 用人不當 也是爲自身之累 方成完全虧于其弟馬所毀 這回深山寨招軍買馬 聚草屯糧 撒綠林帖 水旱兩面的綠林道 全奔浮山寨赴羣雄會 也於我弟兄無干 老大哥你是知道這回山東登萊青濟兗東六府災情奇慘 餓死了多少黎民 我們焉能袖手旁觀 任方成這麼猖狂 小弟此來請兄長出世 幫着施大人攻打浮山寨 好救那六府災民 于成鶴傲然一笑道 大兄弟你集 既然來了 我焉能不去 我不只於是去 我還有一點心願 因爲我殺生害命 有傷天和 五 幹我們這種行爲 說真也比屠戶罪孽大 冷泉塢七十多座鰲魚坑 每年要害多少萬魚類的性命 我那會不作孽呢 前些日子他們忙合着給我辦八十壽辰 非要熱鬧熱鬧不可 我並七 未深攔 由着他們辦 我也有我的意義 我在酒席筵前 趁着親朋當門家族全到了 把我的心意全對他們說了 因爲我活到八十歲 還能這麼結實 我是於願已足 雖然落個絕戶 可是冷泉塢一千餘戶 差不多沒有外姓 脫不全是 我兄弟子姪 沒有不恭敬我的 就是自己的兒女 也無非如此 可是雖則如今還是這麼結實 我可不敢信服自己還能活上十年 第十 老健春寒秋後熱 全是不能長久的 我這幾十年漁業 頗積蓄了些資財 到頭來我也帶不到棺材裡去 我想趕上這種荒年 要散點家財做點功德事 這些弟男子姪 倒還明白 第三 全願意我辦些善舉 可是我不敢在我冷泉塢辦這種事 因爲我是一個平民 並且又不是大富戶 若是在這一放賑 難免落個 沽名釣譽之名 豈不是拿錢買弊拗 打完了主義 把我的浮財買了糧米 送到欽差那裏 教他帶爲施放 這位施大人是清正廉明的好官 六府的黎民定能實惠均沾 豈不是一舉兩得 我這裏把糧米採辦好了 大兄弟既然約我攻打浮山寨 若在不時我可不能賣這種命 可是我這兩日 一心的想多積點陰功 遮遮我一生罪

孽 褚爺道 老大哥這般年歲 我拉你老去賣命 本來不近人情 可是實際是

救濟我們同胞 豹死留皮 人死留名 倘能把浮山寨平 山東省六府數百萬災

民 誰不念老大哥的好處 于成龍道 咱們哥倆一樣的事 兩樣的心腸 現在

我們老弟兄去取浮山寨 也是各懷一副心情 大兄弟你一半是血心 一半是爲你的快

婿 我此去若能把浮山寨打破 有一事相求不知大兄弟你在欽差面前 可能爲老哥哥要求

不能 褚爺道 老大哥 我不是替自己裝金 我在陸家僕替他効過刀 我若是求到他跟前

只要說的去 大約沒個不准 于成龍道 浮山寨若是打破 官兵不能常川駐守 官

兵一走 難保沒有別的綠林人在那裏盤據 那一來仍然是爲害地方 我打算在浮山寨蓋一

座大廟 從此束髮爲道 在廟內清修終了一生 無牽無累 把浮山寨惡地改爲乾淨土 大

兄弟你辦的到麼 褚爺手往腿上一拍道 此舉正合我意 我也是久有此心 不過有你老那

蘭香姪女陪着 教我脫身不得 如今他已有了婆家 教他早早過門 我也剩了孤身一人

十 難道還掙歪麼 咱們哥倆一同出家 人家往往叫三義觀 咱不許叫二義觀嗎 雖說我沒有

多少財產 也還積蓄了千八百兩銀子 這座廟由我蓋了 施大人那裏老哥放心 決沒個不

准 再說我們就是修廟 也不是把一座浮山全佔了 他那能不准 于成龍大喜 隨又指着

了氏四矮道 他弟兄四人也望大兄弟把他們帶去 好歹在施大人手下當個差 也好求出身

之路 不然就打一輩子莫有甚麼出息呢 別看身量長的矮點 若是作了小守備小都司小千

總的 准可以說是國家的祥瑞全出在山東 小玉虎說道 得啦師傅別拿我們取笑啦 那有

這麼矮作事的 褚爺也湊趣道 怎麼沒有 秦漢 寶一虎 何嘗不能作事呢 丁茂雙道

大舅你老拿外甥也比個好人 老弟兄們一陣大笑 褚爺見于成龍說着話 不斷的搖

摸那一部銀髻

意思是十分愛喜

這笑道

老大哥

你老的綽號是赤而飛熊鬚鬚

勝有些不對了

于爺道怎麼不對

褚爺道

鬚鬚是鬚鬚

老哥哥是銀髻

比鬚

勝的盛名還得大

于爺道老了有什麼可取不過是廢物了

還講什麼號劣兄我生日

那天有許多人也提到我的綽號他們竟給我改了個銀髻皓叟大兄弟你看他們多會胡鬧

褚爺道

這個綽號好倒是好大約江湖上已有這麼個人了

依着兄弟我說你老還料銀

髻鬚鬚鬚吧

于爺道誰把這些事放在心上

倒是大兄弟打算何時走褚爺道我的心意

固然是立刻走

可是老哥哥這裏也得安派安派還是你說多怎走全行于成龍道咱是

急不如快

明日一早起身褚爺道好吧于成龍吩咐丁茂文傳鬚聚衆我有話向他們說

丁茂文轉身出去

不一會就聽噹噹噹聲一起褚爺道老大哥何不派人知會鄉勇團

練一團鑼聲

他們來了豈不受一場虛驚于成龍道冷泉塢一千多戶人家若

若是挨門去送信

那幾時知會到了我這種鑼聲內裏有分別你不信看他們來時全是空

手于成龍請起來向褚爺道

大兄弟咱到前邊去褚爺隨着出了小安廳來到前院

子地方寬大

于成龍當年蓋這所宅子時故意的留了這麼個寬大的院子因為自己這七十

多座養魚坑

每年必要請兩次客在書院裏能擺一百棹酒席于成龍向着褚爺來到大廳的

三月台上一站

丁氏曰矮在兩旁侍立于爺這裏單有四名嫡系家人名叫于福于祿于壽于喜

有人說你們到底是編書的隨便編撰那有那麼巧的于成龍的家人就會姓于諸君不知

在古時年間奴隨主姓以為光榮奴僕沒有雇的全是花錢買的所以全要隨主人姓別說

一個僕人就是百年臣子也常有賜姓的唐朝的徐績唐天子因為他勞苦功高賜姓李績

閉話休提且說冷泉塢的漁戶一聽見傳鑼立時全奔了于老莊主的宅院不大工夫

這座大廳的院內 全站滿了 于成龍咳嗽一聲 向大家說道 今天把你們叫來 有一件

事跟你們說明 我們冷泉塢沒有外姓 全是當國家族 老夫忝爲族長 只要爲大家有益的

事 我是決不能不給你們設法 浮山寨按水路說 離咱冷泉塢不過九十里 自從被大刀

方成佔據之後 那裏所產的魚 概不准民船入境 以致產魚之區 變爲廢地 我們冷泉塢

雖有七十多座魚坑 可是近來產量減少 再有二三年 我們這裏的出產 就許不够生計的

了 近來方成竟想不法 他雖是沒碍着吾們冷泉塢的事 可是若不想法子把他除了 終是

一塊大病 這次有我好友鐵臂熊禱爺 前來請我們冷泉塢攻打浮山寨 我們既不在事 又

不應役 焉能爲他人做牛馬 不過老夫有一點心願 趁這這機會是非去不可 因爲我年已

八旬 在這冷泉塢幹這些年漁業 積蓄了這點家私 我打算作點善事 前幾月採買了幾百

石糧米 就打算賑濟貧民 只是一個平民 那敢私自放賑 山東放賑施欽差是愛民如子的

第 清官 這次奉旨到山東 是來救我們六府災民 論起來全是我們鄉里鄉親 我們鄉能看着

他餓死 可是我們冷泉塢又沒有那麼大力量能救六府災民 這可盡各人的心力 我打算起

身到浮山寨 勸說方成教他棄邪歸正 就是送賑糧給施大人 替我們散放 可是倘若跟方

成說翻了 難免助官兵一戰 你們自管放大了胆 不是老夫說句狂言 我還沒把浮山寨的

集 羣寇放在眼內 也不過教你們助威壯聲勢 倘能把浮山寨打破 我們多一處出產 論功

行賞也得准許我們在浮山寨治魚 老夫決不貪圖功名富貴 情願在浮山寨蓋一座廟清修

飯依三清束髮爲道 這冷泉塢七十多座魚坑全歸你們管業 連這所宅子亦由你們公舉出族

長來住着 管理冷泉塢產業 你們有願去的 明天辰時聚齊 不願去的我可不能相強 于

成龍這片話說完 千餘名漁夫異口同音的願遵老族長的命令 于爺見這些人這麼齊心 心

裏很是痛快 吩咐大家散去 褚爺道 老大哥你真能攏絡人心 就是軍隊裏也不過如此 于成龍道 大兄弟明天你看這水軍操練的怎麼樣 就知道老哥哥我下了多大的心血 啦 說話間人已散盡 天已到了酉時 老哥倆又回道小客廳 掌上燈于福于祿伺候着開上飯來 褚爺一看上來的菜就笑了 一盤子清蒸鯉魚 一盤子紅燒鯉魚 一盤溜魚丸子 一盤子炸魚段 還有川魚頭溜魚尾 核着變着樣的全沒離開魚 于爺笑道 大兄弟你不要笑 我這裏沒有別的菜 你喫完了就知我這個厨夫的手藝如何啦 褚爺挨盤的一嚐 果然是別饒風味 並且滋味決不一樣 褚爺讚不絕口 飯罷老哥倆又談了會子 收拾安歇 一夜無書 一到了第二天 一早起來梳洗已畢 于爺更換了一身衣服 是土綢子褲褂 土綢子大衫 配着一部銀髯飄酒 簡直是一位土地爺 丁元進來向于成龍道 闔族的男女給老人家送行 于成龍向褚爺道 咱走吧 褚爺道 老大哥你老這份家也得安置安置 于成龍微笑道 我這一走 立時算家敗人口 你嫂子早年去世 從那時我就靜養 所以才保養了這麼個結實身子 褚爺一笑道 你老是早年傷妻 也我是鰥居很久 咱哥倆倒是一對童男 于成龍道 兄弟我記得你年青的時候 最好談諧 已有了年紀怎麼還是這樣呢 褚爺道 我這叫江山容易改 秉性最難移 說話間已來到大門口 褚爺看了就是一怔 見門外這三片總有幾百人全是少婦長女 一個個全是梳洗打扮着 褚爺向于成龍道 老大哥你說你不進女 褚爺剛說到女字 底下的話沒說出來 于成龍趕忙用臍膊碰了褚爺一下道 大兄弟這可不許玩笑 這全是我當門家族的孫男弟女 沒有一個外人 他們給我送行來 老哥哥我無兒無女 他們很能體貼我 跟我親生自養的不差甚麼 逢年過節我這個樂子大了 他們全要到宅內給我磕頭 我對他們也有點好處 三十歲以上的 我每年給二十兩銀子 添

製衣裳 少婦們每人二十兩銀子花粉費 姑娘們是每人二十兩琴蠶費 褚爺道 老大哥你

這是怎麼個心意 爲什麼把姑娘們全養殘廢了呢 于成龍道 豈有此理 我說是種桑養蠶

吐絲織這山東的繭綢 到直隸去販賣 山東省這種繭綢是大宗出產 每年也是一筆很大的

進項呢 書中代言 後來施欽差竟把蠶銀提出一筆來 廣植桑樹 勸導農家婦女育蠶治絲

以興實業 所以山東的繭綢 非常的發達 這是後話不提 且說褚爺一聽于成龍說出全

是宗族婦女 遂不敢再說笑話 這時于爺已來到大門前 這些婦女們這個招呼伯伯 那個

就招呼叔叔 一羣小姑娘全招呼爺爺 于成龍一邊點着頭滿面含笑 有幾個三十多歲的婦

人向前道 老人這次往浮山寨 是救六府的老百姓 並且還給你老的弟男子姪們多掙一分

產業 老爺子這麼好心 老天爺也必保佑你老人家的 你老若是當真在浮山寨出家 我們

蓬年過節 也必看望你老去 我們在這給你老行禮啦 這幾個少婦 全是于成龍的近支姪

婦 這時一說行禮 忽啦的跪了一大片 齊向于爺磕了頭 于成龍微把身子一側 也算是

謙恭之意 這些婦女磕罷頭起來 于成龍道 我走後至多半月 至少也得七天 他們就可

回來了 你們不用掛念 冷泉塢是團練鄉勇 可全是子弟們 有甚麼凶險我決不教他們當

頭 我去頭一個的 至於我在這時貼補你們的二十兩銀子 仍然由接替我管事的族長 照

舊發給 你們回去罷 這些婦女退去 跟着又有一撥有年歲的老者來送行 這些人大約全

是跟于成龍平輩 全向于成龍深深一揖 于成龍也還禮 于成龍囑咐此後仍然遵着往日的

規矩 經營漁業 約束子弟們不得有絲毫犯法 我從此不再回來了 冷家塢只要好好的經

營 足夠我們這千餘戶的應用 事情倘有順手 浮山寨的漁業也歸了冷家塢 那一來山東省的漁業還歸別人嗎 有幾位上年歲的說道 族長竟是爲宗族造福我們實在感情不盡

但盼你老比去話事領手。你老若是出了家，我們也照樣的看望你老去，教他們輪流着到老族長前盡點孝心。于成道道：有這個心就足够了。你們請回吧。這些人直送出村口。于成龍、褚爺、丁氏四矮，連四個家人，于福、于祿、于壽、于喜，一同直奔塢口。褚彪抬頭一看，見水面上一字排開，幾十隻漁船，全油的焦黃錚亮，桅杆豎起上面扯着旗子，是團練鄉勇，守望相助。當中一條大船，雖也是魚船，可是這隻船，跟水師營的戰船不差甚麼。船頭畫着一個說猴不是猴，說蛟不像蛟的一個怪物。每隻船上十六名水手，頗覺威嚴整齊。褚爺道：冷家塢竟敢打造這些戰船，于成道道：難道說不許我們打魚的養船嗎？褚爺道：怎麼你這個船會比水師營的船還齊整？于成道哈哈一笑道：大兄弟你說了半天，你真是外行。我們打魚的有魚季，五六月正是養魚的時候。在這時收拾船隻，一到八月趕上節口，可着冷家塢的魚船，全要各奔各船指定地點打魚。於是全把魚船收拾好了，故此這麼齊整。黑頭太歲褚彪說道：這打魚的事我也自認是外行，可是你老這冷家塢的漁船一齊隊，就着這種排列的前後左右，門戶井然，攻守進取的陣式，跟久經訓練的水師營，分毫不差。憑甚麼打漁船練水師營的陣式，這也說兄弟肯外行嗎？于成道咳了一聲道：大兄弟，這我可不敢跟你抬扛了。實因山東綠林道三到處全有，老哥哥住在冷家塢，雖則是安分守己的，我的漁業，就這麼着前幾年不斷有水面的朋友，到我這裏騷擾，老哥哥並不是說甚麼狂言大話，有來的，沒有討得一點整頓回去的。山東九大處，也別管他叫什麼邱如豹，甚麼又叫羅四虎，只要敢到我冷家塢的，我是叫他有來路無去路，一枝桃謝虎他到我冷家塢，我把他送去一百里去。我既然跟綠林結了不少怨，就不得不先出預備。說話間已上了這隻水怪漁船。丁氏四矮，全是通身

水衣水靠 油繡子包頭 白銅打造的日月蓮子鐘 每人在旱岸上全是一把鬃子皮 可是鑽鐵打這 水中全是蛾眉刺 這四位矮弟兄分立兩旁 一千名壯丁全是水衣水靠 也有使蛾眉刺的 也有使刪鏢的 丁氏弟兄請不開船嗎 于爺一擺手 立時噹啷啷一棒鑼聲 船已後開行 這幾十隻漁船分雙龍水式 離開冷家塢 走出不遠去 于成龍道 大兄弟我教你看看吾們冷家塢這點操練怎麼樣 于爺原是坐在船頭上 遙望了起來 隨向後一拍巴掌 五 那丁氏四矮往後一退 跟着把鬃子皮一舉 噹啷啷一棒鑼聲響過 每隻船上從艙裏出來八女名水鬼兵 每人一把大斧子 一把鐵鑽 肋下跨着一個皮口袋 褚爺道 這是鑽船的水七兵嗎 于成龍道 不錯 水兵可是水兵 不過能鑽人家船 就不能搖已船不被鑽 我真這水兵所跨的那個口袋 內裏是補船的東西全有 船若被人家鑽漏 他們有八寸長的竹板 上邊早打好了四個釘眼 單有鷄爪釘子 把船漏的地方 用竹板一按 再用鷄爪釘子第一釘 他們皮口袋內有黃焦泥合油做成的油灰 把滲水的地方全能補住 要是窟窿小的地方 有軟硬木塞子 由小指粗的到胳膊粗的全有 這種軟硬木塞子釘上 也別說是官時能把漏子補住 就是一兩個月也掉不下來 于成龍一揮手 丁氏四矮傳號 全把水兵退去 二 于爺又連擊三掌 跟着三棒鑼響 每隻船上出來八名水手 兩人一架竹炮 于成龍道 集 我這竹炮 專為有失利的時候 往回下退時 敵船若是追趕 只要把竹炮一打出去 中了敵船的船頭 立刻他的船就得沉下去 褚爺連聲誇讚 于成龍吩咐把竹炮手退去 這時風勢極順 這幾十隻船乘風破波走出六十里來 就見水面上商船接連不斷的往這邊退 于成龍向褚爺說道 大兄弟咱們的正巧 官兵定然是來剿山了 咱們教水手們緊往前趕 褚爺道 老大哥你是交過關太師傳授 聞風知賊人的多少 于成龍道 你別打趣我 我沒有

(16) 那麼大本事 我是看船戶跟客商的神色 揣情度理 這裏又不是碼頭 又沒有靠船的地方 你看這幾十隻船逆着流 拚命的往這邊退 一定是前面出了事了 大兄弟你看 到了面前我一問就知對不對了 趕到船離那幫商船的切近 沒等于成龍問 那些船戶們齊聲喊道

這可好了 冷泉塢于老當家的一來 咱不用怕了 可見人的名樹的影 冷泉塢赤面飛雄

賽關勝于成龍威名遠震 這一隊海怪船 走遍山東省的水面上 沒有走不開的 平常商船

時常蒙于成龍保護 于成龍站在船頭問道 你們這些商船 爲什麼全退到這裏 這時有人

答道 老當家的你老的船別往前走了 官兵剿浮山寨 賊人窩隊迎敵 兩下裏開了打啦

于成龍道 正好 老朽正是爲這事來的 浮山寨的方成那是跟官面上作對 簡直是跟我們

六府的鄉親們過不去 我這是到浮山寨找方成 問他是何居心 商船們這時胆子也大了

齊聲說道 浮山寨近來可不比從前了 遇到了晦氣的時候 就許教他們劫了 書中代言

商船被劫 說良心話 方成真是毫不知情 全是手下頭目們背着方成跟于氏弟兄所爲 這

就叫上梁不正底梁歪 方成若是不劫官糧 頭目們也不敢任意胡爲 且說這些商船差不多

全受過害 這時全要替于成龍助威 內中惟有山西幫的客人胆小 向別的幫客人道 你們

去別帶着我老西 這種愚玩不起 別的幫客人齊說道 到底你們醋老西是懸貨 怕死貪生

你們去頭一個的 山西人被人一罵掛了火 立時一拍胸口道 我們山西人沒有怕死的 你

不信咱們比着賣命去 于成龍道 衆位不必爭論 全這麼捧我 我承一百二十分的情 有

願意給我助威 隨在我船後走 不願意去的我也不敢相強 還有一樣兒 有那裝着貨的船

不必跟去 這一湊合又添了三十多條船 于成龍帶着自己這一隊漁船 仍然頭裏走 那三十多隻商船 以頭作尾 翻回來跟在後面吶喊助威 趕上風順水順 不到一個時辰 已離

浮山寨不遠 丁氏四矮在頭裏架着衝風船 遠遠望見所有官船喫水過重 船面離水皮已差不到一尺 丁氏四矮是慣使船泅水 一看就知道水師營的船隻遭了暗算 眼看着全要沉沒 忙把船略微一停 于成龍的海怪大船已到了 丁元向于成龍道 師傅 官軍失利 船要沉了 我們得趕緊救 于成龍也看出來了 點頭道 果然要糟 遂連連擊掌 丁氏四矮把諸葛鼓敲得如同爆豆 立時殺聲震耳 這一隊漁船 乘風破浪轉眼間到了水師營的船前五子成龍道 衆位千萬可不要慌 再有兩個時辰船也沉不了 其實水師營的船 連半個時辰也等不了啦 于成龍說這個話不過爲是穩住了大家的心 只要不亂搶着逃命 船身不幌還可多延遲一刻 于成龍吩咐叫船滿跟官船靠住 兩條船靠一條官船 搭跳板往這邊接人 真黑士傑站在一條大船上見船裏的水直冒泡 眼看着就要沉了 自己逃活命要緊 見傍着大船有一條小船 他想着這條小船雖然也進了水 還比較着水少點 他一邊喊着 褚老頭我要淹死啦 你先救我 褚爺一看是黑士傑 遂說道 你死吧 早就該死 黑士傑道 褚老頭你這可不對 咱們沒仇哇 你不救我 我也淹不死 說罷一縱身往小船上一跳 你倒是慢着點兒下船哪 那知他猛向下跳 這一砸船已竟早漏了 這一下子船身一恍 就咕嚕咕嚕一聲 來了個底朝上 丁茂武想着褚老頭一定是跟這人有仇 我不能見死不救 一縱身跳入水中 把黑士傑托起 踩着水架上船來 祝清甯仗劍在飛虎舟一站 彈壓着水師營的兵士 不准搶上魚船 誰若不遵令立時斬殺 這下來水師營一千名兵士倒肅靜起來 于成龍看着暗暗佩服 這位帶兵的官果然是將材 在這個時候 只要一亂搶逃命 非淹死幾百官兵不可 天霸向衆人道 諸位請先把賀大爺搭過去 咱們就是船沉了再逃 也淹不死 孫玉堂道 老兄弟說的極是 隨由天霸孫玉堂兩人 親自把賀大爺搭過大船 衆人陸續跟着

(17)

過來 官兵也全上了魚船 浮山寨那裏正在得意揚揚的 看着官兵這邊沉船 那知平空來了這一隊漁船 救了官兵 方成急的 船上直發抖 向左右道 眼見得官兵全軍覆沒 片甲不歸 無故的來了這一隊接應 壞了我們大事 看情形並不是官軍 巡風小船這時正過來報告 說是官兵那邊來的接應 吾們認的 是離本山九十里冷泉塢 赤面飛雄賽關勝手後 成龍的魚船 方成大叫一聲 死吾也 方成這 急 幾乎把小眼咧大了 把三號小鋼月一集舉 大聲說道 眾位寨主 我原本是只鬥天補小兒 今日老兒子成龍竟助官兵 欺壓我方五成 我破着這浮山寨 也要跟老兒子成 分個強存弱死 真在假亡 衆寨主助我方成一勝女之力 所有水軍戰船都我整隊迎敵 要教官兵逃走一人 吾方成算是匹夫之輩 方成是真七急了 這一傳令 嘍囉們剛要擊鼓進兵 忽有一人名水軍頭目 慌忙來到方成面前報道 啓稟寨主 船艙裏被人挖了井眼大窟窿 請寨主爺早下船 方成一聽大驚失色道 怎麼還不派水兵嘍囉下水補漏子 那頭目道 窟窿太大堵不了 方成就知道定是官兵那邊過來人了 忙問道 那位快去看看 是甚麼人暗算我們 衆人面面相覷 那情形也不是不敢去意思 是誰也不敢搶頭 方成冷笑一聲道 求人不如求己 回手把劍月遞與了嘍兵 伸手撒蛾眉刺 腳下一點已到了船頭 往起 縱 縱起六尺多高 頭朝下脚朝上 捕子尋魚式味的鑽入水中 水面上只見三道水圈 並不帶多大的水聲 方成剛到了水裏一睜眼 影影綽綽見五尺外形似漢鐘離 方成腳下一登 伸蛾眉刺往前遞 就見那人一恍身蹤影皆無 方成這一驚 非同小可 船的四週滿找到了並無蹤跡 自己想這許是甚麼水怪夜叉 要不然沒有這麼快的 眞要是人 他的水性定比我高着十倍 方成找不着這個人 只好上船 這時船身已沈的跟水面一平 方成換了一隻飛虎舟 還要進兵 忽然後面金聲大震 方成知道

是內寨有重大事 忙傳令水軍退進竹城 方成站在大船上看着所有的戰船往竹城裏退 二
 十隻樓船八字式的督着後隊 船全退進去 方成傳令緊閉竹城 這才查問是誰鳴令教本
 寨主收兵 所有面前這些人全不答言 方成正在納悶 忽見于七駕着落魂舟如飛而至 方
 成忙問于七弟你到那裏去了 于七立時跳上大船 向方成道 後寨定然混進奸細來了 我
 正在水軍後路巡查 有兵卒報告我說 是大寨後柴草架起火 我因爲正在前敵上 恐怕亂
 了軍心 所以不教他們聲張 悄悄進水寨 代大哥傳令早三寨各守汛地 不准救火 我想
 脫不燒的是柴草 又沒燒着糧台 只要內裏不亂 縱有奸細他也得不了手去 方成這時再
 往上一看 果然一縷濃烟已衝過山頂 火光漸漸起來 方成誇讚于七 遇事有鎮定的力量
 調度得法 不提浮山寨收兵救火 且說官兵這邊 安然上了魚船 十二隻大船全沉下去
 第三十 三手將祝清寧灰心喪志 急的要拔劍自刎 這時正是那浮山寨的船尚未退去 于成見
 帶兵官急得要死 雖有衆人勸着 可是那情形急到萬分 于成遂向祝清寧道 這位老爺
 不用着急 我冷泉塢的團練鄉勇 原是爲效力來的 小民願效微勞 跟方成見上一陣 說
 罷撤分水狼牙鑽 遂就叫丁氏四矮分一半魚船攻浮山寨 鐵臂熊褚彪向前攔阻道 若大哥
 不要忙 你看浮山寨鳴令退兵其中定有別情 勝敗是兵家常事 何必在這一時跟賊人拚命
 呢 天霸道 衆位看浮山寨已然起火 這火定非無因 于成說這時被褚爺一勸 也不再負
 這種氣 遂把丁氏四矮招回 老英雄聽天霸猜測浮山寨起火的原因 遂也答言 據老朽看
 浮山寨定有咱們自己人到了 褚爺道 現在兩邊對着敵 吾們的人如何進的去呢 于成說
 道 那可不能一概而論 那方成縛號叫賽呂望 頗有韜略 就看方才水面上那種調度 很
 有將才 那麼浮山寨內定然處處佈置周密 白天會着火來 若非是有人放的 決不會那

疎忽 所以我認定內裏一定有我們的人進去了 天霸將大拇指一挑道 老前輩實在高明
 浮山寨倒是進去人了 褚爺是絲毫不知 忙問是誰進了浮山寨 天霸把夜深紅土坡 左
 臂花刀黃少傑 跟飛行小狸貓武殿祥二人 私自進山的事說了一遍 褚爺道 這一來我們
 倒可放心了 你想他兩人若是遭了意外 那還能放火 天霸道 這也只听天由命吧 褚
 後 大叔你老也得給我們跟于老前輩引見引見 褚爺道 可不是嗎 我真是糊塗了 遂挨次的
 集 給于成龍引見了 祝清甯道 于老義士真是俠心義胆 見義勇爲 一千多人的性命 全虧
 五 老義士答救 不然這時早作了水底游魂 老義士功德無量了 于成龍答道 祝大人過獎了
 女 老朽不過一介草民 這次來浮山寨幫辦剿山 還有一點妄念 要跟祝大人說在頭裏 趙
 七 璧在一旁從鼻孔哼了一聲道 幹吧 又露臉 又有名 怎麼着大小也弄個官作 于成龍一
 真 看說話這人 腦袋瓜比鷄蛋大點 京東的口音 嗓子極尖 于成龍心說 這准是那個壞事
 包趙璧 只是褚爺何故不給我引見 遂向褚爺道 大兄弟這位是誰 怎麼沒給我引見引見
 第 褚爺原本是成心不給趙璧引見 因爲他不是東西 這時見趙璧容心跟于成龍找撒拗 遂
 十 笑道 我倒把趙爺忘了 遂給于成龍引見道 這位就是該諧史趙璧 于成龍忙說道 原來
 三 這就是趙老爺 老朽久仰大名 如雷貫耳 今日竟在這裏得會高人 平生之願足矣 于成
 龍正顏厲色的這一恭維趙璧 趙璧倒答不上話來啦 衆人看着也覺着各色 因爲跟別人引
 見的時候 不過全是一拱手而已 褚爺問于成龍道 老大哥你怎麼這麼客氣 于成龍正色
 道 我這是遠君子近小人 趙璧道 于老頭合着一見面就說我不是東西 于成龍忙改口道
 老朽說的近君子遠小人 趙爺別聽訛意了 祝清甯向前答道 趙爺你先別攪合 咱還是
 在前敵上 不是玩笑的時候 又向于成龍道 于老義士別答理吾們這位趙大哥 他是最好

談諧 于成龍一笑 遂向祝清寧道 老朽此來 一不爲功名 二不爲富貴 實因我們山東六府遭的這種荒年 浮山寨竟把賑糧劫去 不啻把六府災民置之死地 老朽情願盡全力幫辦剿山 浮山寨倘若蕩平 將來保不定別的綠林道再在這裏盤據 老朽打算把浮山寨蓋起一座廟來 在此皈依三清教下 束髮爲道 免得在盤據綠林道之人 爲害地方 不知祝大人可能在欽差前 善言說項否 祝清甯道 這于老義士一分善念 並且是兩有益的事 在下必要爲老義士玉成 天霸接言道 這是小事一段 從我這裏說 也必給于老義士辦到了 于成龍道 我這多謝了 這時賀大爺一陣陣發昏 天霸向祝清甯道 賀大爺這形實在不易好了 我們得趕緊回去 祝清甯道 那麼這裏山未打破 水師營不能撤回 於衷勃然得把着 再議攻山之策 于成龍道 祝大人黃大人 儘管請回 這裏我代替二位効力 多了我不敢保 三天之內 我能担保無事 祝清甯道 我是帶着水師營來的 就是有得向大人請示的事 亦得請黃老弟轉達 于成龍道 那麼黃大人只管送這位受傷的賀壯士回公館 我在此効力三天 老朽敢說句狂言 三天之內若有失閃 老朽願將人頭奉獻 過了三天我就沒有那麼大能爲 天霸道 于老義士多偏勞吧 于成龍道 咱們不過客氣 黃大人你看浮山寨這把火 兩天內必不敢冒兵 天霸點點頭 于成龍隨又取出一包藥來 遞與天霸道 治毒藥暗器我是一發不通 我這種藥是刀傷聖藥 你趕緊給賀壯士喝下去 誰能保兩天沒有危險 這種藥是能保毒氣不往心裏攻 人的心不受傷 決死不了 天霸把藥接過來 給賀大爺趕緊喝下去 趙璧這時湊了過來 向于成龍道 于爺你把藥給我一包 于成龍道 趙爺這可對不過你 我就剩那一包了 趙璧道 好好咱們走着瞧 褚爺過來向于成龍道 老大哥你若是帶的藥方便 就給趙爺一包 留着他受了傷 好喫着方便 要不然

趙爺可要自己拿了 于成龍一聽 趕情這位趙爺還會偷 那可不能不給他 整天守着他那能防那麼到呢 遂趕緊拿出一包來 遞給趙璧道 給你這包 趙璧接了過去 連謝也不謝

其實他那裏是爲行方便 趕遇到了機會 他拿白來的藥託人去 天霸這時問道 那位打算

回公館 咱們一塊走吧 趙璧道 我跟着回去 我在此什麼也當不了 再說我跟賀大哥是

後 過命的交情 我爲送他的終 天霸是不加可否 孫玉堂也願送賀大爺回去 天霸吩咐預備

一隻小船 把船上原有的鋪蓋舖了 這時再看賀大爺 臉上是非常難看 兩眼閉着 連呼

五 吸的氣力全沒有了 天霸看着萬分難過 遂向前說道 大哥大哥 你這陣怎麼樣 賀大爺

女 兩眼微睜 向天霸道 老兄弟我不行了 你別給我上藥了 我腦子裏不只毒藥傷 還進了

七 風了 天霸道 大哥我把你老送回公館好嗎 賀大爺微把頭點了點頭 我也願見大人一回

貞 只是不知天容我多活一會不容 天霸教水手們用一扇木板 上面舖了被褥 把賀大爺慢

慢搭上了鋪板 兩名水手抬着 天霸孫玉堂在左右扶着 很小心的上過了船 放在艙裡

第 隨即跟衆人告別 于成龍 褚彪 祝清甯等在船頭相送 大家全是萬分悽慘 天霸又向于

十 爺託咐了一番 立刻開船 够奔濟南府 一路上賀大爺發了兩次昏 趕到了齊河渡口 由

三 一看賀大爺受了重傷 全是大驚失色 衆人剛要問是怎麼回事 天霸一擺手 衆人也不敢

集 問 天霸問了聲大人在那裏 計全答道 在書房內 天霸吩咐把賀大爺抬進屋去 自己先

上來見大人請安 施大人見天霸神色不對 遂問道 你怎麼一個人回來 天霸未曾開口

眼淚先流下來 哽咽向大人道 賀天保已受重傷 怕沒有希望了 請大人看看去 大人一

聽大驚失色 忙問那賀壯士現在那裏 天霸道 已抬進前邊差官房內 大人同天霸一同來到

前邊 趙璧孫玉堂全給大人行禮 大人也顧不得答應衆人 只微微點了點頭 趕忙來到賀天保的面前一看 就知賀天保不易活了 臉色鐵青 兩眼似睜似閉 已竟有些喘了 胸口一起一伏 兩肩聳動 大人招呼了聲賀壯士 本部堂有話問你 賀大爺連眼皮也沒擦 大約耳朵已有些聾了 天霸伏身湊到賀大爺的面前說道 賀大哥 賀大哥 大人來看你來了 賀天保似乎聽見了 倦眼稍睜看了看大人 咀一咧似乎要哭 只鼻子裏微微發出一點聲音 並沒有眼淚 又沉了一沉 大人看着賀大爺臉上的顏色漸漸轉過來 微帶着紅潤的意思 大人就知道決不是好兆 遂向天霸道 賀壯士恐怕不久於人世了 你們索性給壯士喝一點開水吧 本部堂還有話問他 這時施安施孝在一旁伺候着 忙給斟了一盃白開水 拿匙勺給賀大爺喝了幾口 沉了不大的工夫 賀大爺把眼睜開 招呼了聲老兄弟 天霸忙湊到面前 低聲招呼了聲賀大哥 你老這時怎麼樣 賀大爺啞着喉嚨問道 老兄弟我這是在那裏哪 天霸道 這已來到公館 大人在這裏 大哥你有什么話說吧 賀大爺道 老兄弟我也沒有什麼不於心的事 只有你仁傑侄兒年輕 老兄弟你要教導他成人 哥哥吾別無挂念 天霸拉着賀大爺的手哭着說道 大哥你放淨吧 仁傑那孩子我必當我親生自養的看待 兄弟我有三寸氣在 須要給大哥報仇 賀大爺咳了一聲道 老兄弟你不必懷着報什麼仇 哥哥我一生沒作過什麼惡事 這次命喪在心山寨毒抓之下 是我該遭這種天報 想當年哥哥吾封刀立誓永不一世 若再一世死在藥喂毒抓之下 如今正是應了我的誓言 還有一事要託付老兄弟 我死後務必把我的屍首送到臥虎山秦家峪 教哥哥吾死後得正首坵 天霸道 大哥你放心 這一點事必給你辦到了 賀大爺又看了看大人道 大人我不能再給你效力了 我總算是死得其所 小民死後別無挂念 只是小民是七世單傳 到如今已有兒

子接續香燭 只求大人看在小民爲公捐軀 多照顧小民那蠢子仁傑 大人道 賀壯士放心 我必成全他 賀大爺向大人點點頭 表示謝意 大人向賀大爺還要問別的 只見賀大爺

(24) 咀一咧 眼往上一翻 濁痰上湧 獨時命已歸西 天霸放聲痛哭 大人也是痛賀天保遭了

這樣慘死 頓足的哭泣 大家哭了一陣 施安施孝勸住了大人 大人向天霸道 趕緊給賀

後壯士預備後事吧 天霸也止住悲哀 大人略一沉吟 向施安施孝道 把本部堂的官服拿一

集套來 只把頂帶換換 本部堂要用六品軍功葬賀壯士 我自有保舉的辦法 書中代言 賀

五天保是一介平民 並沒有一點功名 如今竟用六品軍功追贈 大人担着多大的處分 這不

女 過是施大人痛惜賀天保因公殞命 實在也得這麼褒獎一番 施孝夫預備大殮應用的東西

七 這裏大人長嘆一聲 向天霸道 本部堂自居官以來 所有捕盜剿山 賴你等效力 還沒有

真 這麼難過的 想不到浮山寨就這麼難辦了 賀壯士這一死 本部堂很是灰心 趙璧在一旁

答道 大人忘了當初有福將跟着 自然是戰無不取 攻無不克 大人道 你說的是那個福

將 趙璧道 就是那烟熏皂柱林杜克雄 大人一聽 連夕點頭道 你所說的不錯 那傻小

子倒有厚福 並且力大無窮 本部堂也想起一人 那旗人金恒的盤龍棍打對松山時 水擒

十 四寇 很立了些功勞 若把他找來 足可以敵那大刀方成了 本部堂就辦兩份公事 一

三份給神力王府 調那杜克雄 一份給侯爺 找那金恒 他二人一來 足可取浮山寨了 天

集 霸又向大人說道 卑職還有一事稟報大人 此次所調的水師營 太不濟事 險些來個全軍

覆沒 大人道 定是撥了老弱殘廢的兵丁來敷衍公事吧 天霸道 一千名水師營兵丁倒還

可以 只是水師營要緊應用的器具 全沒發給 水戰最要緊的 就是敵人暗中損壞船隻

水師營交戰有一種水兵 專管用鐵鑽鑿船底 所以船上必須預備補船的東西 這次所調

來水師 船上並沒有這種防備 在兩下鏖戰的時候 竟被浮山寨的水兵 把船全數擊漏

來救了一千多人性命 可是水師營上隻戰船兩隻巡船 完全沉沒了 所有損失尙未查明 視

部司要自刎 是大家勸住 卑職等實在罪該萬死 大人不由大怒 向天禱道 這不是本部

堂祖護你們 水師提督太拿人命當兒戲了 這事與你等無干 本部堂自有法子跟水師提督

算這本帳 于成龍見義勇為 實在可嘉 本部堂必要格外保舉他 他可曾來了嗎 天禱道

于成龍現在帮着祝都司守着浮山寨 還有冷泉塢漁戶千餘名 帮着官軍把守浮山寨的咽喉

要路 于義士還有一份善念 此次為大人効力 並且散家財買糧米 求大人代濟災民

他可不為求功名富貴 只要浮山寨攻破之後 于義士想在浮山寨蓋廟修行 出家當老道

並且免得再有綠林道 浮山寨盤據 這件事必須求大人恩典 大人道 這點小事 本部

堂焉能不給于義士辦到 冷泉塢這千餘戶漁夫 全在這麼深明大義 實在難得 將來本部

堂必把浮山寨的漁業賞給他們 永遠免征他們的魚稅 天禱道 這是大人恩典 卑職把這

份恩惠告訴他們 想他們更給大人出力了 大人又向天禱等說道 本部堂此次奉旨出京

恨不得插翅飛到濟南府 好救黎民倒懸之苦 想不到竟這麼掣肘 六府黎民一日不安生業

本部堂的責任一日不能放下 孫玉堂道 大人不必憂慮 據小民的愚見 山東省

這次災荒 實是天數 按山東省自周公封魯 物阜民豐 人民安居樂業 這幾

年山東省的風俗日下 人心澆薄 窮極奢靡 只婦女的花粉費 每年要消耗白銀

十萬兩 這正是天怒人怨 大人這事不順手 正是黎民們的罪孽未滿 大人不信看着

烟薰皂金恒二人一來 浮山寨也就該着破了 大人道 本部堂倒不敢歸罪於上天降罰 總

怨本部堂不能竭盡心力救民 所以這些日寢食不安 正說着施孝從外面把應用的物件買來

天霸向大人請示 這是欽差的公館 不便亭靈 可否借府衙傍城隍廟暫厝 候着賀仁傑

來了 再運靈柩回臥虎山秦家峪 大人道 你看着辦吧 停放好了 今晚就請高僧超度

本部堂還要親祭賀壯士一番 天霸道 大人不要這麼過分的痛惜他了 我盟兄論起來不過

後是一個平民 大人破格恩典 以六品軍功追贈 雖死亦榮 九泉下已竟感恩不盡了 大人

集道 賀壯士品行端正 爲公捐軀 本部堂就是祭奠祭奠他 也不爲過 你不用管 好好的

五料理他入殮也 所用的一切東西 看着置辦 該多少錢請往帳房支領 這筆錢也不用報銷

女 全由本部堂個人的私囊辦理 天霸道 卑職看還得趕緊給賀仁傑去信 叫他來接靈 不

七 過歷來是報喜不報憂 這封信怎麼措辭呢 趙壁道 這還費什麼事 只說是大人這裡剛出

貞 正在用人 已由大人保舉 教仁傑趕緊來 趁這時效力 賀大哥也按六品軍功封官 仁

傑沒個不趕緊來的 天霸道 也只好這麼辦吧 天霸煩孫玉堂會賀仁傑寫信 大人見諸事

第 全分派好了 自己回到書房 請辦文案的老夫子 先擬一份奏摺 敘述義民賀天保捨身救

災黎 剿浮山寨臨陣捐軀 求聖上體念 以一介平民 能捨身報効官家 請恩准以六品軍功追

十 贈 再把到山東之後經過的事 略略敘述一遍 那位老夫子按着大人的意思擬好奏摺 又

三 給神力王達摩肅那裏 寫了一份公事 調烟薰皂杜林星夜來山東 並給侯爺寫了一份安京

集 並請老爺找那旗人金恒 最好是教金恒跟杜林結伴回來 奏摺亦請侯爺代遞上去 趕

到寫好了 大人反倒爲起難來 因爲用人急的時候 公事早到一天 人可以早來一天 可

是交驛站上按八百里加緊走 固然是快 只是浮山寨既然敢抗拒官兵 各處定有奸細潛伏

倘若一經驛站走 沒有個不露風聲 浮山寨一定要派人劫這套公事 那一來豈不誤了大

事 可是不教驛站走 公館中又沒有人能去 施安見辦文案的老夫子 已把公事寫好 自己趕緊拿黃包 給包好了 這時見大人愁眉不展的 遂大胆問道 大人這公事交派下去吧

大人搖頭道 放着先不要動 施安不知大人是何心意 不敢再問 正在這時 差人進來

後稟道 跟大人回 現有趙士雄 還跟着一位拿着馬竿的先生求見 大人一聽 遂自言自

集語道 他來的正好 請 差人出去不大工夫 翻江犬趙士雄從外面進來 後面跟着 一個手

五持馬竿的 可不用馬竿尋路 大人心想 這定是那盲目尋針趙來趙元霸 屢次爲本部堂出

女過力 本部堂倒不能慢待了他 趙士雄向大人行禮 大人忙攔着道 趙義士不必多禮 趙

七士雄又給趙元霸引見了 大人道 趙先生任俠尚義 本部堂久仰大名 螺絲島 黨家窩

貞全蒙義士幫忙 本部堂多謝了 趙元霸道 大人過獎了 小民實是敬仰大人爲公爲民 故

少效微勞 有甚麼可說的 並且小民向來愛多管閑事 這回聽說浮山寨大刀方成又與大人

第十作對 故前兩次方 幫着黃利將取浮山寨 好救六府的百姓 大人道 這次放糧浮山寨

竟敢搶官糧 那是跟本部堂作對 實是跟六府災民過不去 幸有黨家窩抄來的糧米 暫濟

一時之急 要不恐怕把六府幾百萬災民 早餓死了 趙元霸道 大人不必憂慮 方成早

晚就被擒 大人道 趙先生的子平極有靈驗 這一說還是百姓們應該多受些苦楚 趙元霸

集道 那不是假 大人空憂慮會子 也是無濟 大人諒然向趙元霸跟趙士雄道 本部堂雖也

知道 這是天數 我可是總以爲盡人力再順天命 所以自到濟南 晝夜不敢歇心 遂又向

趙士雄道 趙義士令堂捐的四千銀子 本部堂已代放急賑 本部堂案稍把事情料理料理

定給老太太掛匾 趙士雄道 那不必教大人費心了 家母不欲自己放賑 就怕的是沽名釣

譽 只爲了自己的心願 只是民子的恩師 還求大人恩典 給他求些封贈 大人道 我已

(28) 保舉上去 求封公孫義士爲義士 不久必有恩旨 趙士雄道 民子恩師還有一弟名公孫玉 在口北保鏢 早晚就要回來了 大人道 我這裏正在用人 那時來了只管叫他前來 本部堂一定要保舉他作一官半職 只是現時有一件事 要煩二位義士 不拘那位辛苦

一蹶 趙士雄道 大人有什麼事自管吩咐 民子只要力所能及 決不能推辭 大人道 浮

後山寨未曾攻下 先喪賀壯士 這才想到北京城調烟薰皂杜林跟金大刀前來 他二人一個是

集福將 一個是力大無窮 足可攻山破寨 只是這兩份公事 一份是送神力王府 一份是送

五侯府 全是一般重要 若是交驛站 恐怕被賊人劫去 要打發人去 這裏的人能去的 離

女不閒身 有閑工夫的人 不會辦這種事 因爲既須腳程快 又得說話不要粗心 所以想着

七二位義士倒還可行 不過這麼遠的途程 本部堂不好啓齒 趙元霸道 民子倒是願意去

貞 只是這二日不方便 有心無力 趙士雄道 民子情願効勞 大人道 趙義士多受累吧 施

安把一個黃包袱送到大人面前 太人把包袱打開 把裏面的公文安稟 全當面教趙士雄當

第面看過 一分是送神力王府 一分是送施侯府 從前爲往神力王府送公文 曾出過事 趙

義士此去可到侯府 最好請侯爺差人送去就省事了 趙士雄道 民子辦事性緊 請大人差

十派一位上差到民子家中 給家母送個信 就提民子去北京城 家母也要回趙家屯 就請不

三用候我 請他老人家先回去吧 大人道 回頭叫施安打發人給趙義士家中送信 千萬別耽

集 悞了 這時天色已晚 天霸等已把賀大爺入了殮 送到城隍廟停靈回到公館向大人報告一

切 見趙士雄和趙元霸全來了 彼此見過禮 大人把煩趙士雄進京送公事 告訴了天霸

天霸道 這教趙大哥多偏勞了 趙士雄也客氣了兩句 一同退了下來 大人又賞了兩棹酒

席 給趙士雄送行 單教廚房做了一棹祭菜 送到城隍廟給賀天保上祭 衆人這頓酒席

全不像往日那糜喜歡 都是提不起高興來 一夜晚景不提 次日一早趙士雄領了公事路費

如外天霜又給開了個路程單 由山東濟南府直到北京城 按着站全是什麼地名 屬那裏所管 滿寫得清清楚楚 趙士雄收了起來 辭別了衆人 離大軍草料廠 出濟南城奔陽關

大路 一路上穿州過縣 非止一日 這天來到了通州 天已到了己時光景 趙士雄按着路

程單一看 離京城只四十里 趙士雄一想 怎麼今天也趕進城去 遂緊自赶路 頂到太陽

快落了 己來到了朝陽門 趙士雄可不認得 見道傍有一處茶攤 趙士雄遂在茶攤上喝了

盃茶 爲是歇一歇帶打聽打聽路程 剛喝了一盃茶 就見由身後過去三人 一邊走着一邊

說着話 趙士雄一聽 這三人說的是江湖話 趙士雄就知道這三人決不是好路道 遂給

了幾文錢 跟下這三人來 這三人進北京找尋仇家 大概是不利於施侯爺 我既然趕上

就不能不管 遂在後面跟隨 趕到一進朝陽門 過了好些街道 果然六街三市 氣像跟

外州府縣畢竟不同 趙士雄是頭一次來北京 那裏認的道路 又到了一處 正是東西牌樓

第十 這裏街上越發熱鬧 跟着又往南走了一條街 見三個賊人竟進了坐南向北的一座大廟

這座廟有一座大牌樓金碧輝煌 巍峨壯麗 這正是雍和宮喇嘛廟 趙士雄見三人定是在這

裏存身 自己這裏人生地疎不敢久戀 遂向走道的一打聽施侯府 走道的用手指道 你

走過來了 從這往南到了王芝麻胡同 就找着了 趙士雄按着那人指示的道路找到了施侯

府 這時天已昏黑 見侯府的門已閉了 那時是有朝臣的府第 全是早夕安歇 因爲五鼓

上廟 試問要是三更天還不睡 這一夜那還有睡魯的工夫 趙士雄上了台階 吧吧吧的一

叩門 不一會裏邊有了問是誰 趙士雄答道 我是濟南府施欽差派來送公事的 裏邊說話

的正是施慶 一聽是濟南府來的 知道是三大人打發來的 急 把大門開開 趙士雄說明

自己的來歷 施慶把趙士雄讓到門房裏 給倒了一盃茶 向趙士雄道 趙老爺你把公事跟信交給我看看 侯爺還許沒安歇 我給你回復一聲去 趙士雄遂把一份奏摺 一份安稟 遞給了施慶道 老管家多受累吧 施慶道 趙老爺太客氣了 說着拿起奏摺跟信件够奔後面 趙士雄等了工夫不大 施慶從後面出來 向趙士雄道 侯爺請你問話 趙士雄一邊走着 一邊盤算 路上遇見賊人 要來侯府行刺的事 是說好不說好呢 自己來回琢磨 拿不定主意 這時已穿過兩道院落 來到一座小客廳前 施慶低聲說了句 你候一候 施慶撩蝦米鬚簾子進去 跟着往外一推簾子 向趙士雄一點手 趙士雄隨着進了小客廳 只見施侯爺坐着一張楠木天然榻上 穿着便服 神形瀟灑 意態自如 趙士雄忙向上請安道 民子趙士雄給侯爺請安 侯爺居然略把右手伸了伸 身子微然一動 口中說道 這倒教趙義士辛苦了 趙士雄連答不敢當 趙士雄恭恭敬敬的站在那裏 等施侯爺問話 這時趙士雄別說是捕風捉影的話不敢說 就連該說的話 還得現想 不知從那句話開了口好 足見封侯拜帥的大臣 那種氣度於無形中就能鎮懾人 這時施侯爺把施大人的安稟已看完了 知道差來的這個趙士雄是効力的性質 不是屬員 所以很是客氣的 遂向趙士雄問了問施大人任上的事 趙士雄擇要緊的一一回答 侯爺又問道 還有給神力王那一分公文可曾投到人任上的事 趙士雄道 民子方進京城 先到侯爺這裏來的 還未送去呢 施侯爺道 既是沒送去 不用你送去了 水爵打發人去 可省許多麻煩 趙士雄忙又謝了侯爺 把公文早上來 施侯爺遞給施慶道 速送神力王府不得遲悞 施慶答了聲是 把公文接到手中 施侯爺又問趙士雄道 你可知你們大人派你送這兩份公事 有什麼事嗎 趙士雄答道 民子聽說是調兩個人到公館一差 侯爺點頭道 不錯 那麼你不得等這兩人一同走嗎 趙士雄答了聲

是施侯爺道：你先到前廳歇息去吧。侯爺又囑咐施慶：教廚房給趙義士預備一盞酒飯。本爵五更還要上朝呢。施慶答應一聲：這才一同退出來。趙士雄一出小客廳，自己又後悔

怎麼也得通知侯爺一聲，防備着點。走在院中，又回頭看了看這座小客廳的週圍。施慶心說：

我們三爺竟用這些野人，那許這麼東瞧西看的。趙士雄忽然向施慶問道：侯爺可是就在這

屋內睡嗎？施慶聽了，更不像話了。一把將趙士雄的袖子攥住，三脚兩步出了這小客廳的

院子。這才向趙士雄說道：我的趙爺，你怎麼一點也不避諱，幸虧你是跟三大人的。人，要

是差一點的人，我們全不能教你走了。你問侯爺睡處的地方，是安着什麼心呀。趙士雄道：

老兄我有點事，可沒敢告訴侯爺。我得告訴你，這時施慶已把趙士雄讓到前廳大客廳內。

施慶聽趙士雄話裏有因，遂問道：什麼事，你只管說。小一點的事，我能作主。趙士雄把

路上遇見三個賊人，說江湖黑話，無意中被我聽見。大約他們要不利侯爺，我本應當稟知

侯爺，又恐怕賊人萬一不來，我豈不成了妄造謠言。我算是什麼人呢？可是我終是不放心。

今夜我就趕在這裏，就不能不多加一分仔細。所以問問是在那裏安歇。萬一有個風吹草

動，我好保護侯爺。施慶一聽，遂正色說道：趙老爺這件事我知道，你一定是聽的真實。切

切才往外說，這件事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因為從前侯府鬧過一次了，我們防備點就

是了。你坐着，我把這件事交派下去。施慶隨即去打發人去送公事，又告訴廚房預備酒

飯。眼着別的差人給泡上茶來。施慶過來道：趙老爺我可放肆點，陪你老坐會，省得你寂寞。

侯爺得安歇，不能出來陪你老。趙士雄道：老管家這不是賞臉嗎？施慶道：我不過是個奴

才，那敢跟你老那麼論。不過因有了幾歲的年紀，在府裏年頭多了，上邊諸事全多高高手

所以在趙老爺前，也不拘禮節了。趙士雄道：咱們來個別客氣，隨隨便便的倒好。說話

間廚房把酒飯已開上來。施慶陪着趙士雄喫喝閑談着。這時已到了三更天。兩人剛把酒用足。飯將喫到一半。猛然聽得房上的瓦。咯吧響了一聲。這聲音很大。趙士雄說聲不好。外面有人。這句話沒說完。就聽得房上有人喝喊有刺客。趙士雄撲的一口。把燈吹滅。施慶吓得體似篩糠。混身亂戰。要知刺客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後 第一百零七回 施大人調二猛助戰 神力王派三將出京

且說趙士雄聽得院中有人喝喊有刺客。自己急忙把燈吹滅。施慶吓得渾身亂戰。趙士雄脫五大衫。緊小衣。亮三寶透甲錐。向施慶道：「你不用害怕。有趙某在此。決不能教賊人逞凶。」可是你別淨顧害怕。所有府裏打更護院的。一上來你可言語。聲。別自己跟自己打。施慶道：「趙老爺你准行。吾就不怕了。我也出去。」趙士雄聽得房上瓦咯吧吧亂響。像是有。人已竟動上手的聲音。遂一推門闖了出來。施慶方才是猛勁駭怕。這時胆子也大了。眼着趙士雄也闖了出來。趙士雄抬頭一看。見房上三個人圍着一個女子動手。那女子似乎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趙士雄回頭向施慶道：「老管家這女子是什麼人。施慶一看。忙說道：「趙老爺你快接應那女子吧。是孫老爺的太太。趙士雄一縱身也上了房。大喝一聲：「胆大賊人竟敢在侯府行凶。並且欺負一個女子。把綠林道的好朋友全遭殘透了。一邊說着。一邊向前把那使短把牛頭鏡的攔住。這賊人見趙士雄一柄黃亮亮的錐。直奔自己穿來。這賊人一斜身往旁一閃。左手的牛頭鏡一攔趙士雄的透甲錐。右手的鏡一亮式。這時兩人對了臉。趙士雄見這賊人身高力大。像貌威嚴。自己並不認得。那知那人嘿了一聲。那意思是我怎麼遇上你。原來這賊人真認得趙士雄。來者正是那插翅飛雄楊春。自從對松山鐵瓦觀。被黑士傑用小飛抓把辮子捋去半截。自己弄得滿面無光。逃回千金寨。

女兒又已死去 這一回來楊春是羞愧難當 懶得見人 他的太太見丈夫回來 把辮子沒有
啦 遂問道 你這是怎麼回事 你是想回家呀 楊二爺含羞帶愧的 把自己到蘇州府的事

說了一遍 這位夫人一聽女兒死了 不由得痛哭起來 非鬧着給女兒報仇不可 並且當面

挖苦楊春 你枉練了一身金鐘罩鐵布衫 一力混元氣的工夫 連女兒全被人殺了 自己辮子

也掉了 我看你有什么臉見人 楊春弄得啞口無言 那麼楊春既是金鐘罩鐵布衫的工夫

怎麼有夫人又有女兒呢 原來楊春這位夫人也是石女天閻 嫁到人家被人休回來 楊春

知道了 把這位姑婆娶了過來 這兩口子一個是童男 一個是貞女 各不相擾 有人問楊

春 你既然是橫練的工夫 還娶媳婦作什麼 楊春道 各有各的心意 我就爲是鋪床疊被

貞 比嫁老媽子方便 我養活他一輩子 他服待我一輩子 楊春遂又抱了個女孩子爲養女

這女孩子聰明異常 所以楊夫人愛逾親生 就是前文書說過的那百美娘 直到後來長大成

人嫁了回去 楊春向夫人沒有一時不惦念的 如今忽然聽得女兒喪命 那也不急 楊春在

第十 千金寨原不是什麼殺人放火的強盜 不過爲多管閒事 在蘇州府才招了這場禍 自己想着

從 此在千金寨一忍 什麼事也不貪了 這時夫人誰是這麼哭鬧 楊春只來問不言語 過了

幾天他就把這事擱過去 這年赶上楊春的壽辰 千金寨各礦的頭目要給楊春熱鬧熱鬧 遂

集 高搭彩棚 招待各處賓朋 楊春有兩個徒弟 一個叫金絲猴陳漢 一個叫金絲猴陳漢 這

兩人跟楊春練了幾年功夫 兩人殺到北京飛龍鏢店李五爺那裏 李五爺愛他兩人像親好看

羅蘭天生的一身黃面 可是五官端正 陳漢却是白髮白眉毛 可不像天老似的

的精神飽滿 體格魁梧 李五爺是在會客的時候 這哥倆就在兩旁一站 分外的好看

究竟其實這兩人的功夫怎麼樣 誰也不知道有多大 殺給飛龍鏢店走鏢那用的着護鏢的鏢

師不過仗着李五爺一點威名，走到那裏全不擋。可是李五爺既然愛上這兩人，就短不了給他二八拆拆招。過幾日，這兩人也學了不少的詭為。這年哥倆個想起到千金寨看看老師去。遂向李五爺請假。李五爺道：「很好，你兩人只管去，你們這是得藝不忘本，我那能不教你們去。」我很喜歡你兩人這份孝心，告訴羅蘭陳滾用銀子帳上借着使用。請在我的帳上。

羅蘭陳滾二人道：「師傅你老不用惦念吾們，這幾年在你老這裏，賺的錢真是不少了。我們明白你老是處處疼苦我們，到現在除了養家的，那時也富裕一二百兩。」李五一爺笑道：「好，你哥倆個遠算有心，知道我待你們不錯就是了。我不問你們了，那時用錢那時言語一聲罷。」這哥倆又謝了五爺，跟着買辦了禮物，師傅師母師妹每人全是一份。連北京城的有名的食品帶用的東西，裝了一車。羅蘭陳滾够奔千金寨，趕到了千金寨，正是楊春壽日的頭一天。這哥倆一到，早有家人報進去。楊春正在帳房裏坐着，聽見多年未見的兩個徒弟來了，自己也是喜歡。師徒如父子，當初那們感情又好。楊二爺自從兩個徒弟離開自己，還是常常想念。這時一聽說來了，自己也迎出來了。金絲猴羅蘭，銀絲猴陳滾，已竟進來。兩人看見師傅急忙行禮。楊春見徒弟比從前越發魁梧，並且衣服鮮明，人配衣服馬配鞍。楊春知道這兩個徒弟混的一定不錯，自己也是起心裏喜歡。羅蘭陳滾又招呼着夥計們，把禮物全搬進來。楊春看着往裏面運東西真不少。遂向二人道：「你兩人不忘師傅，想着來看我，我就很喜歡了。何必花這這些錢。」正說着，一門望見買了許多花粉，遂問道：「你們怎麼還買許多花粉？」羅蘭陳滾道：「師傅這是給我師妹買的。」楊春立刻眼淚流下來。羅蘭陳滾不知是怎麼回事。遂一同來到屋內。楊春一摘帽子，羅蘭陳滾見師傅成了禿子。遂問道：「師傅你老怎麼要出家？」楊春道：「提起那可托為師父死了。」自己把對松山鏡瓦觀的事說

了一遍這兩人一立時站起來說道：師傅這們仇可不饒不報你老任千金案也算是識的住名了。這一把辮子沒奇！怎麼見人楊春道：這們仇只道不易報。羅蘭道：師傅你老放心吧。

後 這個仇容易報。水從源流樹從根。這全是施不全跟吾們綠林道過不去。楊春有道：爲師的辮子可是那長臂童子黑士傑。用小飛抓給抓了去的。最可恨的是饒把辮子抓去。還落個倒拿毛。我若是報仇非把這小子碎屍萬段不可。陳滾道：不錯。施不全手下果一個叫黑士傑的。他師傅叫五 趙璧。江湖上綠林道死害他師徒手內的。不知有多少啦。只可恨施不全偏幫他們這羣人一面之辭。師傅要想報仇。決不費事。施不全有位老爹作過靖平鎮海侯。現在北京城。咱們若把這施侯的頭摘了。也算報了仇啦。那施不全頗有孝心。他父親要是被人殺了。他也不活了。楊春本來有點混濁。猛恠又遇上這兩個徒弟年輕好事。一激把事激起來。楊春道：你們可認的施侯。家中羅蘭道：那會不認的。施侯是在北京城。也是有名的府第。人所盡知。你老壽事完了。咱們第一同。走在飛龍鏢店落脚。取施侯那的人頭。准保不費吹灰之力。楊春一聽道：不行。飛龍鏢店去不的。我聽說李五爺跟施不全有來往。陳滾道：那麼就往弟子家去。我們哥倆在北京全立了家小。楊春道：那倒可以。羅蘭道：索性連我師娘也跟去。就勢在北京遊玩遊玩。楊春道：好哩。就這麼辦。師徒三人羅蘭話說過去。兩人又去見師娘。拜過了師娘。天也就不早了。跟着開晚飯。第二日就是正日子。真是賀客迎門。有這麼兩個徒弟照管。賓客非常高興。把壽事辦完。羅蘭陳滾在這又住了三天。這才向楊春說道：師傅北京城倒是去不去。楊道春怎麼不去。咱們明天一早起身。這位楊二奶奶也是給女兒報仇心盛。遂收拾了衣服。隨身物件。第二天一早起身。離了千金寨奔了北京。一路上無非是曉行夜宿。這一天來到北京城。這兩人的家。就在驛馬市大街。到了家中。羅蘭陳滾的女人。聽說師傅師娘來了。

趕緊迎接進去。徒弟媳婦素日全聽丈夫說過。當年全受過老師的好處。這時真是加了十

二分的親熱。招待那師傅師娘。羅蘭跟陳滾也沒回鏢店。楊春忽然想起。自己在十年前交

過一個出家人。法名了然。就在雍和宮旁洪源寺裏當住持。不知還在那不在。遂跟徒弟們

一說。羅蘭道。那麼我們同你老老去一墜。羅蘭陳滾同着楊春够奔洪源寺。到了這廟裏一問

後。趕情了然已圓寂了。現在廟裏歸了然的師弟了空主持。跟楊春也有一面之識。了空道。

楊二爺你老既來到北京城。得在小廟裡住幾天。咱們盤桓盤桓。我師兄雖是沒有啦。可是

我也素知楊二爺是仗義疎財的好漢。我是萬分敬慕。別拿我當外人看待。楊春一想。在徒

弟家裏是真不方便。再說行刺的事不便叫徒弟媳婦知道了。因為他們全是北京城本地人。

知道他們誰跟施侯府有認識。若是走漏了風聲。先找了殺身之禍。廟裏和尚雖是出家人。

自己知道他們當年都是綠林道上的朋友。爲洗手出家。住在廟裏倒合式。遂跟徒弟們一商

議。羅蘭道。也好。你老就住在這吧。在廟中住了兩天。楊春漸々把自己露出口風。

了空道。趙二爺你還提那施不全呢。他這次出京一兩銀子沒帶。要割富濟貧。把有錢的全

害苦了。他那是辦善事去。簡直是作惡去啦。楊春道。由着他去吧。這種人自有惡貫滿盈

的時候。到了第四天上。爺兒三個把施侯府的道路踉好。陳滾羅蘭約着師傅到朝陽門外遊

三野景去。回來時候天色已晚。爺三個一說江湖話。正巧被趙士雄聽見。楊春等萬沒想到會有

人在後面窺聽。一直的竟奔了洪源寺。趙士雄墜到頭這才回去的。晚間這爺兒三個耗够了

時候。竟奔施侯府。來到侯府從西北角一仄略矮的房子。上侯府的大牆。這裏原來就是孫

祺的住宅。孫祺這大人出京。家中只剩了五百妖狐陸氏。陸氏這淫婦。必到侯府請安。

只是侯府的人全知道陸氏是女賊出身。總怕陸氏犯了賊性。再偷竊什麼走。陸氏是有口難

後集第五女七貞第十集

(37)

分辦 自己總想把這賊皮脫下去 素日不新拿錢買逢看 怎奈買逢着也是自打 陸氏拿這
件事就像塊病似的 這日晚間老婆子備把屋子收拾淨了 陸氏已竟快生歡了 自己覺着肚
子不好 得上茅房 陸氏是一身武功的女子 不用丫環婆子伺候着 自己來到茅房 趕到
臨回來 剛要進屋 就見颯颯三條黑影奔了侯府的大牆 陸氏不覺一驚 暗說不好 這一
定是綠林人想偷侯府 我既然受丈夫所託 教我照應着侯爺 我這焉能看着 急忙來到屋中
換上小衣服 勒絨繩取綉絨刀 老媽子一見忙問道 大奶奶你這是幹什麼去 陸氏道 侯府鬧
賊 你們好好關上門睡覺 老媽子一聽鬧賊 吓的代着小丫環直哆嗦 陸氏不敢就悞 忙出了
上房 一墊步竄上了南房 翻到大牆 往裏一看 三條黑影直奔了當中那道院子 陸氏知道侯
爺是常在那院裏住着 遂緊急跟隨 見三個賊人分了三下 東西北各有一人 那意思是要
下去的情形 陸氏忙揭起一片瓦來 照着北房上那個大個砍去 這一片瓦落在房上 聲音
極大 陸氏跟着喊留神刺客 這一喊立時把楊春惹惱 楊春想着素日耳聞各府第中 常有
買跑馬戲的女子 爲是好保護自己 這不過是三招兩式就把他打發了 一舉劍把牛頭鏡
過來 撲頭蓋頂就砸 陸氏不敢硬架 惟有閃展騰挪 來回的躲閃 楊春一看這個女的
居然是真正的武功 身體又靈 自己倒不易得手 再說楊春也另存一分心意 因爲自己
是成名的英雄 若是把這女的打死 也不露臉 凡是綠林道的全忌諱跟一個女的動手 若
輸了一世英名付於流水 贏了落個欺負婦人女子 多栽跟頭 羅蘭陳滾二人一看 師傅招
招架架並不還招 兩人心說這不是找現世嗎 遂一打呼哨 一同縱過來 帶着楊春要打死
這女子 兩口刀把陸氏一圍 陸氏只有招架之功 並無還手之力 正在危急時 趙士雄出
來接應 一亮三黃透甲鎗 竄過來攔住了楊春 楊春認的趙士雄 遂把左手牛頭鏡一架 趙

士雄的三黃透甲，一齊拿的，這三黃透甲，在士雄的胸口，士雄腳下一換步眼，讓過牛頭，一齊拿的，這三黃透甲，在士雄的胸口，士雄腳下一招換步，打在一處，陸氏一戰，羅蘭頭，三口刀上下，陸氏一身工夫，要是跟楊春可差事，要是敵這兩個，可富富，有餘，當時陸氏已經，侯爺是，白，胆子大，在千軍萬馬，出生入死，多大陣式，沒見過，當時，府裏，鬧賊，那會怕，再說自己，一心，秉正，那怕什麼，邪，魔，外祟，帶着，三，多，九，知，兩，個，小，書，寫，出來，衆，家，丁，也，在，一，旁，圍，隨，着，打，更，的，護，院，的，也，全，來，了，齊，聲，吶，喊，別，放，賊，跑了，羅，陳，二，人，究，竟，沒，見，過，多，大，陣，式，這，時，心，裏，有，些，胆，虛，恐，怕，有，人，認，的，自，己，倘，若，被，鏢，店，裏，知，道，自，己，怎，麼，見，人，心，慌，手，亂，羅，蘭，稍，一，失，神，被，陸，氏，踢，下，房，去，護，院，的，換，法，給，綑，上，跟，着，陳，滾，的，刀，被，陸，氏，一，揀，腕，子，也，撒，了，手，剛，要，逃，走，被，陸，氏，一，刀，扎，在，大，腿，上，也，被，踢，下，房，來，陸，氏，稍，微，緩，了，緩，氣，又，帶，着，趙，士，雄，戰，楊，春，趙，士，雄，這，三，黃，透，甲，雖，有，神，功，鬼，沒，之，說，楊，春，這，對，牛，頭，也是，威，鎮，千，金，寨，兩，人，打，了，個，平，手，陸，氏，這，一，加，入，綉，刀，剛，砍，劈，剝，崩，扎，高，挑，也，分，了，楊，春，幾，分，精，神，楊，春，稍，一，失，神，被，陸，氏，砍，了，一，刀，這，一，刀，正，砍，在，楊，春，的，肩，頭，只，把，衣，服，砍，破，肉，上，是，絲，毫，未，傷，楊，春，因，爲，絨，繩，被，刀，砍，斷，一，根，遂，往，旁，一，縱，趙，士，雄，與，陸，氏，也，往，後，退，了，兩，步，各，自，站，住，趙，士，雄，手，指，楊，春，道，你，可，是，插，翅，飛，雄，楊，春，應，道，楊，春，氣，恨，恨，的，說，道，趙，士，雄，你，待，怎，樣，趙，士，雄，道，楊，春，咱，們，在，十，年，前，會，過，一，次，你，應，當，認，得，我，這，件，兵，刃，楊，春，道，久，仰，趙，爺，你，這，把，三，黃，透，甲，雖，是，口，寶，刀，能，扎，金，鐵，玉，透，甲，穿，盔，趙，士，雄，道，不，錯，三，黃，透，甲，雖，還，打，金，鐘，罩，鐵，布，衫，楊，春，道，這，一，力，混，天，五，夫，拳，不，易，兩，段，還，誰，打，破，數，十，年，的，苦，工，化，爲，流，水，練，武，的，有，練，武，的，難，處，我，趙，士，雄，不，過，下，此，毒，手，尊，駕，趁，早，遠，走，高，飛，我，決，不，逼，迫，於

你 如若不聽事手難行 後邊好說免了 楊春道 道士這不必責在 咱們工夫上不見論 願決不算完 楊春道 官王 也你這 侯 應 答了話 向上招呼道 賊

人 本爵有話問你 楊春往房下一看 房簷上站定一人 年纔已六七十歲 六尺高的身材

臉上有一種說不出的威嚴之象 穿著藍袖長衫 青緞官靴 態度雍容 把楊春的烈焰鎖下

三尺去 楊春聽着管自己招呼賊人 本爵開口罵的 當時被侯爺 團正氣發壓住 真就不

敢撒野了 他遂答道 下面可是本府的侯爺 施侯爺答道 正是本爵 本爵有幾句話問你

大丈夫作事須正大光明 本爵聽你叫什麼插翅飛雞 一定是關西名姓來 本爵與

你有何仇何恨 你竟敢請入侯府行刺 本爵一生仰不愧於天 俯不忤於人 問心

無愧 正大光明 你竟也引行的書山說出來 果然是怨本爵 那還許不用你動手

本爵自己還許自盡呢 若果誤害本大版的是非 還一時私忿 本謀殺本爵 只恐本爵沒受

毫髮之傷 你反取了殺身之禍 楊春一聽 遂叫了一聲施侯爺 我楊春沒有什麼

說不出的事 我此來為我女兒告仇 你兒施不全在蘇州府抄對松山鐵瓦觀時 所抄

去的綠一道 不問賢愚 全為新殺 我女兒不過被綠妖道的牽連 何致也問成死罪

施侯爺笑道 原來你為這事而來 這你就錯了 想我兒在蘇州府所抄辦的 全是為害地

方 姦淫搶掠的匪徒 你女兒還是好人 妄被牽連 就該跪稟請保釋 申述你們是安善良

民 未嘗不能把你女兒贖回來 再說我兒蘇州府抄對松山鐵瓦觀之後 隨即進京交卷 所有干

羣賊匪交到代理蘇州府 府衙前請捕獲的手內 按國法處治 與吾兒何干 本爵聽說你

叫插翅飛雞 你一定是個冒牌 就該跪稟請處名大險的英雄 豈不能作城天滅理的

事 本爵本看天理良心 忠心赤胆做事 才落了個腰金綵綬 蔭子封妻 若有一點

味良心作事 焉能到了今天 施侯爺這一番話 說得楊春啞口無言 侯爺又說道 還有一

事本爵不明 你既是練的童子軍 一力混元氣 怎麼又會有女兒 這是怎麼講 楊春立

時滿面飛紅 頓一頓才答道 那不是我親生的女兒 是抱養來的 侯爺微笑道 原來

如此 本爵還有一點良言 要對楊壯士說 大凡女子講究守節守貞 不能有一點非禮

後之行 若是一個女子對簿公庭 簡直把門楣辱盡 若是再雲陽市口銜刀 那簡直是家門無

德 楊壯士你是明白人 你這乾女兒遭這樣天報 定非等閑 定是他生身父母做了什麼有

傷陰騷之事 才報應到他身上 倘若他不死蘇州府 還不定尋惹多少是非 楊壯士 他這

一身受國法 倒許給你保多少臉面 楊春被施侯爺說得如涼水澆頭一般 心想可不是嗎

我那女兒的生身父母 以販賣人口為生 這原也是報應 當時跳下房來 把一對牛

頭鏡往地上一放 跪下就給侯爺磕頭道 小人知罪了 侯爺我該救該救 我決無怨言 施

侯爺道 本爵歷來給人自新之路 只是你明白了 比什麼全強 本爵豈能再加罪你等 從

此要改過向善 縱不能顯親揚名 也落不了萬人唾罵 楊春這時是又羞慚 又感恩 侯爺

又向楊春道 你若是能够為官家效力 可以到山東濟南府 欽差任上也能保你個一官半職

楊春道 侯爺你老不必費心了 將來再報你老的恩情 侯爺道 那麼你就走吧 楊春道

侯爺若是開恩 把他兩人也放了 侯爺道 那焉有不放之理 他二人是你何人 楊春道

這是我兩個徒弟 他二人現在飛龍鏢店 隨着李五差官走鏢 這次我們師傅全是被人所

愚弄 求侯爺開恩吧 施侯爺一聽 微笑 羅蘭陳漢見師傅把自己的出身說出 感發

羞得面紅過耳 忙說道 師傅你怎麼把人牽並走鏢也牽連上 教我們怎麼 李五爺 楊

春也自悔失言 這時趙士雄伸手把羅蘭陳漢的細繩解開 兩人也謝過侯爺 施侯爺道 你

後集五女七貞第十集

們既然是飛龍鏢店的鏢師，那更不能把你們怎麼樣。李五達官跟本爵頗有來往，羅爾陳漢忙說道：侯爺如肯開恩，從此我弟兄也遠走高飛，決不回去。李五爺道：施侯爺道：你師徒三人既然非走不可，本爵也不相強，用多少路費自管說來。楊春心說：既行刺不成，人家反要贈路費，自己臉面何在？忙說道：侯爺開恩，小民們感恩不盡，決不敢再領侯爺的厚賜。施侯爺隨吩咐施慶取二百兩銀子來。施慶把銀子取來，往侯爺面前請示。侯爺向楊春道：你師徒三人，既然要奔前程，本爵還有二百銀子，遂給你師徒作路費。你們要是拿着那算你們真心改過，要是不拿，一定是仍然對本爵有懷恨之心。楊春被侯爺的話咬住，萬般無奈，把兩封銀子接過來，把一封揣起，那一封銀子却遞與了施慶道：府裏打更護院，全被我招攪了，這一百兩銀子給他們分散吧。侯爺道：你們謝過楊壯士賞你們錢。楊春一低頭，頗覺難堪。本來時候爺的錢，這時打更護院的齊聲道謝。這師徒三人向侯爺道：小人們對侯爺釋放之恩，終身不忘。小人們這就告辭。侯爺一眼望見羅爾陳二人的刀全放在地上，忙說道：把他們的刀交還。綠林人以兵刃爲護命之符，由打更的更去拾起，遞給羅爾陳二人。施侯爺又說道：壯士可暗來不可暗去。施慶你吩咐他們把府門開了。本爵還要送他們三位。楊春把牛頭鏡在左肋下一抱，向侯爺一拱手說道：請侯爺給小人們留臉吧。說罷，師徒三人縱身形躡上房去。趙士雄道：恕我不遠送了。楊春在瓦牆上全鷄獨立，一回身雙拳一抱道：趙義士，錐下留情，你我後會有期。趙士雄也一抱拳道：楊壯士，請吧。這師徒三人身形一縱，展眼之間無影無踪，只爲今日施侯爺恩放插翅飛楊春。後來連環套百獸朝麟插刀盜鈎，楊春在連環套暗助施大人，就爲報今日之恩。這是後話不提。且說楊春師徒三人走後，趙士雄過來給侯爺道謝。更夫護院的全向侯爺，罪。侯爺向

更夫們一擺手道：「這重賞，你這小就是了。」更夫謝過，施侯爺向趙士雄

道：「今夜多虧趙士雄了本爵，將來定當厚報。」趙士雄道：「前教教勞，何足介意。」侯爺問

施慶道：「那女子是何人？」施慶道：「那是孫祺孫老爺的太太。」這時陸氏向侯爺萬福，侯爺道

你一個女流，能够這麼不顧生死，搭救本爵，本爵感謝不盡。你這份功勞，本爵必要給

你丈夫儘先保舉，決不辜負你這份苦心。」陸氏道：「謝侯爺的恩典，施侯爺道：「你先回

去吧。」陸氏剛要走，內宅裏老媽子出來，叫陸氏道：「孫太太，我們三少奶奶請你有話說。」陸

氏隨着進去，連福晉帶三少奶奶全副力的誇贊陸氏，居然能够保護府裏沒出禍事，依福晉

的意思，就教陸氏也搬進府來。雖則陸氏原來的，只唱着一堵牆，再唱什麼事，守在眼前

就使胆子了。陸氏是多聰明的人，自己這次立了功勞，反正規賊之名總算洗掉了，搬

進來長了沒好，自己知官宦人家禮貌，規矩嚴，自己現在怎麼守規矩，跟人家侯府裏比

還差的多了，別貪一時的好看，將一要是再過去，連丈夫臉面也無光。陸氏想到這裏，遂

向福晉道：「我是不懂規矩，住在府中有好些不方便，福晉公放心吧，往後決不致再有別的

事了。」好在妾身住的也跟府裏一樣，每夜我必進宮一次，那也跟府裏差不多。三少奶奶道

教你那麼辛苦，怪不落意的。陸氏忙問道：「妾身的丈夫蒙侯爺的恩典，跟三大人的栽培

我們理當稍盡點孝心，也顯有個人心。」福晉道：「陸氏說話很知禮，知道他不願進來，是

受不慣拘束，遂也不再強了。」陸氏當時告辭出來，次日福晉跟三少奶奶各有一份賞賜，脫

不是金銀匹頭等等，這些兩文不三細表，且說說說楊春放走，侯爺又跟趙士雄說了會子

話，天就快黑了。侯爺又教三少奶奶自己梳妝，叫下夫下天，天就亮

了。施慶是個信實的人，只聽聽傳，三五九如自然，施爺更把衣服，侯爺起身，上朝來

到午朝門落轎 施侯爺一進朝房 有幾位王子過來 跪上請安 此時也才到了 一見施侯爺遂問道 侯爺今兒不該在怎麼 施侯爺道 臣是施文公王爺的宗稟 王爺是日了

不會 神力王道 本爵已然見着啦 事情還很巧 連金恒也在本爵那裏 教他們出去當差

好極了 不然那個傻孩子杜克雄得喫本爵一輩子 就勞送給他多派一個猛將去 本爵府裏

集 有一個護院的叫孫起龍 外號叫什麼鐵頭大歲 也是天生來的力大無窮 本爵很愛惜他

五 可是在王府裏當一輩子護院的 又該如何 本爵想把他薦到施文公那裏當差 大小也巴結個

女 官作 施侯爺道 這是王爺待下有恩 小兒那裏也正用人 神力王道 侯爺你老有什麼事

七 呢 施侯爺道 施文帶來一道摺本 一半就是為調杜克雄跟金恒 一半是為攻打浮山寨陣

真 亡義民賀天保 為他捨身救民 為公損軀 請主子恩准以六品軍功追贈 此時也沒別的事

第 神力王道 侯爺既不該班 摺子交與本爵 替你代遞了吧 施侯爺道 那好極了 就勞

殿 王爺的駕吧 隨把摺本交與神力王 神力王把摺本接過去 跟着景陽鐘三響 康熙聖主升

十 俯伏金階 三呼萬歲 康熙聖主傳旨 神力王等別的大臣奏謝完了 自己這才出了王公班

三 現有奉聖主欽派赴山東放糧施文 因到濟南後 只得江省採買賑糧一到 即行開賑 不料

集 蘇揚太有解糧到濟南 路經洗浮山竟有山賊將賑糧劫去 施文隨即調兵剿山 賊衆恃險拒

捕 施文現派差平京 調旗人金恒跟杜林前去濟南 幫辦攻打浮山寨 以救六府災民 並

有施文奏摺一件恭呈聖覽 該杜克雄現在奴才手下學習營差多時 已不是當日而主手時魯

莽情形 請主子恩 臣照舊備糧請差 朕知道了 浮山賊人自無國法 胆敢聚衆劫

糧 情同大逆 施文派兵剿山 公然抗拒官兵 惑不畏法 施文既然調金恒杜林 定係用

人喫緊 金恒原係御前二等侍衛 善捕營教習 着赴山東放糧欽差施文手下効力 該杜克
雄以候補都司起用 勿庸陛見 望闕謝恩 文憑路引着兵部送至你府中 即日馳驛前往
(44) 這時太監把摺本已呈到龍案前 康傑爺看了一遍 不住點頭 隨向神力王道 施文所奏義

民賀天保捨身救民 爲公捐軀 這種人是應該受國家封贈 施文所請以六品軍功追贈 並
後無不當 俟施文放糧回京 朕還再另予封贈 以慰忠魂 神力王代施文與金恒杜克雄謝恩

集 跟着散朝 神力王回到朝房 一看施侯爺還沒走 原說施侯爺是一分客氣的意思 因爲

五 神力王代遞奏摺 自己不肯就那麼毫不客氣的回府 也恐怕主子還有什麼旨意 在此聽了

女 信再走也省事 神力王把康熙皇帝恩浩蕩 金恒杜克雄封官 保舉的摺子主子也閱過了

七 大約照准後由部問另有回文 那就不用咱們管了 至於金恒杜克雄還有不爵那護院的孫起

貞 龍 回頭就打發他三人到你府上 跟原來差官一同起身 他們的文憑路引 部裏跟着就發

下來 施侯爺忙謝了神力王一切勞神 這才各自回府 且說神力王達克肅回到府中 更換

了便服 傳話叫杜克雄跟金大力孫起龍 不一時這三人一同進來 一齊給神力王叩頭 神

力王道 你們三人趕緊收拾自己的物件 到施侯府隨同施欽差派來的差官馳驛赴濟南 好

十 好的在欽差手下効力 將來你們全可發達 金恒你現在已是回旗當差 大小也算做了官啦

三 小子有志氣好好幹 好教施文再保舉保舉你 金大力忙向神力王叩頭道 全是爺的提拔

集 神力王滿臉笑容點頭又向杜翠雄道 小子你也該再賣賣力氣去 施欽差也是好官 你

也是恩賞都司 有了功勞一樣能做副將 這可不是本爵養活不起你 小子你就是喫爺一輩

子也不算回事 那不把你養廢了嗎 好好到施欽差那兒當差去罷 杜林見着神力王讚了個

響頭道 謝爺你老的恩典 那神力王哈哈一笑道 小子也會說句人話啦 這也不枉本爵愛

惜於你 你媳婦是帶走 還是暫存本府裏 杜克雄雖眼一怔神 笑嘻嘻道 跟爺你說
真的 劉三爺的奇案 看飽偷錢的東西喫 我這媳婦是 混水魚何異何二

爺 也進給王爺叩頭道 小人一家蒙王爺的恩養 現在我這傻姑爺既然當差去

小人也想到施欽差那裏效力 小女我也把他帶走 小人把他安置在家裡 也免得麻

煩 神力王道 那好極了 又向孫起龍道 你天生來一份好骨格 又有一身的

工夫 若是幹一輩子看家護院 豈不可惜 本府把你薦到施欽差那裏效力去 他

看在本府面上不能錯待了你 將來也好掙個一官半職的 也不辜負你學了這一身本領

鐵頭太歲孫起龍道 謝爺的恩典 俺將來倘能發跡 決忘不了爺的好處 神力

王吩咐差人 每人賞二百兩銀子 作為安家費 你們下去吧 三人一齊磕頭 何二爺也

謝了王爺 退下來 何二爺說定了 自己帶着女兒先走 回何家窪原籍 隨後趕到濟南

烟熏皂有些捨不得大奶奶 只是素日最怕這位老丈人 就這麼着兩人抽冷子還說了

半天 何二爺些着女兒起身 烟熏皂還送了一程 何二爺不教遠送 杜林跟大奶奶對睜

了睜雌雄眼 兩口子可全沒掉淚 就算洒淚而別 烟熏皂又回到王府 收拾了自己衣服銀

兩 跟孩起龍一個是大鐵鍬 一個月牙鏢 把包袱往上一穿 抗起來一同回王府 金大力

向二人道 你們二位先到施侯府 我得到家裏安置安置 孫起龍道 吾說金四爺 俺聽說

四爺那裏有好些老鄉 四爺這作官了 俺們老鄉們也跟你老沾光了 金大力道 孫爺你望

安吧 多了怕一時找不來 十個八個的准有 說話間走在十字路口 彼此分手 杜林與孫

起龍兩人 一同進齊施侯府 來到侯府門上說明來意 門上給通報進去 侯府裏不論大

小事 須先稟報老管家施慶 施慶這時正陪着趙士雅說話 聽說從神力王府來了姓杜跟姓

孫的 趙士雄急忙迎了出來 因為士雄詐破螺絲島 兩人原是素識 趙士雄一看煙熏皂比從前胖多了 走起路來 悠悠的分外好笑 趙士雄道 杜爺你可發了福啦 烟熏皂笑嘻嘻的回趙士雄道 趙大哥我真想你 我可受了罪了 身上加了一百斤的分兩 一走道兩條腿不倒塌 隨同孫起龍客氣了兩句 孫起龍原是山東人 住家在登州府說起話來地地道道的老山東 倒還不十分混 向趙士雄說話 一口一個趙老爺 剛把二人讓到客廳 有差人又進來報 說是神力王府金四爺來了 金大力在北京很有個聽頭 所以不差什麼全認識他 金大力回到家中 八個老山東一齊迎接金大力 原來金大力自從回京 那二百名小金大力 立時算解散了 挑水的挑水 賣硬麵停停的買硬麵停停去 肉中單有八個當頭目的不肯走 非跟金大力不可 金大力無法只好把他們留在家中 好在自己有錢糧跟從蘇州府賺來的很有點積蓄 金大力母親一死 這八名山東也跟着穿孝 金大力攔他們還是不聽 這八個山東說的好 四爺的奶奶就是我們的奶奶 我們不盡點孝教人也笑話四爺 金大力因為跟他們共患難的 遂不攔他們 這次自己得去山東 回來打算給他們留些錢時他們做個小木營生 將就度日 等自己回來再相聚 那知各個山東一聽 四爺升了官 立時全樂了 趕到一聽金大力不教他們 跟着全撒了嘴啦 遂齊向金大力道 四爺你老不帶着我們可不行 論起來咱們二百個老鄉全找來才有勁啦 咱們跟去也不白喫飯去 你老要是真不帶咱們去 咱們一塊上吊 話又說回來 四爺也捨不的看着咱們死 四爺你老帶着我們有法子找管飯的 當初施大人也不是沒用過咱們的 說是真的 老爺們只道這停停真有請寬的說 金大力一思想對 要說小公大力總算給施大人出過力 完事連個收買的也沒有 帶個十個八個的 欵差不給糧餉

我掏腰包 想定主義遂向這八個人道 願意跟我去可得規矩點 別給四爺惹禍 八個山東一羣 立時高高興興打聽了行李 每人是一身布褲褂白布衫 外罩藍粗布大衫 每人鑽鐵棍一條 八個山東一梳洗打扮 雖說穿粗布衣服 就憑這八個鐵棍就能避邪 金四爺後把家裏託人照顧着 帶着八個山東來到施侯府 跟趙士雄全是熟人 彼此問好 叙了些已往之事 施慶進去稟報候爺 候爺把四人傳進去 一看這四個人傻楞機靈全有可稱門客 倒覺有意思 囑咐四人明早起身 不用見本爵了 山東那正在用人之際 救兵如救火 在路上別耽擱 趙士雄領大力忙答道謹遵侯爺之命 決不敢耽擱 候爺又說道 你們這一行等於二路欽差 部裏已發下文憑路引 馳驛往濟南 沿途地面官例有供應 你們全是真氣節的人 千萬不要多事鋪張 因為既耽誤行程 又負你們欽差歷來不擾民 不虛耗官家錢財之意 現在山東六府災民 尙在待救 你們早到了 幫着欽差把賊人平了 救了幾千萬黎民 雖則是聖上仁心濟衆 你們多盡一分勞力 也是積各人的陰功 你們全是有厚福的相貌 前程遠大 本爵還有一點心意 你們帶着零用吧 施侯爺是每人賞了四十兩銀子 單給趙士雄一百銀子 趙士雄那肯要 候爺道 本爵知道你是有錢的人 不在乎錢 不過本爵這點銀子 是表本爵的一點心意 這並不是拿這錢補報你救本爵的賞賜 要那麼想就錯了 趙士雄道 候爺既這麼抬愛小人 小人倒要拜領了 四人一齊謝過候爺 又吩咐大廚房預備一桌酒席 給四人饒行 候爺可說明自己有事 不能奉陪 候爺不過是客氣的意思 誰又敢跟候爺坐下呢 施慶又暗暗告訴候爺 金大力尙帶着八個山東 候爺一皺眉道 金恒可是胡鬧 他不過是一個出差旗人 那能帶八名從人 施慶知道底細 遂向候爺道 我不怨金恒 當初少爺到蘇州府時 金恒帶着二百名小金大力 很出過力 趕到

回京後 二個人會談了 這八個人大約跟這位金恒是患難弟兄 所以總跟他善 施侯爺聽了 咳了一聲道 這事施文對於他們太疏忽了 原諒他的 說他事多把他們忽略了 量淺的 定疑惑能同患難 不能同富貴了 施慶道 侯爺不必多想 三少爺外頭的政聲頗好 施侯爺也沒答什麼 施慶見侯爺悶悶不樂 把自己開的事並沒分派 隨說道 金回爺那八個山後東 依奴才看也賞他們一桌飯 省得教他們外面喫去了 侯爺這才答道 也要好好款待他 集們 這種小事不用回復 你就看着辦吧 施慶連聲答應 退了出來 分派廚房款待衆人 五有跟天勦不錯的 全要買點東西給天勦帶去 趙士雄見施慶也要給天勦帶點土物去 忙攔女阻道 老管家不必費心 我們必把你的心意告訴黃副將就是了 何必非買東西不可呢 施七慶道 千里送鵝毛 禮輕仁義重 杜克雄答道 趙大哥別攔這位老爺子的好心 人家有貞交情 有不買點東西的 花個三兩五兩的算什麼 施慶道 還是這位杜壯士至誠 我這就上街買去 施慶不大工夫 從外面回來 提了一大包醬羊肉 十罐王致和的臭豆腐 施慶第一拿回來 趙士雄就膩了 心想這廬遠道多累 杜林一對雌雄眼半睜半閉 衝着買來的東西只是笑 大家也不知他笑的是什麼 少時天已昏黑 在廳房裏擺了一桌 在前門房裏給八個山東擺了一桌 開懷暢飲 晚間無事可敘 次日一早起來 四人各自整理衣服包裏 打點好了 就預備起身 施慶道 不論那位想香點 把這兩樣土物給黃副將帶去 杜林道 不用惦着交給我啦 拿起大鐵鍬來先把自己的包袱穿在鐵鍬上 醬羊肉臭豆腐滿往鐵鍬上一掛 抗了起來道 走哇 這還費什麼事嗎 施慶道 還是杜爺不嫌麻煩 金大力道 皂王爺你別人前買好 趕到走在路上說別人抗着 杜克雄把眼一瞪道 你們全說皂王爺傻 你們才真傻啦 走在道上沒有好菜 有錢全沒處買去 這喫着多方便啊 施慶一聽

忙說道 杜老爺你趕情要喫現成的 你千萬給黃副將留點 杜林笑嘻嘻道 肥的全給黃副

將留着 正說着侯爺已起來 四人向侯爺告辭 侯爺又囑咐沿途千萬謹慎 萬別就誤了行

程 四人答應 拜別侯爺出了侯府 八個山東在頭裏開路 離開北京城沿站的全時脚程車

馬 倒也沒有什麼辛苦 這日入了山東境 趙士雄道 這一入山東境內 雖算是到了 可

還有兩天的路程 咱們可不能不避諱點 我趙士雄歷來沒怕過事 咱先說在頭裏 這次奉

欽差大人所差 到京都請你們幾位着重的 是趕緊把浮山寨平了 奪回賑糧好救六府災民

所以咱們最好是早早趕到濟南 山東現在遍地是賊 我們再要是到處驚官動府 聲氣就

大了 倘有賊黨阻撓咱們行程 可得耽誤時日 那一來豈不把欽差大人急死 依我說咱們

並着站趕到濟南 你們三位看怎麼樣 金大力道 趙大哥說的極是 咱就這麼辦 杜林把

雌雄眼一迷縫道 反正是受罪的命 舒坦兩天就出毛病 打我這要是說出別的來 顯着皂

第十 王爺不合羣 走吧 趙士雄知道他是傻頭傻腦 那會怪罪他 十二個人加緊一赶路 走了

四十多里才打尖 果然趕上小鎮店了 別人隨便喫點什麼全行 杜林咀嚼 這一來他可得

了理啦 醬羊肉臭豆腐捲大餅 一路大喫 別人全躲着他嫌他臭 喫完了緊跟着赶路 走

了十幾里 杜林喫的太膩了 渴的嗓子眼裏冒烟 想喝水那有那麼現成的 實在渴極了

跑到一個井台上 打了桶涼水喝下去 烟熏臭惡香挺美 拍着草包吐子道 這可行啦 又

不渴又不餓 咱這回再走一百里全行 金大力道 再走一百里那是要下江南吧 喫多了說

胡話啦 回頭問着趙士雄道 大約也就是五六十里地吧 趙士雄點頭道 差不了什麼 反

正今天到不了啦 索性咱早早歇着 有店就落 那知說完話 又走出十里來地 也沒有鎮

店 有幾處村莊全到了空房子 金大力道 這可看出山東真正遭了劫啦 連這一帶也這麼

荒亂 趙士雄道 先前只有八大處的綠林道 上綫作買賣 如今可遭透了 到處是賊 小

一點莊子 不够打點過路賊的 鐵頭大爺孫起龍一路上規矩極了 自己論性子可不是老實

孩子 因為頭一回出去當差 還沒到地方 撒起野來 豈不教人笑話 所以淨聽皂王爺鬧

這時可警不住了 他本是山東登州府的人 把眼一瞪先罵了聲 渾帳東西 可把咱老鄉

後 叫賊人害苦了 我管他八大處八大碗 只要見了賊 我非把他們這羣小子全點了天燈 實

說趙老爺你聽他們當賊的沒有山東人 我們山東淨出聖人 他們那是假充字號 八個小金

大力也答了話啦 孫老爺這話很對 咱們見着賊別輕饒他 咱們一人杵他一棍 把他們杵

爛了 給咱們山東人出氣 這九個人一路罵 倒把累了 又走了十幾里 前面一座鎮店

烟熏皂喊道 這可得啦 再走十里我就要玩完 這一桶凉水要了命啦 肚子直疼

原來杜林喫的太多了 羊肉臭豆腐容易翻胃 再加上 一桶凉水 肚子裏那會不作

怪 這股子氣味別提多難聞了 只好全躲着他 進了這個鎮店 一看也是個鄉村似的 不

過是在通行道上比較着熱鬧些 只有一家客店 字號是四合義 這個店說大住不了 鏢車

說小又比小店強 衆人到了店門口 由店裏出來一個店夥 趙士雄一看 這個夥計長的分

外難看 身量倒是不高不矮 只是瘦若枯柴 面如白紙 禿眉毛 頭髮長到眼眉相齊 乍

三 一看就像天官賜福的轎子一樣 杜林喊道 小子你長的這麼好看 趙士雄忙攔着道 杜爺

別跟人家玩笑 店夥看了杜林一眼 遂向趙士雄道 衆位住店嗎 趙士雄道 不住店奔進

集 來幹麼 夥計你說話也够警拗的 店夥道 客爺你別怪罪我 因為你十幾位 我們這裏只

剩了一個單間 屋子倒是大 你能將就嗎 趙士雄一聽皺了皺眉頭 一間屋子太緊居了

這個地方叫什 名字 附近還有大鎮店沒有 店夥道 這地方名叫四十里堡 這離濟南

後集五女七貞第十集 (51)

府還有四十里地，附近十幾里地沒有大鎮店了。趙士雄一想，天也快黑了，好歹將就一夜再說罷。遂向店夥道：「我們就將就一夜吧。」店夥領着眾人進了東西的一個大單間。條山的大炕，眾人把包裹等往炕上一放，各自擇了塵土。杜林放下大鐵鍬往外就跑。趙士雄知道他肚子裏東西作怪了。店夥忙合着給打了臉水沏茶。這個店夥自己忙合不過來，又招呼過一個來。這個店夥到屋裏跟着張羅，給眾人預備飯。趙士雄一看新進來這個店夥，頗有些可疑。賊眉鼠眼，裝着收拾屋子，把炕上的包裹全摸了一把。這店夥倒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惟有兩個眼珠子黃的特別，就像得了黃病似的。自己一想，這麼些人難道他們還敢動別的念頭不成。這店裏的飯，不過是斤餅斤麵鹼菜，大盃熱粥而已。杜克雄簡直是緊食寒。屋裏氣味非常難聞。他自己這一折騰，却瞞怨趕着走路害的他。跟鐵頭太歲孫起龍又罵起來了。把綠林道歸了包堆。祖宗三代一路臭罵。趙士雄勸了兩句，算是住了口啦。這時已是定更後，大家全累了。怯着早早安歇。趙士雄也恨不得他們早早睡了。耳根子還清淨會子。炕雖是大，也睡不開多少人。八個小金大力由炕梢挨着躺，把炕就佔的沒有多大地方了。靠外邊是個炕箱子。據店夥說，這個店是民房改的，全是鍋台連着炕，囑咐別給砸塌了。鐵頭太歲孫起龍道：「那可沒准，誰也不能成心。要是壓塌了，那可怨命。」店夥一聽，這位爺不大好說話，遂不敢再言語。那黃眼珠子的店夥進來看，向趙士雄道：「客爺你睡不開，我給你找兩塊鋪板，再搭個鋪不好嗎？」趙士雄道：「那好極了。」明天多賞你幾百錢酒錢。店夥出去，工夫不大，抗了一付寬大鋪板，兩條長凳子，給搭好了。向杜林道：「這老爺你鋪上睡不好嗎？爲什麼把炕箱子壓塌了呢？我們是小木買賣，賺不出來。」杜林把眼一瞪道：「你這叫放氣。」皂王爺專管皂火堂的，我不教他塌，他也不敢。

(52) 倒塌 你怎麼單跟我搗蛋 再要是囉索 別說我可拆房子了 店裏見不是路道 再一說話就許挨打 急忙退了回去 趙士雄道 咱別鬧了 店裏不是廣咱們住着 沒看見別的客人 多是小本營生 人家一天勞累 晚上得早早安歇 第二日好早起買賣去 孫起龍道

誰鬧了 全是那倆小子成心欺負咱 趙士雄笑道 得啦孫爺 還有敢欺負咱們的嗎 孫

後起龍也笑了 跟着關上門熄燈而睡 杜林肚子裏寒氣攻的直放氣 屋裏的氣味難聞極了

集 趙士雄躺在鋪上那睡的香 自己索日是愛乾淨的人 那受的了這種骯髒氣味 翻來復去的

睡不着 天已將近三更 自己實在睡不着了 遂坐了起來 打算到院中散動散動 這時杜

女 林 金大力 孫起龍及八個小金大力 一個比一個睡的有勁 屋裏倒是真熱鬧 咬牙

說睡話 各有各樣 趙士雄剛要下地 還未站起來 就聽門插管有響聲 仔細一看 竟有

貞 人撥門 趙士雄暗暗好笑 心說好笨的賊人 竟敢到這裏找死來 立時把靴子提好 躡足

潛踪的來到門前 賊人剛把上兩插管撥開 用刀尖子再一撥下邊的 趙士雄把上邊的插管

第 又給嵌上 簡斷捷語 故意的戲耍賊人 連給嵌了三回 賊人嘆了一聲 知道屋裏有人戲

十 耍他了 這賊人胆子真不小 立時罵出口來 只聽他大聲說道 好小子竟敢戲耍太爺 趙

士雄道 胆大的賊人你不要命了 趙士雄這一答話 聲料賊人高聲喝喊 住店的客人聽真

集 三 這屋裏住的全是賊 你們可別出來多管閑事 掌櫃的替你們拿賊 槍刀沒眼 若是多管

閒事 倘有失閃傷了你們 可沒人管 趙士雄一聽 差點沒把肚子氣破 自己被賊人誣作

賊人 一時這真反不過個家 遂把三黃透甲錘掣在手中 招呼金大力等趕緊起來 金大力

等睡的正熟 被趙士雄提醒 一古腦坐起來問道 什麼事 趙士雄道 咱們落了黑店了 抄軍刃收拾這羣毛賊 孫起龍一聽住了黑店 遂招呼道 皂王爺這可是俺們出氣的時候

把他們放走一個是賊養的 這一關全醒了 趙士雄這時把門一開 先抄起一把大茶壺來 舉起來往外砍去 嘩啦啦落在地上 聲音非常大 趙士雄跟着縱身出來 把三黃透甲錐一順 站住身形 見賊人共有四人 全各持兵刃 左右兩個正是那兩個店夥 迎面兩個想是那爲首的賊人 一個身高六尺 黑巍巍一張臉面 濃眉大眼 全身夜行衣 捧着一對凹面金裝鋼 背後還揹着一只竹筒 那一個身形略矮 黃臉顴眉鼠目 大耳煽風 手中使一對矮把軋油錘 趙士雄厲聲喝道 你們這羣賊黨喫了熊心豹胆 想動你的趙老爺 你們是活膩了 毛賊你報上名來 那使鋼的一見趙士雄這種兵刃 非常扎眼 遂厲聲答道 你們不用冒充好人 莊主爺在這是開店做買賣 你們這羣人想結夥搶我這店 今晚休想逃出店去 趙士雄大怒 往前一進步 三黃透甲錐其快無比 奔賊人哽咽扎去 賊人接架相還 兩人戰在一處 書中暗表 這個黑店倒是那路賊人開的呢 原來這黑店跟浮山寨頗有淵源 這店中兩個爲首的賊人 一個叫噴雲虎方威 一個叫鎮山虎方佩 他們是親弟兄 跟大刀方威是同族 方威論起來是他二人的叔父 這兩人也是富家子弟 在方家屯頗有點田園地土 只因自幼喫喝嫖賭 無所不爲 又練了一身武功 遂橫行鄉里 把家業早早的抖完了 可就流爲匪人了 後來胆子越練越大 漸漸的做起案來 地面上知道方威方佩有不法的行爲 就在他們身上注了意 兩人一看本地不能呆了 遂離開濟南府 飄流各處 噴雲虎方威既流落了綠林 所認識的盡是些下五門的賊人 又有人傳授了他打瘋癩筒 這種暗器非常厲害 是一個二尺長的竹筒 內裏裝置的拉簧 配好的瘋癩藥裝在筒裏 用時把簧一拉 裏面的瘋癩藥就噴着了 能噴一丈長的黃烟 這股子黃烟比薰烟還快 只要一聞上立時頭目暈眩 就得躺下 可是不碍命 一個時辰過去 藥力一散 立時自己就能醒了

他仗着這瘟瘟膏橫行山東六府。這年山東一闌荒年，各處淨是遍地飢民，有錢的全逃了。再說山東還有八大區的賊人，是有那一處垛子窩佔據的地方。按綠林道的規矩，誰也不准在人家地界上做買賣。這一來這哥倆手裏很窘。這天走到萊州府地面，遇上兩個同道。一個叫金眼虎劉珍，一個叫銀面虎劉玉。兩人是叔伯弟兄，從前跟獨虎營羅四虎那裏當夥計，因為犯了規矩，被趕了出來。兩人就打悶棍套白狼，遇上什麼幹什麼。跟方威方佩全有個認識。這時一叙談，知道方氏弟兄很不得意。劉珍道：現在山東道上，要是別人不行，還有可說。你們哥倆有那麼好本家在頭裏幌着，怎麼還致於這個樣子嗎？方威道：你說的誰是我們好本家？劉玉道：浮山寨大刀方威。現在做了山東省水旱兩面的總寨主。綠林道提起方寨主，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你們哥倆到了浮山寨，就是少寨主，爲什麼不去呢？方威咳了一聲道：你們二位那裏知道。我們哥倆沒臉見人家去。他是我們叔叔一點不假。並且還沒出五服。真正的近支近派。只是當初人家沒入綠林道時，我們弟兄全看不起人家。這時人家行了，有什麼臉找人家去？劉珍道：你們二位這麼一想就錯了。你這位叔叔自從成名後，很講義氣。凡有同道的往山上拜望去的，沒有教人空手走的。真有點仗義。疎財血心交友。你們哥倆又是他的弟男子侄，他已竟成名的人，決不能記恨前嫌。據吾看，三還是投奔浮山寨。總比這麼在道上跑強的多。方威道：要不我們哥倆就去撞去。可是你們哥倆何不也到浮山寨入夥？我們若是得了勢，准叫你們哥倆也沾光。這四人遂一同投奔浮山寨。到了浮山寨一見方威，這哥倆一路招呼叔叔，方威冷笑一聲道：你們哥倆眼裏還有這個叔叔。當年叔叔不得志的時候，黑招呼你們聲叔叔。大約你們全不願意答應吧。方威道：叔叔你老千萬別這麼說。侄子若是那麼忤逆不孝，早叫雷劈了。你老也沒有多少弟

男子姪 我們哥倆投奔你這來 你怎麼也得恕我們弟兄以往之罪 方成一想 雖則他們不仁 我可不能不義 可是這兩個不成材的東西 看面上的神色頗不正 留他二人在浮山寨 就得叫他們穿宅入戶 我那不長進的女兒 也是日趨下流 並且尚有黨家窩的黨金花黨 銀花兩位姑娘 多有不便 眉頭一皺 計上心頭 遂由方威方佩二人說道 浮山寨的水旱各案 沒有你們插手的地方 離濟南四十里地名叫四十里堡 那裏由北京城奔濟南府咽喉要路 本山聲勢日大 難免被官家注意 或是不利本山的舉動 是你弟兄兩人可在那裏開一座店 算是浮山寨的耳目 有什麼風聲 趕緊到山上報告 你們的挑費完全由山上供給 不許你們害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與小本的買賣客商 並且走江湖的九流三教 金批彩掛這一類的求財不易 千萬不要取他們的財 若是遇上貪官奸商 不只是要他的錢財 就把他除了 也不爲之過 你們若不按着我的話好好幹 可愛曉得叔父我 掌浮山寨執法森嚴 犯了山寨的規矩 決取你兩人的性命 方威方佩連連答應 方成又給了兩人三百兩銀子 做爲開辦費 所帶來的劉珍劉玉二人 叫他跟着兩人回到四十里堡幫辦開店 這四人總算沒白投奔 遂一同來到四十里堡開了這座四合義店 這座店一開市 原本沒打算賺錢 店錢既賤 賣的斤餅斤餅又便宜 一般做買作賣的 全恬着住在他這裏 方威二人也爲是拿這羣貪小便宜的 給他的店揚名 遇上肥羊 揀可口的就下手 他們作一水就够店裏一兩個月開銷的 買賣甚是興隆 害完了客人把屍身送往櫃房地窖子裏一藏 一輩子也犯不了案 這店裏一律是單間 夜間燒炕箱子全是地道 通着櫃房裏 所以各房裏滿住着客人 他們也光一樣動手 人不見不覺把案作了 這麼幹了一年多 並未走露一點風聲 今天趙士雄等人一進這店 劉珍劉玉兩人在店中充店夥 他一看這夥住店的 說老客不是

老客 說官人不是官人 只是各人有行囊包裹 看情形沉甸甸的 遂把這羣客人讓到一間房內 其實並不是沒有別的房子 因為散開了不好動手 方威方佩在雙房裏 見進來這夥客人 好生各別另樣 痴傻呆全有 趕到沉了一會 就聽這夥客人罵起來 連浮山寨帶八大處 歸了包堆一路大罵 內中單有一個山東口音的 罵的分外挖苦 方威天生來性暴 後 依着他當時就要過來 把這羣客人他打一頓 方佩道 兄長怎麼這麼糊塗 咱們這是開店做買賣 他罵的是賊 難道咱告訴他們咱是賊人 不准人家罵街嗎 方威道 我焉能那麼渾 我過去是告訴他不准吵喊 說翻了先把這個此地口音的 打一頓出出氣 正巧劉珍進來 向二人說道 掌櫃的看見沒有 這倒是一水買賣 我已釘好了 滿帶着不少現款 七 作下來准有千八百兩的 不過這幾個小子 看着好像全是褂子行 怕有攔扎手 方佩道 大爺這正生氣啦 這羣小子們滿嘴不乾不淨的 太以可惡了 劉珍道 教他們先快樂快樂 嘴上想法子把他們打發就得啦 可是得仗着掌櫃的瘋癩高 淨憑胳膊根怕料理不了他 第 方威道 據我看別看個子長的大 准保是一羣飯桶 咱們還把這十個八個的放在心上 十 趕到定更以後 店裏客人全睡了 劉玉從地道下去 一托炕箱子 那知杜林跟孫起龍兩人身體太沉 往上頂起來 又給壓回去 兩人睡覺太死 就這們着兩人照舊睡的呼天震地 三 劉玉見地道出不去 遂翻回來到雙房裏跟方威方佩一說 二人一商量 索性給他硬撥門 集 若是說翻了 咱們就說他們是賊 把客人拿話拴住 就沒有管閑事的了 四人這才一同出來 劉珍上前一撥門 遂跟趙士雄答了話 趙士雄亮三黃透甲錐跟方威遞上手 這時金大力 孫起龍 杜林全闖出來 八個小金大力各人抄起鑲鐵棍 也趕出來助威 趙士雄一 把三黃透甲錐 已竟是成名的利器 方威雖然一對四面金裝鋼 也受過名人的指點 要比

後集五女七貞第十集

起趙士雄 就差遠啦 金四爺舉盤龍棍奔了方佩 杜林掄大鐵鍬 照定劉珍噏了聲拍噏噏
孫起龍一順月牙鏢大罵道 我要不記你們鬻草毛賊老子全部平了 咱就叫孫子 這四位
大英雄不亞如生龍活虎 這四個賊人那裏是對手 一照面的工夫 劉珍就被杜林的大鐵鍬
把朴刀磕飛 方威一看要糟 自己對付趙士雄一柄三黃透甲錐 只有招架之功 並無還手
之力 稍一失神 就被透甲錐扎中了右肩頭 幸虧躲得快 只把衣服穿了個洞 劃傷了一
點油皮 忙一縱身往外一竄 退出五尺外 右手的鋼往左腋下一夾 伸手拉瘋癩筒的拉簧
一回身嘖的一股子黃烟噴了過來 趙士雄說聲不好 這服子烟已竟撲到臉上 急忙一閉
氣 脚下用足了力縱上了東房 嘖的一口把煙氣滿噴出來 再看烟熏皂等全倒在地上 連
八個小金大力也全倒在地上 吐了白沫 趙士雄大驚 自己也不敢下去 那方威等也不敢
追他 就是那賊人們進了房內 把衆人的銀子全給搜出來 並且對住店的客人揚聲說道
住店的老客們千萬可別出來 現在拿了十一名江洋大盜 逃走了一名 大概還要找他們羽
黨來報仇 趙士雄氣的肚子要放砲 站在房上破口大罵 劉珍劉玉在房下罵 趙士雄恨不
把賊人調出來好救衆人 賊人恨不得把趙士雄罵下來 好用瘋癩筒把趙士雄也薰躺下 一
個叫調虎離山 一個叫喚虎入洞 兩下各懷歹意 可是誰也不上當 兩下正在騎虎難下之
際 猛然由後房坡上來一人 口中念道 算靈卦 算靈卦 閒來算卦防身寶 禍到臨頭後
悔遲 趙士雄一聽 來的正是那瞽目尋針趙元霸 要知趙元霸怎麼來的這般巧 且看

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回 趙元霸店房救四猛 粉蓮花城外搶賑糧

歌曰 嘆光陰 如電速 明朝消息應難卜 他人笑我似痴顛 我笑他人空碌碌 夫婦

緣 男女子 滿堂玉 人生何苦不知足 功名富貴等曇花 惟有修心行已祿 多少烏頭送白頭 多少老人爲少哭 滿贏金

這幾句醒迷歌 無非是說人不要特懷貪念 知足者長樂 能忍者自安 爭名奪利不過爲兒孫作馬牛 你自己若是坐定了一想 終日裏奔波到底爲誰 細想起來光陰似箭 轉眼白頭

若是一輩子只爲飯盤拚命 那才辜負了堂堂七尺之軀呢 可是你若不先解決這飯盤問題 就讓你有經天緯地之才 無法施展 這麼說 得怎樣才對呢 這就在各人的修養功夫上

分了 只要把利祿看澹一點 取不傷廉 見利思義 不要人慾把天理滅絕 則無往不宜了 閑言拋開 書接上回 且說趙士雄一看趙元霜來了 有他相幫 足可收服這夥賊人 忙

後 五 女 七 貞 招呼道 趙義士你趕緊帶着小弟 捉拿這夥賊人 趙來掄馬竿說道 轄子袖占一卦 算就了大英雄遭難 小毛賊今夜今時也是大數難逃 不用忙 瞎子一算就把毛賊們算住了 你

道 誓曰 尋針趙來趙元霜真是算出來的嗎 其實他也沒有那麼大能耐 原來自從趙士雄起身 走後 施欽差堂諭知照祝清寧嚴兵對陣 不要跟賊人開戰 天霸因爲賀大爺死後 心緒不

寧 終日悶悶不樂 差人去臥虎山秦家峪調賀仁傑 賀大爺的靈柩停在城隍廟 每日修經 超度 天霸也真得照着 好在浮山寨赤面飛雄賽關勝子成龍 緊閉首城連巡江的小船全

第十 三 沒出來一隻 這才是天意該當 這日公館裏接到祝都司的報告是 浮山寨於清晨亮隊 往外衝過兩次 全被官兵用弓箭射回去 因爲奉大人堂諭 不准交鋒 故此沒敢跟賊人交戰

大人聽了 雙眉緊皺 暗暗着急 大家也知道前敵上來了報告 天霸 孫玉堂 計全

趙來 趙壁 關太 孫祺 張祥 楊秀 全上來見大人 怕有什麼公事分派 一見大人的

情形很是不快 大人向衆人道 浮山寨賊人竟敢向官軍挑戰 祝都司遵本部堂的堂諭 並

未迎敵 只把要路給浮山寨封鎖 可是趙士雄還不見回來 本部堂心急如焚 怕的是他們在半路上再有什麼差錯 豈不誤事 本部堂不令跟賊人交戰 實在是委曲求全 是爲把兩個猛將調來 把浮山寨一鼓蕩平 免得多傷損官軍 若是日子太多了 公事上說不下去 再說本部堂的臉面何在 到那時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衆人俱都面面相覷 不敢答一句話 趙來趙元霸說道 大人不用着急 城內外的粥廠開辦後 已竟救了不少的災民 平糶局也很救濟了不少災民 大人的心已盡到了 浮山寨不能掃平了 那還得說是黎民的災星未退 非人力所能強求 大人的意思是盡人力聽天命 固然是大人心中裏視災民如赤子 可是也 不可太把事情全推在大人自己身上 那麼把大人急死 恐怕再找大人這樣的官 就不容易了 小民這個話說的粗野 大人多多原諒 大人道 趙義士太客氣了 本部堂作官以來 只求於良心無愧已足 倒不願落什麼好政聲 我有時想也不要太認真了 不過有一點敷衍的地方 就覺得良心上下去 眼前事情這麼棘手 教本部堂如何不急 趙元霸道 大人不必過慮 我那當家子素日辦事謹慎 決不至有什麼差錯 大人如不放心 小民迎他們去 那兒遇上那兒算數 只要見着他們 小民逼着他們晝夜並站的趕到濟南 大人看着怎樣 大人道 既然趙義士肯辛苦一躺 那好極了 趙元霸說走就走 當天就離了公館 順着大道往北走下來了 頭一天因爲離公館已是午後只走了四十里 就在四十里堡落了店 住的這個店正是四合義黑店 可是方威等人 向來不害江湖生意人 趙來一住這個店 就看出他們是黑店 可是夜間並沒見賊人搶奪客人 自己也不便多管閑事 第二日仍往前趕這一天又走了七十里 正巧一個大道邊上迎上趙士雄等 趙來也是好談諧 因爲他們沒有見自己 想着他們走過去 我在後邊戲耍他們一番 遂在暗中跟隨 跟着往回下走了二里

地 趙來就變了主意啦 因為烟熏皂杜林是胡喫一氣 弄的混身臭豆腐味 迎風一站 臭出多遠去 又多了一個山東 又混又怔 在兩人咀裏還是直罵 趙元霸一聽 我何必跟他們住在一道呢 不如暗中跟隨 趙元霸遂不再招呼他們 只是遠遠的跟着 他們住店 趙元霸却在旁處落店 第二日一早趕着走 一直趕到四十里堡 杜元霸一看 全住在四合義黑店 心說這可糟啦 自己遂沒敢再住這個店 找了一處僻靜的樹林子一歇 打算夜間去看看去 倘若平安無事 也不便驚動他們 明天濟南府城門口等他們 一同回公館 賊人若是拿他們當肥羊 我再幫着他們拿賊 那知打算的好 可是在樹林子一覺醒來 己過了三更 連說這可有點悞事 急忙趕到賊店 到了這裏已竟出了事啦 自己上了房一答話 趙士雄這才有了主心骨 因為這是一個大幫手 遂忙囑咐趙元霸留神賊人的毒藥暗器 趙來道 別看我瞎子少眼沒戶 我是打暗器 使熏香的祖宗 他們是晚生下輩 一邊罵着 掄葫蘆鞭跳下房去 方威一看 平空來了一個瞎子 並且把自己還罵成孫子 不由怒從心頭起 氣向胆邊生 把鐵錮一分 縱過來向着趙元霸撲頭蓋頂便砸 趙元霸一邊用鞭接着 一邊說道 趙瞎子算定了你們得遭劫 方威見趙元霸這條葫蘆鞭招數各別 閃展騰挪身形真快 方威一想 趕緊拿瘟瘡筒把他迷倒下就完啦 何必戀戰 想到這裏遂往外一縱 一拉簧瘟瘡烟噴出來 趙元霸早把鼻子咀用袖子堵住 別說是烟聞不着 連氣全不喘了 這一來瘟瘡烟打出來 一點用沒有了 趙元霸手底下還不閉着 一抖鞭把噴雲虎方威 反倒給摔了個跟頭 好在趙元霸只有右手使鞭 左手還得堵鼻子 方威一疊腰跳起來 說了聲快逃 他頭一個縱上房去 那三人也忙縱到房上 跟着方威逃走 趙士雄是帶弓之鳥 怕這瘟瘡筒的厲害 不敢向前 所以任憑賊人逃走了 趙元霸因為這十幾個全在這倒

後集五女七貞 第三十集 (61)

看 救自己人緊緊 亦沒追趕 這四個賊人從此逃走 因為沒臉去見大刀方成 故而沒回浮山寨 逕奔口北 到後來連連有獸窮麟再出世 後文書自然表白 暫且不提 且說趙士雄見賊人已走 遂下得房琴 先找了碗涼水 把金大力等全噴過來 烟熏皂站起來抄起大鐵鍬 還要找賊人拚命 趙士雄道 得啦兄弟 賊人已跑出八里地去 你那裏去找賊人 烟熏皂道 賊跑了咱們扒他的王八窩 趙士雄道 自然要搜查搜查 可是別胡鬧 這裏還住着一店客人啦 趙士雄攔住烟熏皂 遂往櫃房裏一搜查 見櫃房裏有窖子地道 內裏單有一間小屋 內裏有好幾具死屍 金大力一看 遂說道 便宜了這夥賊人 他們不定害過多少人了 這時杜林跟孫起龍兩人又喊起來 怒冲冲的跑進屋來 向趙士雄道 這可跟賊人沒完 他把我們的銀子全給搶去了 非找他去不可 趙士雄道 你先別鬧 賊人慌忙之間 決不能把銀子全帶走 咱們索性翻他 說罷在屋裏一搜尋 衆人的銀包全在炕邊放着 這是賊人把衆人薰倒 把銀包搜了出來 沒容緩轉 全扔在屋裏 打算再把趙士雄捉住 一塊兒活埋 趕到趙元霸一來救應 方成一逃 別人那還顧的了銀子 只顧逃命要緊 這時趙士雄一搜查 原舊的銀子一點不短 還搜出幾百兩銀子的賊贓來 趙士雄教小金大力們均分 又跟趙元霸一商量 要是報官就麻煩了 頭一樣賊人一個沒拿着 再說工夫耽誤不起 不如給他放火一燒到省事 趙士雄道 這時店裏住的客人說不定還拿咱當賊啦 趙元霸道 現有真憑實據在這擺着 還怕他們不信嗎 商量好了 這才一同來到院中向各屋住客招呼道 住店的老客們趕緊起來 這問合義是一座黑店 吾們是施欽差手下的差官 道這黑店賊人已竟趕走 這座店滿有地道 不能再住 免得將來再成了黑店害人 住店的客人在先前被賊人說的 疑惑趙士雄等是江洋大盜了 這時還是真不敢

出來 就有那敢說話的說道 好漢爺們高高手吧 我們全是作小買賣的 我們不敢出去

鐵頭太歲孫起龍道 這鄉們 你們真把我們罵苦了 說定了我們是賊了 好 你們要不出來 咱們放火燒個東西 孫起龍是真急了 把牆角堆的柴禾 往各門口一放 趙士雄攔着道 孫老弟先別胡鬧 又向客人們招呼道 你們若是誠心搗蛋 那可要找死 我們是好人

不是好人你們也不憑信 可是你們不出來就飽躲的過死去嗎 真跟你們說好話全不聽

要是放火一燒 看你們活的了活不了 趕快開門出來 你們看看櫃房裏的真贓實犯的憑據

就明白啦 客人們有胆子大的 一琢磨真要是賊人 淨在屋裏躲回子也搪不過去 這才開

門出來了兩個 趙士雄一叫他們看完了被害的死屍 這才信服了 店裏客人滿來給趙士雄

等磕頭道 要不是衆位老爺們把賊人赶走 我們全得受害 趙士雄道 你們趕緊收拾自己

東西走吧 客人們一個個千恩萬謝的離了這四合義店房 趙士雄教衆人把自己的衣物抗起

來 到外面等着 趙士雄把店門關好 三面的房子一塊點着 立時饒氣騰空 火苗子立時

撲上去 趙士雄見火勢已成 准知也救不了啦 當時躍牆而出 一同離了四十里堡 這時

天光已亮 順着大路够奔濟南 到了午時 已進了濟南城來到大車草料廠門前 見孫祺正

跟趙壁在那兒說話 孫祺見趙士雄回來 過來道了聲辛苦 遂向烟熏皂道 皂王爺咱們可

好久沒見了 你倒肥了 杜林道 老縣計我受了罪啦 你看走起道來多笨哪 趙壁過來道

集 你們先別叙家譜 大人盼你們盼紅了眼 趕緊去見大人吧 衆人這才一同進了公館 來

到差官房內 天霸等全在這坐着啦 一見趙士雄等回來 全站起來迎接 天霸頭一個向趙

士雄 趙元霸等道了辛苦 金大力烟熏皂 全向天霸問好 天霸也一一答禮 杜林向天霸

道 黃大人你可想死我了 我自從入了王府 老爺子待我倒是真好 只是不許我出去 怕

我惹禍 還有何老頭子也管着我 我想去看看你老去全去不了 天霸道 這就好了 我們這又長在一塊了 只要好好給大人効力 這回准能作官了 天霸見還有一個身量高大像貌魁梧的一塊進來 忙問道這是何人 趙士雄道 這是王爺薦來的 到大人這効力的 姓孫官印是起龍 就是雷山東登州府的 天霸一聽是王爺薦來的 遂客氣一番 孫起龍忙答道 這位就是黃大人 俺說黃大人你老多照管吧 俺是任什麼不懂 計全向天霸道 老兄弟 這真是大人的洪福 他們三位可稱三猛 全是厚福無量 浮山寨蕩平 就在指顧之間 趙女士雄道 這有部裏的公文 跟侯爺的家信 還有神力王的薦信 那位上去給回一聲 天霸七道 我去給回一聲去 天霸把公事跟信帶拿上去 跟大人回明 趙士雄已回來 這有老侯爺跟王爺的信 請大人過目 隨手就放在大人面前 大人先不看信 隨問天霸道 趙元霸趙義士又徒勞往返了 天霸道 趙義士也一同回來了 大人道 這倒很好 隨手把信跟公第事全拿起來 看了一遍 向天霸道 神力王薦來一個姓孫的一同來了 天霸道 現在前面大人道 把他請進來 天霸知道大人這是一份客禮的意思 忙下來到差官房內向孫起龍道 大爺有請孫爺 金大力道 你看大人是多大面子 孫起龍道 我說俺是見了大人還有點說不出口來 上去就許被大人趕出來哩 天霸道回頭再閑談 先上去見大人去 孫起龍集 隨着天霸上來 孫起龍向上給大人叩頭道 給老大人叩頭 大人因為他還沒當差是客情的事 遂微微欠了欠身道 孫壯士請起 孫起龍站了起來 大人見孫起龍站在那兒一團正氣 倒很莊嚴 心中暗暗歡喜 說道 孫壯士請坐 孫起龍道 老王爺教小人當差來啦 俺是伺候老大人的 那有坐的坐位 大人微笑一笑道 本部堂必要提拔你 孫起龍又謝過了大人 大人道 你一路勞乏 下去歇息歇息吧 天霸與孫起龍一同下來 跟着大人教施

(64) 安把趙士雄、趙元霸、金大力、杜克雄全請進來。趙士雄向大人請安。趙元霸也見過大人。大人問了問趙士雄、趙元霸情形。如何與趙元霸遇見。趙士雄約略說了一遍。大人點頭道：「這倒教二位趙義士辛苦了。老侯爺還贊趙義士救護有功。本部堂只有心照而已。」杜林過來

給大人叩頭道：「老大人我真想你。自從進了王府那一天，也沒忘了你。」大人道：「杜林不要

後說了。這次好好出力。本部堂必要保舉你。」杜林道：「我知道叫我來是打浮山寨去。大鐵鎚

集磨快了。把賊人全拍成嘎嘎活埋了。」大人道：「別胡說了。」杜林退在一旁。金大力過來參見

五大人道：「旗人金恒，給跨蘭搭請安。」（跨蘭搭滿語謂大人。）大人說：「金恒本部堂以前很對

女不過你。」金大力道：「旗人回旗督差已是跨蘭搭的恩典。旗人得把奶奶送了終，已竟感恩不

七盡了。」大人道：「山泉六府災情奇重。本部堂調你們前來，爲是把浮山寨滅了。好救六府災

貞民。全仗你們多給公家出力呢。」金恒說道：「旗人決不敢辜負跨蘭搭這份恩待。」大人點頭道：

「你能體本部堂的心，好極了。明天一早隨天霸等前去攻打浮山寨。」金大力道：「旗人還有

第一點事求跨蘭搭恩典。」大人道：「有什麼事自管講。」金大力道：「自從隨你回京，先前那二百

十名小金大力全散了。內中單有八個人跟旗人是過命的交情。始終是跟隨旗人。這次又跟到

濟南，求跨蘭搭賞他們盤飯喫。」大人道：「這是小事一段。當初本部堂一時疎忽，回京後又

三未得實任的差事，真叫有心無力。這次他們既然跟你來了，本部堂自有安置。把他們叫進

集來，施安出去一會兒，把八個山東帶進來。大人一看心裏很喜歡。見這八個山東長的是一

般高，個個雄壯異常。」大人道：「你們八個人也不用再到軍前効力。就在本部堂的公館當護

衛。這八個山東齊聲道謝。大人見天霸也上來，站在一旁。邊吩咐道：「你把他們的名字給

補上吧。」天霸答了聲是。回頭向金大力道：「他們全叫什麼名字？」金大力道：「他們沒有名字。」

天霸道：那麼金四爺要是招呼他們呢？金大力道：我給他們湊着號往下排。天霸道：這回給他們得改改稱呼。金恒道：這可得求你現給起名字。天霸道：那好辦，回頭再說吧。

大人又囑咐天霸：給這八個人每人發一套服裝，一口腰刀。天霸等這才一同退下來。大人

又賞了兩桌酒席。這一晚衆人開懷暢飲。天霸一陣陣聞着臭豆腐味，心裏納悶：這裡怎麼

會有這種氣味？越聞越對。遂問道：這屋裏怎麼有臭豆腐味？這是誰喫的？趙士雄嘆喲的

笑了。向天霸道：你問問皇王爺。他許知道。杜林雖難眼一睜一閉。向天霸道：我記性太

不好，你要是不提，我還忘啦。侯府老管家給你帶了一蒲包羊肉，一簍臭豆腐。走在道上

沒有菜，全喫啦。差點沒咽了氣。天霸道：你倒是說明白了怎麼回事。因為什麼還跟着咽

氣。趙士雄道：你別問他了。用息太太啦。差點沒得緊食塞。天霸笑道：你愛喫就帶回來

也一樣教你喫呀。杜林道：帶的太少，要是多了還會不剩下嗎？你千萬別忘寫信謝謝各位

老爺子。天霸笑道：你喫完了倒教我謝人家。大家笑了一陣。趙士雄又說了會子侯府捉刺

第十客。侯爺恩放插翅飛雄楊春師徒三人。衆人全贊嘆施侯爺量大客人。趙士雄又向孫

祺道：孫大哥這位夫人，真令人敬服，胆量過人，武功出衆，不愧是女中豪傑。侯府送回關

刺客，是從宅子後進去的，要不是這位孫太太，還許出了意外呢。侯爺也是一分獎勵。大

漢孫祺聽了，心裏特別痛快，只是自己咀笨，又提的是自己女人，更答不上什麼來了。趙

璧笑向孫祺道：孫大哥喝甜水別忘了挖井的。你還不謝某人嗎？孫祺道：己竟請過你了

你還要喫一輩子。我那時要是教人家料了，你准管轄的遠遠的。推個乾乾淨淨。趙璧道

你先別着急，我真要喫你嗎？這不過是笑談，論起來咱們比誰交情全深。孫大個我

跟你說正格的，你趕緊跟大人請假回京。孫祺臉一紅道：老趙咱別玩笑。大丈夫

創業 沒有總惦着家的 誰像你們那個村子 趙璧笑道 你先別着急 老趙是

好心好意給你出主意 你等我說完了 你再罵我 孫祺道 你是向來不說人話 你說我爲

什麼請假 趙璧板着脸正顏厲色道 大人待咱們有恩 咱們也得好好報答報答人家 像這

回關刺客多險 咱們大人是棋勝不顧家 侯府連這回是兩回啦 誰能保定了不關三次 我

後 孫大嫂子不論有多大能爲 總是個女流 男女授受不親 比仿的話 倘若刺客去了

集 我孫大嫂子還會見死不救嗎 只顧救侯爺 教我孫大嫂子多難爲情呀 孫祺一揚手

五 吧的就給了趙璧一個咀巴子 大家樂的全噴了飯 天霸道 趙大哥你喫飽了 到外面

女 涼快涼快 賀大爺靈柩未安窀穸 這麼鬧教外人笑話 趙璧見天霸動怒 他還是真怕

七 笑着溜了出去 飯罷又議論會子攻山破寨的事 大家遂早早安歇 次日早早起來 向大

真人請示了一番 仍然是關太 計全 張祥 楊秀 孫祺守公館 保護大人 連趙來也跟了

去 天霸 孫玉堂 趙璧 趙士雄 金大力 杜林 孫起龍 八個人一同起身 剛出城不

第 遠 就見長臂童子黑士傑如飛而至 迎着衆人喊道 衆位來的正好 浮山寨從一早竹城內

十 的船隻半回的調動 看情形是要亮隊挑戰 祝老爺打發我到公館裏去報告大人 請示是否

接戰 天霸向趙士雄等道 咱們趕緊走吧 來到濟河渡口 那停着一隻水師營的巡江船

三 天霸向黑士傑道 這條船是你坐來的嗎 黑士傑道 是 我還忘了告訴你啦 水師提督也

集 不知怎麼回事 從昨天晚半天 又給撥來十二條戰船 四隻巡船 並且比上回來的整齊得

多 連糧台全够喫一個月的 這回掛了到勁啦 天霸向孫玉堂說道 提督也知道他的公事

交待不下去 這是故意的買好 我們作事向來不作下井投石的事 得便向大人面前替他美

言幾句 孫玉堂道 這事還得竭力替他說些好話 要不然大人這是真放他不過 完了事一

定要上摺子參他。衆人一邊說着，一同上了巡船。水手們立時間船，八隻輕槳走起來，似箭離弦。半個時辰已到了官軍水師營陣地。巡江小船早已報告進去。祝清寧、于成龍、黑頭太歲褚彪，全從艙裏出來迎接。天霸這隻船靠近了大船。水手搭了跳板，天霸讓趙元霸、後跟趙士雄先上去，然後自己才跟着衆人一同上了大船。天霸向于成龍、褚彪道謝。于成龍道：「黃大人太客氣了，這全是大人的威德。老朽們何能之有？」天霸又向祝清寧客氣了一番。

五 這次所來的人，除了孫玉堂、趙璧是熟人，趙士雄等跟于成龍全是初次見面。天霸全給引女見了。于成龍道：「二位趙義士行俠仗義，名震江湖。葫蘆鞭綠林道聞名喪胆，三黃透甲、鍾真、蕪業驚人，老朽聞名已久，想不到今日在此得會高人，實于某之幸。」趙元霸道：「老前輩威鎮山東，急公好義，我們那比得上老前輩，還要在你跟前多多討教。」趙士雄也客氣了兩句，又給孫起龍向衆人引見了。是有沒見過面的，彼此全見過禮，一同進了大船。衆人落坐。

第十 天霸向祝清寧道：「咱們這又添了這一隊水師，戰船是够用的了。」祝清寧道：「水師提督也覺着喫不住勁，所以又撥了大小十六隻船來，並且還帶了話來。若是浮山寨再攻打不下，提督要自己前來。」天霸道：「不過就那麼一說，要是真用他來，咱們真成了飯桶啦。」正說話，問遠處聽得浮山寨竹城內戰鼓齊鳴，不一會竹城開放，從裏面衝出無數船隻，離開了竹城。集一字排開，只沒看見中軍大船出隊。天霸道：「咱們也亮隊吧。」祝清寧道：「黃大人你一來，可作軍中之主，這可以跟他決一勝負。」祝清寧正要傳令調動水師營，及冷泉塢的漁船，原舊些商船，早被于成龍打發走了。猛又聽得浮山寨的水軍，嗆啣々一棒鑼響，那撞出來，的戰船滿回去了。候時水面上平平靜靜的，祝清寧與天霸等，全深爲詫異。于成龍說道：「這些戰船們倒不能進兵了。」天霸道：「老英雄怎麼講？」于成龍道：「賊船亮隊衝到這邊時，是

攔江一字排開 他定是在水中下了滾龍檔 攔江鎖 鮎魚刀輪子等 我們船隻只要一攻竹城 准得把船撞沉了 不信咱們過去看看水中准有埋伏 趙士雄道 我願去探探 于成龍道 趙義士若是去 最好揀那橫水的地方注意 鮎魚刀非借着橫水力量不可 趙士雄這時又想起自己沒有水衣水靠 如何下水 自己既告了奮勇 再不去多難有 這時于成龍說道 趙義士大約沒有水衣水靠吧 趙士雄道 我忘了帶來 于成龍道 我這裏有富餘 隨教人取了一身水衣水靠 趙士雄到後艙裏換好 就勢從船後下水 直奔竹城 趙士雄的外號五 叫翻江犬 水性那還會含糊的了 看着水來到竹城切近 果然橫水而上一層是滾龍檔 下而是鮎魚刀輪子 分水竹砲 趙士雄看清楚了 急忙回到大船前 一長身出了水面 手摩七 船舷上了船頭 于成龍等見趙士雄回來 忙問道 趙義士看了可於埋伏 趙士雄一挑大拇指道 于老英雄真是料事如神 竹城前果有埋伏 只是他縱然有埋伏 咱們也得設法進兵 于成龍道 我雖則看出他有埋伏 我不過是一個平民百姓 這種事實在外行 趙義士有什麼主意 還是想想 大家商量 反正不能看着他自生自滅 趙士雄搖頭道 我們行帳作第十 道 只懂的濟困扶危 對於賊人這種安身 實是外行 褚彪在一旁見大家無計可施 遂說三 道 咱們大家計議 褚彪道 趙義士這竹城前所設的埋伏 是否船一過就能沉了 他反正得在水裏裝着 不能貼近水面 趙士雄道 滾龍檔竹砲 全在三尺多深 五尺以內 連刀輪子全是借着水的力量 水淺了一點用也沒有 反正大船過不去 褚彪道 那麼小船能過的去過不去呢 趙士雄道 喫三尺水的就能過的去 就是小船過的去 也無濟於事 因為人家既這麼裝下埋伏 沒個想不到能過小船 闖過一兩隻去 人家連理也不理 過來多了

竹城內有巡風小船看見了 人家的船就趕回來 褚彪道 只要能走小船就行了 我想趁夜間用小船裝上大石頭子 每船上用四門精通水性的 等船一到了有埋伏的地方 用石頭硬往水裏砸 什麼叫滾龍擋 那又叫鮎魚刀 准保全拿石頭給他砸廢了 刀輪子不論如何快 也架不住石頭塊子往裏攪 有多大力量也給他毀了 趙璧道 褚大叔你老說的是得集夜間去吧 褚彪道 那自然是夜間去 把他的埋伏毀了 水師營大隊攻山 雖不能一鼓蕩五平 也可攪他個地覆天翻 趙璧道 你老這主意倒是不錯 不過分水竹砲要是撞響 賊的女水軍一亮隊 又該怎麼樣 褚瑜這一下子倒被趙璧問在了 怔了一怔說道 那可不敢保定七水炮不響 我有言在先 這主意不行 誰有法子誰想 天霸道 只好聽天由命 這麼撞一真下子 正在說着 猛然聽噹噹的炮聲四起 往對面一看 水面上翻起好幾尺的波濤 嘩嘩的波浪滔滔 原來水炮滿響了 衆人俱是大驚 全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跟着浮山寨竹城第開了 衝出無數船隻 他們疑惑是官軍這邊往那邊攻打 把水炮撞響了 那知一亮隊 見官軍的水師依然是在原舊的陣地上 遂趕緊撤進竹城 不敢出戰 書中代言 浮山寨自從跟官兵見了陣後 回山救滅了火 也沒查出是什麼人放的 大刀方成方小嘴 恐怕內裏有奸細 遂傳令水旱各寨的寨主 嚴查各寨 不可疎忽 于六于七向方成說道 還得趕緊製造防竹城的器具 以防官軍攻山 方成道 二位賢弟多勞神吧 于六于七弟兄兩個在山口挑選會手藝的 一共是二百人 鐵匠木匠全有 晝夜趕造滾龍擋 鮎魚刀輪子 分水竹砲 內中惟有這種分水竹砲最厲害 造這種東西 用兩圍粗的竹筒子 太粗了不行 因爲太粗了就薄啦 太細了竹筒腔小 裝不開多少藥 長約五尺長 後邊有竹節擋着 再用油灰捻好 只留一個小孔 按藥信子 砸上火藥 炮的前邊用油紬子包紮上 抹上血料 絲毫

的水也滲不進去 後面炮門按的藥信子 用油紬子捻成繩 外面也是用油塗了 放在水裏也濕不了 這種藥線極長 可是着的極快 藥信子裏面用硫磺火藥做成的火球 也用油細子油布包着 離開竹炮五尺遠 有一把攔江繩 藥信子就在攔江繩上搭着 只要船往上一撞 立時就着 足可把船擊沉了 所以甚麼事都是天意 要不這些日並不出兵 雖亮過兩次隊 也不是有心想跟官兵正式開仗 這日正把竹炮等全裝齊了 大刀方成的意思 是浮山寨是主 官軍是客 以逸待勞 師老必敗 養足了銳氣 一戰把官兵殺個全軍覆沒 那時才可耀武揚威 方成是深明兵法 羣賊那懂的這些個呢 並且方成今日只裝防守的戰具 並不預備對敵 豈知已竟暗中佈下毒謀詭計 天霸等那裏知道 原來守後山紅土坡的粉蓮花韓致芳 自從那次天霸等夜探紅土坡 雖則自己守住了 沒容天霸等闖進來 自己也覺臉上無光 拿錢結歡嘍卒們 不教聲張夜間的事 就算把事壓下 韓致芳自己總想立點功勞 好在人前顯耀 遂把遠探撤出去 不論有大小事 全要回山報告 他這探子是四路全有 這日有遠探回報告 說是蕪湖又有一撥糧船到了號 這回的米 還是真不少 足有好幾十萬石 打探得是姑蘇省喜巡撫自己捐廉 並且把姑蘇省的二十家大財主全請來 每人捐了一萬銀子 連自己的二萬銀子 一共是二十二萬 因蕪湖乃產米之區 若是打算買三十萬石米 那是極容易的事 幾天的功夫 就把這撥米買齊了 派屬下的一位都司 兩名守備 兩名把總 押解糧船駛奔濟南 喜大人這是一份善念 再說自己也有個人的心願 因為兒子德子航已做了山東巡撫 總算是家門之福 祖宗之德 故此要作點陰功事 也用一報告 韓致芳一想 自入浮山寨寸功未立 既然得了這種消息 何不與方寨主 也顯

得自己不是來混飯喫 拿定主意逕奔大寨 正赶上大刀方成在聚議廳議事 粉蓮進了驚
聚議廳向方成施禮 方成欠身相讓 韓致芳又向左右的水旱各寨的寨主 及所來的賓朋抱
拳拱手 衆寨主還禮相讓 大刀方成讓韓致芳落坐 遂問道 韓寨主此來可有什麼事麼
韓致芳道 貧道現在得了一點信息 特來報告 現有姑蘇省運來二次賑糧 已入山前境
特來報告方寨主 這次賑糧若是容他入了濟南 使施不全稱心如願 我們所搶糧米 他偏
不等着用了 只把浮山寨封鎖 那麼浮山寨裏的財產 決不够全山的需用 那一來我們要
受了他的制了 不過現在是兩邊對着敵 有官軍水師營對着 恐怕無法下手 方成聞聽
略一沉吟 向韓致芳道 縱有官軍對敵 我們這次若不把他賑糧搶來 枉稱養呂望 我打
算煩韓寨主辛苦一躍 挑選本山精壯嘍兵三千名 去劫賑糧 不知韓寨主可肯幫忙否 韓
致芳一聽就膩啦 心說我這可教自找其禍 他把這事扣在我身上 我若是應了 恐怕非栽
在山東不可 我若是怕死貪生說個不字 有什麼臉再在浮山寨立足 就是從此離開浮山寨
也算是灰頭土臉 因此韓致芳答話稍一遲頓 方成接着說道 韓寨主不必爲難 方某若
沒有把握 決不敢把朋友往火坑裏推 因爲這次搶糧 決不費吹灰之力 不止於把糧搶
就是 施不全的人頭如探囊取物 韓致芳忙答道 方寨主不要疑貧道怕死貪生 貧
道入浮山寨蒙方寨主待如上賓 我豈能畏刀避劍 怕死貪生 刀山油鍋決不能皺一皺
眉頭 方成道 韓寨主這是捧方某 咱們是榮辱與共 我跟他這糧船到了濟河 必得卸船
堆壩 再運進濟南城 後山紅土坡正可暗暗帶隊出山 把本山的騾馱子驢馱子滿調齊了
一個騾子上四條空口袋 一頭驢兩條空口袋 調本山三千名精壯嘍兵 再請十幾位幫忙
濟南府的官兵及施不全下手的狗黨 全在本山前水師營 縱有守護城池的 也不過是一羣

無能之輩 那還把他們放在眼內 所以我說不止於拾糧容易 就是殺施不全又有何

難 韓致芳心說 你看得太於容易了 我們蓮花門只剩了我一人 綠林道多少驚天動地

的英雄 全沒把施不全怎樣 你却看得這般容易 只是心裏雖這麼想 咀裏可是一個勁的

誇讚方成 果有呂望之才 這時連環套寶飛虎馬子蘭弟兄二人站起道 我兩人來到這裏

可功未立 願隨韓寨主前去拾糧 順便把施不全的人頭取來 爲綠林道的屈死冤魂雪恨

這時跟着有雙龍島水龍窩的鬪海獅子丁滾 鎮江赤元日方濤與味珍 焦道齡 溫道彭 聶

龍 聶虎 苗旺 苗清 焦亮 全站起來道 我等全願跟韓寨主一同前去 方成道 衆位

五 龍 聶虎 苗旺 苗清 焦亮 全站起來道 我等全願跟韓寨主一同前去 方成道 衆位

女 全這樣的奮勇當先 方某深感盛情 隨問韓致芳道 這撥糧幾時可到 韓致芳道 大約明

七 天午時就到濟河口了 方成道 今天把人馬點齊 明日一早用紅土坡 不用甚早了 須

貞 裏黃昏後 方可下手 韓致芳答應 跟着挑選嘍兵 預備裝糧的騾子口袋 預到夜晚全備

齊了 韓致芳仍回紅土坡 第二日黎明帶領着自己手下親信的四目 挖眼蜘蛛鄧天黎等也

第 全跟隨 來到大寨 方成已調集了衆寨主在聚義廳等候 見韓致芳一到 立時請昨日願意

十 跟隨去的一同起身 寶飛虎 馬子蘭 丁滾 方濤 味珍 焦道齡 溫道彭 聶龍 聶虎

三 苗旺 苗清 焦亮等 這一千人全站起來 方成道 祝諸位此去旗開得勝 馬到成功

集 韓致芳這時向上說道 貧道有一件事還未向大寨主說明 遂把上次天霸夜探紅土坡的事

向方成說了 自己是萬分抱歉 這次去拾糧 後寨是否應派別人照應 方成道 韓寨主不

用耽心 紅土坡是天然的險地 只要有頭目把守着 決不致有意外之事 韓致芳聽方成這

麼說 也不便再說小心眼的話 遂辭別方成 帶領三千精壯嘍兵 押着騾馱驢馱馬了後山

紅土坡 這條山道極其僻靜 上文書已克表過 走到了日過午時 已到了盤龍山金鳳島

後集第五女七貞 第三集

緣味道向來借道須要拜山 韓致芳向衆人說道 前面是盤龍山金鳳島 咱們得遞帖拜山 衆人答道 這是一定得按着規矩拜山 韓致芳見已到了山前 山上的兵卒已竟看見了

噲啣々一棒鑼聲 已亮了隊 韓致芳教頭目過去一答話 按着規矩盤龍山的頭目 得報上

大寨 正巧褚萬里查山 見是浮山寨的賊人拜山借道 自己趕下山來 向韓致芳一答話

韓致芳道 褚寨主請了 貧道奉浮山寨方寨主之命 前去濟南城外劫糧 路過寶山 請褚

寨主借路 我們得了彩來 必要送寶山一百石糧米 略表寸心 褚萬里道 韓寨主太客氣

了 請到敝山略進杯酒 稍盡地主之誼 韓致芳道 貧道這就領情了 跟着就要告辭 褚

萬里見他帶的隊伍太多了 便不客氣 遂送了幾步 韓致芳帶着隊伍走了 褚萬里急忙回

到山上 趕忙跑到後寨 見了褚蘭香說道 妹妹事情可糟了 蘭香道 什麼事這樣慌慌張張

張 褚萬里道 浮山寨下山作買賣 方才已竟拜了山 這次他們足有三千多人 濟南府又

到了賑糧 他們又去劫糧 我們已然知道了 那能袖手旁觀 褚蘭香道 這件事好辦 他

十能搶人家的賑糧 咱來個擊現成的 趕緊預備排山哽弩 等他們回來 咱索性殺他個片甲

不回 褚萬里趕緊調集本山的精銳 預備劫韓致芳等人不提 且說韓致芳帶着羣賊 趕到

一出了紅土坡 天已到日沒 果然蕪湖的米當真到了 這糧船一到了濟河口 早已派了一

名守備進城遞了公事 施大人一接到了這份公事 心中大喜 因為這裏的賑糧已竟快發放

完了 眼着着災民又得受饑饉之苦 姑蘇省巡撫喜大人 可謂關心民瘼 隨把知府請來

派知府監收 知府急忙調集了大班與朱亮 帶着八班人役 雇了民夫人等 前去接糧 這

一來可稱爲一舉兩得 因爲以工代賑 教民夫們卸糧就夠是滿管飯 還發三百錢的工錢

這一來歡聲雷動 因爲災民全是盼望賑糧早到 全有了喫的 別說還有三百錢的工錢 就

是不給錢 也願意去 一會的工夫 就聚集了六七百名民夫 滿出了濟南府 府衙裏的班頭們 滿是歡歡喜喜的 米亮道 你們先別喜歡 這個差事不是什麼好事 你們覺着還得犒賞 再得十石八石的糧 其實未必准 這麼趁心如意 浮山裏現插了大旗 官兵正在對敵 遍地是賊 倘若有一點差錯 我們喫不了兜着走 就盼着別出一點事 早早的後把糧米交到倉庫 咱們把公事交待了就算好 米亮等隨知府來到城外 知府把糧米點收 集從黎明直到了天夕 才算把糧米收完 趕到一報數目 短了一百多石 運糧官這一下子可五 餽了 因為交不了足數 可是所差有限 這一差多了 不用說人家自己就交待不下去 知女 府陳大人 見解糧官臉上變色 遂笑說道 你們幾位不用害怕 短少的數目一點也差不了 七 幾位是累糊塗了 雇的民夫看護糧的班頭差役 不下千餘人 雨次的飯全是就地用的 這 種糧米 那會按原數交的上呢 本府按十足收清 報上去就是了 解糧官齊向陳知府謝道 貞 隨着問道 那麼卑職等還是見欽差不見呢 陳大人道 幾位可得到公館去一躉 因為這 是義糧 欽差大人必有一份題贈答謝的回文 這幾位解糧官隨同知府進城 糧米堆壩 就 令大班頭米亮帶着府縣的班頭差役 一共是二百人護糧 因為天一晚了 決不能往城裏解 運 所以得着守一夜 米亮心裏嘆眼 解糧官交到便沒有人家的責任 隨着知府陳大人 三 一見施大人 大人自有一番獎勵 親自題了一塊匾 是痲瘋在抱 作為贈給喜大人的 解 糧官領了回文 跟題贈的匾額 因是有限期的 不敢耽誤 原船回轉江南去了 這裏大班 頭米亮 分派各班頭帶領差役看守糧米 趕到了天一黑 猛然聽得山下裏胡哨連響 跟着 如同千軍萬馬 殺聲震動天地 撲奔河壩而來 正是萬致芳率領羣賊衝紅土坡 候到日 沒時候 才撲奔濟河口 他們從上流划船渡過河 趕到了這裏 也就是天剛黑 韓志芳

傳令搶糧 立時連響呼哨 嘍兵們拿起火把 這三千人全是浮山寨的精銳 齊聲吶喊 真似地裂天崩 這時寶飛虎馬子蘭同粉蓮花韓志芳道 韓寨主 你看這裏守糧的並沒

有多少人 我們就是把糧劫了 也於施不全沒有多大妨碍 趁這時進兵 殺施不

全易如反掌 粉蓮花道 二位不要看得這麼容易 施不全足智多謀 若是放着現

成的糧不取 倘若攻城有一點差兒 豈不勞而無功 寶飛虎馬子蘭一聽粉蓮花這話

分明胆小怕事 遂說道 咱是英雄不下馬 各自立功勞 你搶你的糧 我弟兄去取施不

全的首級 韓志芳道 二位請 兩人一下腰撲奔濟南城 且說宋亮見賊人總有千軍萬馬

自己這裏統其不過二百人 若是一擋 勢必全死在賊人手中 猛然又見黑影裏竄過兩個人

貞去 宋亮說聲不好 忙招呼手下弟兄們 賑糧哨守不了啦 趕緊閉城要緊 宋亮知道事情

重大 遂甚麼也不顧 拚命的往回下跑 一進城門忙叫閉城 立時把城門閉了 跟着城守

第營騎了快馬 把東西門也閉了 宋亮飛奔大軍草料廠 剛要往裏闖 那知門口新添了四名

守衛 身高力大 操着本地口音 喝了聲幹甚麼的 別往裡闖 這四個守衛正是金大力帶

十來那八個山東 他們分兩班站崗 因為新來乍到 不認識宋亮 像瘋了似的往裏闖 這小

三金大力們早諗下大話 管保連條狗也進不來 這是過來一個怪頭鬼 一把將宋亮抓住 往

集外一掄 把宋亮掄出好幾步去 幸虧宋亮也是個練家子 往後退了幾步 一挺腰站住 要

是別人 准得摔個半死 宋亮道 好傢伙 你們真下狠手 別就慢工夫 城外河壩口賑糧

被搶 有賊人闖進城來 趕緊報告欽差大人 四個山東道 你說甚麼也是白費 想往裏跑

(75) 先打你 宋亮急的跺腳道 老們不教我進去 也得趕緊到差官那裏給回復一聲 這四個

守衛有一個明白一點兒的問道 你倒是幹麼的 宋亮道 我是府衙大班頭宋亮 可着濟南

府誰不認識我 二人正在這裏搗亂 可巧關太出來 今夜是大漢孫祺跟張祥的前夜 關太跟楊秀的後夜 前夜兩人一裏一外 孫祺在上房堂屋跟施安保護大人 張祥是在院內巡查 前後夜倒班 關太因爲自己是後夜 天還早呢 想到街上買點零用東西 環未到門口 就聽得前邊吵鬧 心說這四個怪小子 不知又該誰搗亂呢 忙趕過來一看 是大班頭朱亮 忙問朱頭有甚麼事 朱亮道 關爺你在公館好極啦 趕緊保護大人要緊 關大忙問是怎麼回事 朱亮道 河壩上的糧都被賊搶了 下差見兩條黑影奔了城內 我已說把城門全五閉了 關太一聽也是大驚失色 忙說了聲 你跟我來 這時四個守衛 也不敢再攔朱亮了 女 關太帶着朱亮直奔後面 剛來到大人臥室的院內 見院內已有兩個賊人 這正是那竇飛虎馬子蘭 二人跟粉蓮花分手 奔了城內 因爲從口北來時 勢必先到濟南府 在城內遊玩了兩天 才到浮山窰赴羣雄會 欽差在大軍草料廠是人所共知 兩人也在公館前走過兩次 所以這時來毫不費事 竇飛虎跟馬子蘭一商量 不便從前邊進去 恐怕有人阻擋 遂繞到後邊進去 馬子蘭頭一個竄上了後牆 看了看後邊是一片矮小的房子 躍過這一帶房子 前邊是一所寬大的三合院落 上房跟廂房全有燈光 馬子蘭道 施不全定在上房 他決不能住到廂房裏 竇飛虎亮偃月銅流 落在院中 回頭向馬子蘭道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咱們進去殺賊官 兩個賊人胆子是真大 這一說話 屋裏的人那有聽不見的 大人這時沒睡 施安給大人倒了一盃茶 大人到堂屋淨面 就要安歇 孫祺也渴了 眼望着茶壺 大人見他是渴了不肯喝 遂說道 孫祺你渴了只管喝 孫祺道 大人的茶桌賊那敢喝 大人道 人分甚麼 且去拿盃 這盃是誰的嗎 當官差就不必拘帶 孫祺道 卑職聽大人一說 伸手把磁盃提起 剛要往碗裏斟 忽聽得院中說話的聲音不對 孫祺問是誰 這時

後集五女七貞

籠子一起 是一隻奇異兵刃往裏一遞 跟着賊人已邁進一條腿來 孫祺喝了聲大胆 用盡
向賊人砍去 吧的一聲砍個正着 壺已竟粉碎 寶飛虎繞過橫練 腦袋倒是不怕砸 可是
這一壺開水澆的可够瞧了 噯呦一聲 猛然往回一擡頭 馬子蘭正跟在身後 一腦袋正撞
在鼻子上 寶飛虎是鐵頭的功夫 撞上真够受的 跟着血便流下來 寶飛虎退到院中 大
叫小輩敢暗算你家太爺 施安嘆的一口把燈吹滅 施大人歷來臨事鎮定 遂說道 施安你
怕什麼 施安常跟這些俠義在一塊呆慣了 也學些門道 知道一遇變動先要熄燈 可以估
老大便宜 這時拉着大人往屋裏跑 孫祺一對加銅板斧 原預備在手下 這時抄起來往外
一闖 寶飛虎燙的脖子帶臉 疼痛異常 見孫祺一闖出來 寶飛虎是恨急了 竄過來掄一
對偃月銅流斜肩帶背往孫祺身上劈來 孫祺原本是篋子貨 看着身大力大 又是兩把大斧
子 非常凶猛 其實動起手來 三招過去 立時沒有能耐啦 這時見這對軍刃來的太猛
往旁一閃身 右手斧子奔寶飛虎左肩頭劈來 寶飛虎硬流往上一翻 當的一聲 把孫祺的
斧子磕飛了一把 這時關太趕過來 張祥 楊秀 計全全出來啦 計全把關太的刀也拿了
出來 關太知道孫祺本事有限 見斧子已被磕飛了一把 便拉寶刀大喝 你敢在
公館行凶 亮寶刀撲奔寶飛虎 舉刀撲頭蓋頂往下刺 寶飛虎右手偃月銅流往上架
打算也給磕飛了 那知噹啷一聲 偃月銅流上半截被削去了一半 不是閃的快 寶
刀非把腦袋傷了不可 馬子蘭被撞的過重不能動手 寶飛虎真沒想到會遇上寶刀 馬
子蘭說了聲快逃 寶飛虎一蹶腳 嘿了一聲 竄上房去 這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兩賊人這一逃走 真是又羞又愧 這就是施大人洪福齊天 寶飛虎馬子蘭兩人是第一等的
好漢 本領出衆 這回來到公館 竟遇上意外的阻攔 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兩人一想

(78) 有何面目再見浮山寨的羣雄 不如仍然回轉口北連環套 他二人商量好了 遂不再去浮山寨 直到後三盜御馬 揮刀盜鈞再表他二人 孫祺等見賊人上房逃走 乾着急不能追 關太是更不會上房 張祥楊秀倒是行 就是本領平常 計全像貌堂々 更不管事 所有一雙

神眼是天生來的 若是跟人家動手 簡直是一招不會、一個照面撒腿就跑 其快如飛 還是真不易赶上他 要論起計全之父 是一位成名的英雄 能爲出衆 蕪業高強 綠林道死

集 在他手下的無數 跟黃三爺是過命的交情 計大爺臨危的那天 黃三爺也在面前 計大爺

五 拉住黃三爺的手說道 三弟哥哥吾不行了 我跟前只你侄子一人 就盼他能接續香烟 哥

女 哥我死在九泉下也就冥目了 黃三爺忙問道 大哥哥放心吧 我拿我那姪兒當我親生自養

七 的看待 計大爺咳了一聲道 三弟你就錯了 哥哥吾仇人太多 我有三寸氣在 他們是

貞 乾看着 把哥哥我怎樣不了 我一閉眼 恐怕他們就要在你姪子身上報仇 三弟你千萬別

教你那姪兒一點能爲 他沒有一點本事 倒能保住性命 因爲只要是成名英雄 不鬪無能

第 之輩 你姪兒如若一點能爲沒有 人家找到他的面前 只有給人家磕頭求饒 倘若學了

一身武藝 他焉肯示弱於人 那可就非取殺身之禍不可 三弟你千萬記住哥哥我的話 爲

十 我計氏門中留後 最好是教他學當夥計 因爲一幹了這種事 是最下賤啦 凡跟我

三 有仇的人 一見姓計的兒子當夥計 誰也不屑於找他了 黃三爺答道 大哥哥你不用

集 掛念了 我若是教他一招一式 教我不得好死 計大爺在這時痰往上湧 嗚呼哀哉了 黃

三爺把計大爺的喪葬各事 料理的舒舒坦坦 計全那時也就是十五六歲 黃三爺每天早晚

必要練練功夫 計全一看黃三叔練功夫 自己天性又愛看 跑過去在旁邊看 黃三爺一看

計全跑來了 看自己練功夫 走過去就是一巴掌 打的計全哭了起來 黃三爺瞪起眼來道

你趕緊躲開 再在這看我把你打死 吓的計全趕緊跑開 自己也不知是惹了什麼禍了
這回我就遠點 遂偷偷走到把式場子 那知又被黃三爺看見 這回拿起一條索又給他打一
頓 指着計全道 你從此記着 我練功夫時不准你看 再不聽我把你打死 計全當時答應
跑到被地裏哭去 這事被黃三爺的夫人知道了 把三爺請進去說道 你枉稱金鏢南霸天
了 黃三爺道 你這話從何說起 黃夫人道 計全是無父無母 孤苦伶仃的孩子 他爹跟
你是過命的交情 臨死時諄々託付你照顧他長大成人 你這時却這麼打他 教他死去的爹
爹也恨你無情無義 我勸你是好意 你在紹興府不是無名的人 怕有人背後談論你 黃三
爺聞聽 眼淚立時落下來了 向夫人說道 你那知道我這份苦處 我打計全時 要不起心
裏疼的慌 我得了好報 夫人道 既是那麼着 你一定是爲管教他成人 可是因爲不是
你親生自養的孩子 得含糊就含糊一點 省得教人談論 你打完了他 他跑到牆根下哭去
教人看着多難受呢 黃三爺咳了一聲道 我把這情由告訴你 你就知我的難處了 豈把
計大爺臨終囑咐的話 不要教計全一點能爲 以免取殺身之禍 夫人一聽道 這可沒有法
子 那麼把這話告訴他不好嗎 黃三爺道 告訴不得 這孩子非常聰明 若是一告訴他
他倒非變着法子學武了 索性狠着心這麼擠兌他 他一賭氣子也就不再看了 黃夫人自此
也注了意 一看見計全偷着練把式的 兩口子一齊打 計全一想這還有活路嗎 叔叔嫂子
素日是真疼我 惟獨一見我看練把式 或摸刀槍全部恨我 我這是何必自找苦喫呢 自
已對於練功夫時 連看也不看 所以計全是一時末事沒有 計全沒有能耐的原故表明 且
說寶飛虎馬子鬧逃走 張祥楊秀雲上房追趕 計全攔住道 二位就不必白費事了 賊人能
爲出衆 不是尋常之輩 咱們保護大人要緊 施大人聽得賊人已逃走 自己要出來 那施

安拉着大人不撒手 施大人着急道 施安你是瘋了 賊人已竟走了 你還這廝害怕 可躲

開呀 施安道 賊真走了 大人可吓死我了 施大人道 混帳的東西 快起

來點燈去 施安這才把裏外間的燈全點着 王全等全進來給大人道喜 又各自請罪

這時城內串鑼齊鳴 人聲鼎沸 施大人道 怎麼今夜只這兩個賊人鬧的這麼亂 街上串鑼

後齊鳴 莫非那裏走水了 你們可以看看去 計全道 總然外面有失火的地方 自有官人救

集護 我們保護人主要緊 施大人道 本部堂命付於 豈懼這羣賊子 關太向上回道 啓

五稟大人 城外所欠的賑糧 大約又失了事啦 府衙大班頭朱亮 爲追趕兩個行刺賊人來到

女公館 現尙在院中 施大人道 叫他進來 施安去把朱亮帶進來 朱亮向上叩頭道 下

七役奉了上峯命令 帶差役等守護賑糧 不料忽然來了數千賊人 把賑糧搶了 下役人單勢

貞孤 未能護住賑糧 因見有兩名飛賊 撲奔城內 下役怕賊衆乘勢攻城 故此飛奔城內

把四門緊閉 來公館送信 下役罪該萬死 說罷連滾磕頭 施大人道 很好 你倒是遇事

第分的出輕重 賑糧被搶 不是你的力量能挽回的 就我是本部堂 也無法堵嘴這上千的賊

人 實是六府的黎民災星未退 實是天意該當 朱亮道 欽差大人恩典了 下役 只是下役

十是不敵上所差 敝上那能饒了 下役 求欽差救下我一命 全家感恩不盡 施大人道 不要

三緊 本部堂已竟恩典你 他豈肯再辦你 正說着差役進來報道 知府給大人請安來了 施

集 大人道 來的正 請進來 不一時知府陳文襲上來 自己除去頂戴 跪求請罪道 卑職

不能先事預防 賑糧被搶 大人受驚 求大人恩典 施大人道 貴府何罪之有 事出意外

防不勝防 本部堂決不怨及貴府 知府道 他這官職管理地方 才鬧的這地是賊 施大

人道 你就請起吧 本部堂來到你這兒以前 可有多少盜案 跟大幫的賊匪做亂

知府陳文慶道：以前倒是沒有這麼猛獍。

為本部堂來的，有多大亂子與你無干？地頭上怎麼壞了？

意外，不過災民們聽得賑糧被搶，以為又得挨餓了。卑職督率城守營竭力彈壓，告

訴他們各處的賑糧陸續全到了。粥廠只有添沒有減的。再有惑亂人心，忘造謠言的，

按盜匪辦。算是壓下去。施大人道：很好。貴府臨機應變，很是幹材。知府這時

把帽子帶上，謝過了大人站起來。大人道：賊衆搶糧決不能全搶淨了，並且沿路上拋棄的

一定也不在少處。貴府趕緊率領府縣班頭差役，跟着賊人的踪跡走去，收他拋棄下的餘

糧。鬧這種荒年已是上天震怒，若要再暴殄天物，越發作孽了。就是十糧也要掃了起來。

知府一聽，這位欽差真叫大處洒油，小處拾芝麻。不過只好連連答應。知府見朱亮在這裏

剛要問話，大人道：你這屬下的班頭，雖然未嘗將糧米保住，可是也不怨他。你趕緊帶

他照本都堂的話辦理去吧。知府本想拿朱亮洩氣，見欽差側替他說話，自己真就不敢再

責備他了。忙退出公館，立時回到府衙，召集差役。朱亮向知府回道：原帶去的有二百多

人，跟着進了城的有限。他們還在城外呢。知府又教集聚了五十名差役，抓了十幾輛大車

向糧店裏借掃帚簸箕，隨即出城。這時天也就亮了。那一百多名差役，全在城外等着。

知府看着好生可氣，只是也沒那麼大工夫，再申斥他們了。帶着他們來到河邊上一看，糧

米遍地全是。所有昨日雇來的千餘名民夫，也走的乾乾淨淨。不問可知跟着全餓了。

附近的居民，倒全跑到這裏掃地上撒下的米。知府一看，靠擺渡口還堆着百十石

糧米，全是賊人未能運走的。知府傳令百姓們，掃土糧隨便就拿走。只不准爭吵打

架。只要一有滋事鬥毆的，立時鎖到衙門，按搶糧治罪。這些老百姓們，真就不敢吵喊了。

全是互相商量着。一人分一股，誰也不攪誰。知府派下差人看守糧倉，誰的不准動，把擺

渡船的喚到面前，厲聲的說道：「你這渡船原爲給行人方便的，這羣賊人搶了糧，你們送過去，」

的。按着國法說就得重辦你們。本府這次開恩，再遇上這種事，你縱不能替官家出力，也

要將渡船躲開。船夫叩頭好似搗蒜一般，只求知府開恩。知府哼了聲，船夫加着十二

後分小心，把知府跟差役全攙過了河。沿路上來是真不少，這倒好啦。不用打聽賊是從那走

集的，只揀有米的地方往下趕。這條道正是奔小盤龍山金鳳島的路。原來賊衆自從得手以後

五見護糧的全跑了，不費一刀一槍，把糧搶了來。雙龍島的羣賊跟韓致芳說道：「不如趁此

女進兵，把城先佔了，豈不是大功一件，不比搶糧重要嗎？」韓致芳搖頭道：「我們是奉

七大寨主命令搶糧，糧既搶下來，不損一兵一將，就已足了。我們不要看的太易了。施

真不全不是平常之輩，豈能沒有預備。我們若貪功冒險，人家若把咱的後路抄了，那可應可

俗語：倒去了口袋，還不如趁早回山交令。你們衆位聽聽，大約城內已鳴鑼聚衆，我們趕

第緊走吧。羣賊雖是不滿意韓致芳，下山時大寨主教全得聽他調度。此時不好十分跟他爭論

十這才督催着嘍兵趕着騾馱子往回下去。一路上隨意棄，嘍兵們誰又肯仔細的照顧。只

三啣口袋掉下來，決不肯再給馱上去。趕到離小盤龍山切近，開道的兵丁正走着，忽聽得嘍

集韓致芳道：「不要緊，咱們臨來已拜過山，待我前去答話。咱們得閃個面子，教隊伍先勒住

別硬闖，跟着一打胡哨，嘍兵們先把騾馱子一打盤，一共盤了三盤。韓致芳率領羣賊迎上

前去，那知到了山口，不見一人。正在這時，猛聽山口前荒草裏，呼的一聲，冒起一丈多

高的火苗子，地上堆積的亂草全着了，連煙帶火，山前步時全成了烟霧瀾漫。羣賊正在驚

疑 又聽得一片的殺聲 殺啊 這聲音就如同千軍萬馬 火光中忽閃出一員神將 金盔金甲 神將腦門上有一隻神眼 閃閃放光 只聽這位神將大喝一聲 惡道韓致芳胆敢搶奪 賑糧 把黎民置之死地 吾神馬肯饒你 遂把三尖兩刃刀一揚 韓致芳及羣賊一看 是二後郎神顯聖 嚇得魂飛天外 魄散九霄 回頭就跑 就在這時節萬弩齊發 如雨點一般 韓致芳一邊跑着 一邊喊道 嘍兵們趕緊逃命 別要糧了 這一亂不要緊 嘍兵們是自相踐踏 五路 弩箭是真厲害 射上就死 一氣跑出十幾里去 嘍兵死傷足有一千多人 這一下子韓致芳吓的真魂全沒有了 好在天光已亮 忙聚集了殘敗嘍兵回轉紅土坡 你道真是二郎神 七顯聖嗎 敢情是小二郎褚萬里弄的把戲 真把韓致芳嚇住了 只因韓致芳臨來時拜山一後 貞 褚萬里把韓致芳送去 趕緊到後寨跟寶刀手褚蘭香 商量 褚蘭香道 老爺子不在山上 論理咱們不能多事 不過現在情形不同 這次賑糧要被賊人搶進浮山寨 災民沒有喫 第 的還是小事 恐怕浮山寨更沒法打了 他糧台一足 只跟官兵耗着 那一來施欽差豈不得 急死 不論怎麼樣 咱們也得把糧刮下 褚萬里道 我也知道非刮不可 可是這次賊人帶 着三四千名嘍兵 咱這小盤龍山不過千餘人 只恐衆寡不敵 別來個晝虎不成 反而類犬 三 那就糟了 褚蘭香道 有力使力 無力使智 他把糧搶回來必在半夜 哥哥不是有一套二 集 郎神的面具盜甲嗎 咱仿三國時諸葛裝神割麥的法子 只用排弓硬弩 隱在樹林子荒草裏 連火把燈籠全不要 在山口外埋上四堆火藥 上邊放些亂草 到時候把火藥線一點 火 光一起你就顯聖 跟着亂弩齊發 一個猛勁 他決想不到是假扮的 本山的嘍兵全隱在暗 處吶喊殺聲 射死一個就可吓走了一百個 褚萬里道 妹妹你真是女中魁元 哥哥吾真成 了飯桶了 褚蘭香道 別說笑話趕緊預備吧 褚萬里道 我得先看看我那份面具壞了沒壞

忙到自己的屋中 拿出來給褚蘭香看了看 還是嶄新的 當中那個眼還是真像活的 閃閃的放光 褚蘭香道 這面真真好 做的多巧妙 褚萬里道 怎麼不好 這一個面具花了五十多兩銀子 當中這個神聖是塊寶石 要不然那能放光呢 褚蘭香也幫着褚萬里佈置一切 趕到候至半夜 撒出探子去探聽明白 韓致芳已然得手 這裏也預備的停停妥妥 等後到韓致芳一到 褚萬里裝神作怪的 竟把糧給劫下 褚萬里先派嘍兵 把騾馱子圍住了 褚蘭香道 只教人圍住了 別教騾馱子起來 若是一起來 必然要往紅土坡跑 因為人家已竟養熟了 褚萬里道 妹妹只顧把糧劫下了 可不大好辦 褚蘭香道 有什麼不好辦 褚萬里道 這是國家的賑糧 咱們要是往山上運 算是屯積賊贓 准疑咱們搶來的 若是女 一闕騾馱子 他又往紅土坡走 再說賊人當時上了咱們的當 回頭未必不明白 他們那能善罷干休 據我看咱們算惹下禍了 褚蘭香道 哥哥請放心 他明白一定是明白 可是這回他死傷過衆 前山聽說已有官兵攻山 他未必就能來 賊人搶了糧 官兵那就能善罷干休 必有人追下來 就是不敢追殺賊人 也要跟下來看看糧落在那落 好設法往回下拾 只要有官面一來 就好辦了 哥哥先派兵卒把死尸全拋到山澗去 免得在道上暴露着 褚萬里一聽妹妹說的很對 自己真不如一個女流 趕緊督率着嘍兵 把死尸全往山澗裏一拋 把山道打掃乾淨 果然工夫不大 就聽遠遠的鑼開道的聲音 褚蘭香道 如何 這一定是濟南府的官面追下來了 你趕緊迎接上去 褚萬里道 我有些怯官 見了官面說不出話來 褚蘭香道 敢情你就是寸地光棍 褚蘭香遂迎上前去 見官人們已離近了 遂高聲說道 前面來的可是濟南府的府官嗎 大英皇帝是位一女子是話 遂問道 深山僻徑你一個女子作什麼的 褚蘭香正色答道 我姓褚名蘭香 乃金銀的翁女 不知你們是那裏來的

可請你們老爺答話。朱亮見憑空又用了個施欽差的義女，遂忙答道：「現有濟南府知府大人在後面，你請候候一候，我給你回復一聲。」朱亮轉身到了知府大人面前說道：「跟老爺回。」

前面有一女子自稱是欽差大人的義女，姓褚名蘭香求見。知府一聽，立時跟朱亮來到前

邊，果然有一個年輕的女子，穿着一身藍綢子褲褂，藍綢子包頭，下面穿着小蠻靴，長得

柳眉杏眼，俊俏中含着一股英武之氣。知府一走過來，褚蘭香深乞的萬福道：「民女褚蘭香

參見府台大人。」知府道：「施小姐不必多禮。」褚蘭香道：「民女雖是認施欽差爲義父，可是仍

然隨民女的本姓。」家父褚彪現在去冷泉塢借兵幫辦抄山，現在不知回來沒有。知府一聽

說的倒是對，自己已然聽說有一位義士褚彪，冷泉塢調來義民于成龍，隨水師營効力。這

原來是褚義士之女，別說還是欽差大人的義女，就是俠女已令人可敬。褚蘭香又道：「民女

就在此處小盤龍山，隨兄長褚萬里居住。昨日有浮山寨的賊人，下山搶劫賑糧，民女知道

關係六府黎民的生死，遂於昨夜把劫糧回來的羣賊殺散，把所有的賑糧滿給劫下。現在山

前，請大人點收。知府一聽大喜道：「俠女真是見義勇爲，令人可敬。只是既與賊人結下仇

，此地似不能再住，何不隨本府一同到濟南，欽差大人必有安置。」褚蘭香道：「民女這裏有

千餘名人，全是在小盤龍山內開墾種地，必須把他們遣散，方能離去。大人先把糧運走，

民女自有法辦理。」知府點頭道：「那麼就隨俠女之便吧。」知府趕緊帶領班頭差役等，來到山

前一看，果然驟馬馱子，不下千餘頭，滿盤在山前紋絲不動，有許多壯夫在那裏圍着。知

府見糧米依然找回，心中非常痛快。褚蘭香道：「大人可派班頭們圍好了，看他往他們本山

跑。」大班頭奏道：「不要緊，差人養過牲口，連對驢全養過，這裏幾千頭馬，只要把頭

馬牽起來趕着走，別的牲口就走不散。」如府道：「那麼就別就慢着，趕緊圍着走吧。」朱亮指

揮教衆差役把牲口捆趕起來，領原路往回下走。褚蘭香又率領本山壯丁，送了一程。迺回小盤龍山，按下不題。且說公府押解官，撥賑糧，一路平安無事。來到城內，城內外的百姓們見知府大人又來賑糧，回來之時，歡聲載道。知府教朱亮押着賑糧在外等候，自己進公館，見大人，把找回賑糧的事，向大人回了一遍。大人聽了，自己又跑出個義女來。後一時倒怔住了，還是計全想起，向大人說道：「大人許是忘記啦，在陸家堡時曾有過這麼句集話：此時大人也想起道：不錯，本部堂倒是說過這句話，只是連面全沒見過。不過一個女五流肯這麼見義勇為，也實在難得。隨吩咐把官那糧堆倉，隨時發到各粥廠，所有得來的騾女馬，揀那鄉村上有田地的，發給他們教他們耕地。來年好不致於鬧荒年，就不必作官價了。只把牲口打上火印，不准他們私宰私賣就是了。」知府一答應，剛退了出去，就見差人真進來報，道：「公館外現有一個姓賀的求見大人。」計全道：「跟大人回，我得去看看。」這一定是仁傑來了。賀仁傑怎麼來的，這樣快呢？仁傑自從買大爺走後，鬱鬱不樂了好幾天，只因賀大爺臨走時說了許多不吉慶的話，並且一桌送行酒席的筵盞，全被狗給掃了。實是不祥之兆。仁傑的兩位嬌妻倒是很能料理事。見仁傑，麼愁悶，蓮貞遂勸道：「你別這麼整天的愁悶，愁出病來也是大家的累墜。再說你是堂堂男子漢，什麼事也得看的開。母親本來就不大放心，自爹爹走後，提心弔胆，這些日子，瘦了好些。你再這麼一，點提不起高興來。教母親看着多着急，打起精神來，好頂着門戶過日子。」仁傑被這位嬌妻勸的，心裏倒是開化了。遂不再愁悶，每天除了練練武功，就是給母親講說故事解悶。再加那何媽也是能說會道，一家子人雖不多，倒也很快活的。這天仁傑睡到三更天，猛然被哭聲驚醒，細一聽是母親的聲音。這小三口全起來，仁傑頭一個跑過來問道：「娘你老深更半夜的哭什麼？」賀大奶奶

一聽 仁傑起來了 遂隔 屋門說道 你睡去吧 沒有什麼事 仁傑那會放心 遂說道

娘你老開門吧 我不睡了 賀大奶奶道 你睡去 蓮真道 真姐兩個也過來 賀大奶奶是清而

淚痕 愛貞道 娘你老難受什麼 賀大奶奶咳了一聲道 我看看你公爹在外面因多吉少 方

後才我似睡非睡 忽惹見你公爹走了進來 滿面上淒涼之色 手中托着一隻鷹爪似的東西

集 向我說你得給我報仇 我問他仇人是誰 他回頭就走 我不教他走 趕了他去 忽然首而

五 一片長江 水面上忽然湧出許多魚來 全從我的面前過去 我一數先過去六條 後一又過

女 去七條 你公爹把手中的鷹爪似的東西 向魚砍去 魚也不見了 水立刻起了多高的浪頭

七 你公爹一頭撲了下去 我一急哭醒了 聽了聽外面正打三更 這個夢太已不詳 恐怕你

貞 公爹凶多吉少 蓮真道 娘不必胡思亂想 向來夢全是反面的 公爹面含悲慘 那是快樂

魚得水一定是在施大人那裡立了功勞 得了封賞 賀仁傑這時坐在二旁不住的落淚 愛貞

第十 道 你看你不懂得勸勸娘 反倒掉眼淚 仁傑道 你那裏知道 我開得浮山寨除了大刀方

成之外 尚有兩位寨主 一位叫賽展旗于六子得明 一位叫小野蠻于七子得亮 這夢中正

三 應了這兩人的姓名 恐怕我父親也遭不測 賀大奶奶一聽更哭起來 還是蓮真愛貞竭力的

集 勸解着 算是止住悲聲 依着仁傑就要到濟南找父親去 愛貞說道 你那能這麼冒失呢

公爹走的時候 不教你跟着出去 就爲的是家中無人照管 你冒然去了 倘或他老人家不

安無事 豈不教他老人家責備你 再說夢是心頭想 也不能就信以爲實 仁傑一想也去不

的 這時天已亮了 也就不再睡了 趕到午後蓋天齊帶着雲傑來看女兒 這爺倆一到 立

刻把大家愁悶全忘了 蓋大爺跟兒子全是一樣的病 說話就打傢伙瞌 不按唱戲的道白說

(87)

不出話來 仁傑一聽岳父到了 趕緊迎了出來 一同先到客廳落坐 仁傑給岳父行禮 蓋

大爺攔着道：「賢婿何必多禮，你爲何面帶愁容？」仁傑把家裡的事跟大爺一說，蓋天齊倒

也知道解勸姑爺，仁傑把這爺兩請到後邊，蓋大爺連說帶打着傢伙，賀大奶奶也樂了，蓋大爺又到姑娘屋裏坐了會子，自己說是有事得回去，教蓋黑傑在這解勸仁傑，蓋大爺走後

蓋黑傑在這一坐，鬧的倒是真熱鬧，又過了些日子，這天接到賀大爺的一封信，仁傑

後打開一看，見寫着是父親已然升了官，按六品軍功保舉的，也沒說現在保舉到什麼官職

集可是教自己趕緊到濟南効力，仁傑琢磨着這事有些不對，爹爹素日作事是仔細的，這信裏

五說的這麼含糊，定然出了意外了，拿着信告訴了母親，賀大奶奶道：「向來是報喜不報憂

女，既叫你去，你就趕緊去吧，但盼平安無事，你們爺倆趕緊回來，我是灌斗焚香

七，等謝天地，賀大奶奶說到這裏，咳了一聲道：「你那知爲娘心裏的事，我不願意說

真，不肯慶的話，不過這些日子我坐立不安，決沒有好兆，仁傑道：「孩兒也是心驚肉跳，這些

日子恨不能立刻飛到濟南府，看個明白，賀大奶奶道：「凡事全是定數，你爹爹這次出去

爲娘的是萬分不願意，因爲當年你爹爹封刀立誓，永不出世，不想他竟不能守當初的誓言

第十，非出去不可，這回只要神靈保佑，沒有凶險，說什麼也不教他出去了，愛，姐妹二人勸道

十，你娘倆個爲什麼淨往不好處想呢，信上又沒有意外的事，先不必猜測，還是教他趕緊去

三吧，依着仁傑當日就要走，賀大奶奶不教走，教第二日一早起身，秦良傑知道了信息，趕

集，過來看望姑母，聽說仁傑要去山東濟南府，秦良傑也要跟去，賀大奶奶道：「你是剛成了家

再說你也是狐兒寡母，家中又不愁喫的不愁穿的，何必在刀槍之下取那功名富貴，秦良

傑道：「一個男子漢要是坐在家裏喫一輩子閑飯，有什麼意思，我出去巴結個功名，也可改

換門庭，我仁傑兄弟他可以去，我又怎麼去不的呢，賀大奶奶道：「就是你願意去，也得告

訴你母親一聲啊 秦良傑道 我這就回去 回頭跟着就回來 原來秦良傑娶的是無髮俠高庭的妹妹 過門日子不多 正在燕爾新婚的時候 居然這麼有志氣 也真難得 秦良傑回到家中 跟母親一說 秦大奶奶雖是女流 倒是很明大體 遂說道 你這有志氣 怎麼不願意 不過你要諸事謹慎 增光耀祖全在你個人了 這位高小姐也是俠女 把兒女私情看的很淡 不過囑咐良傑不要貪功冒險 有方便人給母親來信 賀大爺倘有什麼意外的事 你千萬要勸解着仁傑 秦良傑一一答應 收拾好了行李 備了一匹馬來到賀宅 仁傑把秦良傑安置在客廳裏 向蓋黑傑道 兄弟你可回家吧 我明天走了 咱們哥倆回來再聚會吧 蓋黑傑一聽不教自己去 遂急了 這一急不打緊 說話越發費事了 蓋黑傑的意思父親是教保護姐夫來的 走到那裏跟到那裏 不教跟着不行 就是給牽馬墜鐙全行 仁傑見他非跟去不可 遂說道咱家中就有一匹馬 這裏沒有地方買馬去 只好給你買一匹驢 蓋黑傑是百依百隨 仁傑打發人現給買一頭驢來 愛貞姐倆忙合着給丈夫收拾行李 單有一個紙包 指給仁傑道 這個紙包內的衣服 但盼用不着才好 說着話已竟落下淚來 仁傑聽這話說的奇怪 遂把紙包打開一看 就怔了 原來裏邊是一身重孝的制服 仁傑道這是怎麼講 難道你們姐倆又從旁得了什麼信了嗎 愛貞道 我們大門不出 二門不邁 那裏得什麼信去 只因幼年遇過異人 傳授了扶乩之法 能卜休咎 我們背着扶了一回乩 大約着公爹實是不在了 我若是沒把握 決不敢這麼莽撞 你帶着到濟南看 萬一用不着 算給公爹沖々喜 要是用上省得臨時做 多費好些事 只是別教咱娘知道了 寧可信其無 不可信其有 你放在裏面吧 收拾好了 愛貞姐倆囑咐仁傑提起精神來 勉強着也要喜喜歡歡的 爲是教母親減去幾分憂悶 仁傑果然不笑強笑 不說強說 在母親屋內

坐了會子 賀大奶奶道 你明天一早還得起身呢 早早安歇吧 仁傑又到客屋看了看秦良傑蓋黑傑兩人已睡了 仁傑也回到屋中安歇 次日一早起來 小哥三辭別了賀大奶奶一同起身 三位小英雄兩個馬一個驢 離了臥虎山秦家峪 一路上穿州過縣 够奔濟南而來 仁傑是心急如焚 恨不得飛到濟南府 所以一路上毫不耽擱 一日進了山東境 住在途中 就德客人們紛紛談論 所說的全是浮山寨的事 什麼賊人聲勢多們浩大 跟官兵打仗多麼凶 官兵水師營抄山全軍覆沒啦 又有的說是水師提督張施欽差 全是親自去 傳說紛歧 一個人說一樣 仁傑聽這種傳言 知道一半是捕風捉影之談 不足為據 可是也不能說全是謠言 反正浮山寨聲勢够大的 自己心中暗暗着急 大約父親就許馬朝山了 什麼差錯 第二日緊自赶路 又走了兩日 已進了濟南 自行路送位一打聽欽差公館在那裏 有人指給了大軍草料廠的路徑 三人遂找到了公館門前 三人齊下了牲口 賀仁傑上前一看 門口有四個身高力大的守衛兵丁 賀仁傑一抱拳道 衆位辛苦了 勞駕給回一聲 就題臥虎山秦家峪賀仁傑求見 這裏的差官老爺們 若是沒有別位在公館裏 就請三欽差大人回一聲也行 這四個守衛老山東是混小子 聽賀仁傑姓賀 跟城隍廟停着那個死的一個姓 遂問道 你怎麼也姓賀 我們這公館以前打仗 陣亡了一位姓賀的 大抵跟你 是富家子罷 賀仁傑聞聽一擦腳道 我父親果然不在了 於是痛哭起來 這個愛說話的山東立刻傻了 秦良傑舌淚相勸 那山東趕忙上去給回稟了 計全迎了出來一看 仁傑哭得 哭啦 自己也止不住的落下淚來 拿袖子拭乾了淚招呼道 仁傑你來了 賀仁傑哽咽着招呼了聲計大爺 就勢叩了喪禮頭 計全道 你剛到這裏怎麼知道你父親故去 仁傑用手一指那守衛的兵丁 計全申斥道 你們太愛多說話了 下次甚麼事不准你們多言 賀仁傑這

時還是哭 計全勸道 仁傑你不要這麼盡力的哭 留着精神氣力給你父親報仇 那才不枉
有你這麼個兒子啦 隨我去見大人吧 秦良傑蓋黑傑也全見過禮 計全把三人領進了公館

到了差官房裏 記行囊包裹全卸下來 自有差人照料着 牲口刷溜飲喂 計全教差人打

了手巾來 教仁傑擦擦臉 遂說道 跟我上去見大人吧 蓋黑傑跟他父親是一樣的毛

病 全都怯官 見了官說不出話來 計全見他不敢去見大人 遂帶着賀仁傑秦良傑一同

去 賀仁傑一進屋看見大人 更想起父親 只招呼了聲大人 跪在地下痛哭起來 大人

是真分難過 隨着痛哭一番 施安施孝在旁勸住大人 計全勸住仁傑 關太 張祥 秀揚

孫祺全在這裏伺候着 見仁傑哭的這麼悲痛 也全洒了幾點英雄淚 這時秦良傑也一同

人行過了禮 大人問道 你同仁傑一同來的嗎 秦良傑答道 是 還有蓋黑傑也一同來的

大人指點頭隨向仁傑道 你父爲公捐軀 情實可憫 本部堂已爲你父親表奏朝廷 以

第 品軍功追贈 以慰忠魂 本部堂還要竭力提拔你 稍報你父親爲本部堂効力之義 你是單

十 傳一脈 就指着你接續你賀氏門中香烟 你要是孝子 應當體念你父的心 不要過事哀

三 總憂節哀頓變爲是 賀仁傑道 謝大人的恩典 先父倒是死在那個賊人之手 大人道

據說是被浮山寨的于大毒抓所傷 因傷致死 現在祝都司與天霸已率兵攻打浮山寨 定

集 與你父親仇 賀仁傑道 父仇不共戴天 我不替父親仇有何面目活在人間 大人見賀仁傑

說話時臉上氣色全青了 遂說道 好 這才是孝子呢 你父的靈柩 現在城隍廟停着 你

先去祭奠一番 本部堂派人送一桌祭席過去 你就勢在靈前換了素服 大人又向計全道

仁傑該用的衣服 你看替他添做 從賬房先支二十兩銀子 俟後用錢只管言語 仁傑叩

謝 大人 跟秦良傑一同退了下來 關太等也跟着下來 大人單把計全又招呼上去 囑附

道 仁傑雖然成了家 可是還是一派的孩子氣 什麼事不管輕重 任性而爲 此時他報仇心切 定然不顧生死 他又是單傳一脈 倘有差遲 更對不過他孀居之母 你要竭力的勸解他才是 計全道 跟大人回 仁傑向來心高性傲 這時若是深攔着 不教他報仇去 恐怕他起別的念頭 卑職見機行事就是了 大人點頭道 本部堂知道你辦事穩重 你只保着他別出什麼差錯就是啦 計全答應跟着退下來 到了差官下房 見賀仁傑正打開包裹取出後 一個紙包 趕到打開 計全一看就怔了 見是一身孝服 計全問道 賢姪怎麼連這種衣服全預備下 仁傑答道 這是你姪媳婦扶乩問事 已知家父定遭不測 故此帶了來 免得這時現找人做去麻煩 計全不禁稱奇 遂帶着仁傑跟秦良傑蓋黑傑 一同奔城隍廟 到了廟裏 有道士引到偏殿裡 仁傑一見爹爹的靈柩 立時撲過去扒在棺材上 號陶痛哭 秦良傑也跪在地上哭着姐夫 只有蓋黑傑是向來不會哭 這時見姐夫哭的大妻慘了 他站在一旁也直流淚 計全也隨着哭了一陣 忙過來勸仁傑 秦良傑也止住悲聲 過來幫着勸賀仁傑力竭聲嘶 連老道看着全覺着可慘 口中不住的念無量佛 計全竭力的把仁傑勸的止住悲聲 老道教道童點上香燭 跟着公館裏把祭席送來 擺在了靈前 仁傑穿好了孝服 向靈位行了禮 跪在地上眼望靈牌淚汪汪祝告道 天倫你老陰靈不遠 保佑爲兒手刃賊人 給你老報仇雪恨 說到這裏又痛哭起來 計全勸道 賢姪你要總這麼哭 你非哭病不可 你父親臨危是別無罪念 只是惦着你一人 你若這麼不知保重 倘有災病 你父親在九泉下也是魂魄不安 再說你們賀家只有你支撐門戶 你母親就倚靠你一人 你就這麼不要命的哭 難道已死的人 還能哭活了嗎 連老道也跟着勸了會子 仁傑算是不哭了 秦良傑也向靈位磕了頭 仁傑跪在一旁陪着 行完了禮 計全教仁傑孝服換下來 遂向

仁傑道 咱們一同回公館吧 仁傑道 我按理應當在此守靈 擇日扶柩回里 不過我父的

大仇未報 我得赴前敵找這仇家 計全道 你老叔已立誓爲你父報仇 莫若說由者人土爲

安 還是先把靈柩運回臥虎山秦家峪葬埋了爲是 賀仁傑道 計大叔你老這一片良言 侄

兒本當遵命 無奈姪兒若是不給先父報仇 實無面回臥虎山 計大叔你不必攔我了 計全

集 見賀仁傑說的斬釘截鐵 不便再勸 遂一同離了城隍廟 到新衣莊給仁傑買了兩身素服

五 又買了雙青布官靴 這才一同回公館 把衣服換好 向計全道 計大叔你給回復大人一聲

女 我有事求見 計全道 賢侄你也得歇息歇息 有什麼事晚上再說不好嗎 仁傑道 事情

七 重要那等得晚上 計全無法 遂說道 既是有要緊事 跟我一同上去吧 計全帶着仁傑來

貞 到上房 見大人正在看書啦 大人見計全仁傑進來 把書本往桌上一放道 你們回來了

第十 計全答了聲是 仁傑謝過了大人 遂向大人告辭 要去浮山寨軍前效力 替父報仇 施大

人緊皺眉頭道 仁傑不要太任性 你剛到這裏 一路上受了些風霜之苦 怎麼也得養精神

神 再去不遲 仁傑道 民子心急如焚 決難再等 大人若是不教民子去 民子只可一死

撞死 施大人道 你何必這麼急呢 計全見大人很是爲難 遂向上說道 大人是恐怕他有

什麼失閃 卑職也不放心 卑職打算跟他去 只是這裏保護大人要緊 所以卑職竭力勸他

集 只是他父子天性厚 仁傑又是極守孝道的 痛父之死 怎能不急 若是深攔了他 怕他再

急出病來 大人長嘆了一聲道 死生由命 富貴在天 你就跟他去吧 計全是明知不能走

現在濟到這裏 無法可想 好在尚有關太等人 遂帶着仁傑一同來到前邊 囑咐關太等

加意保護大人 我把仁傑送到了立即趕回 這時仁傑已收拾好了 秦良傑蓋黑傑自然是跟

着一塊走 三匹牲口存在公館裏 遂一同起身 出離公館 這時天已到了未時 出城直奔

渡口 這裏有駐防的水私營巡船 計全跟船上的兵士說明 是欽差公館的 赴前敵送公事 你們辛苦一躍吧 這裏的巡船也是水師營 來的 他們上司全在前敵上 這又是欽差的 隨員 那有不巴結差事的 遂請四位上船 立是扯起風篷 順風行船又快又省力氣 太陽 快落下去已離浮山寨不足五里 遠遠聽得殺聲震耳 戰鼓齊鳴 正往前走 如飛的過水 兩條巡江小船 遠遠高聲喝喊 來船少往前進 前敵上正在開戰 不准外來的船隻貼近了 這時船上的頭目 正在艙中跟計全等談話 一聽有人攔着船 不教往前進 急忙叫來往 對面一看 忙招呼道 李副爺在這啦 船上 是欽差公館的守備計老爺 勞駕帶着我們船進 去也 對面的巡船一聽 答話的也是本營派出去的 遂說道 你們不是駐防濟河口嗎 既然 船上 是公館來的 就在這裏換了船 省得還送你們回來 計全與仁傑等也出了船艙 聽 了水師巡船說的倒是對 本來在喫緊的時候 不得不防備點 萬一有奸細混進來 豈不誤 了大事 這時自己站在船頭 回答道 勞這位頭目的駕 把吾們送到中軍大營 對面的巡船 頭目問道 沒領教這位老爺貴姓 計全道 我姓計名全 那頭目槍着答道 原來是計老爺 你請過船吧 兩船併在一處 計全等全上了巡船 把原船打發走了 這巡船掉轉船頭 够 奔陣地 往前走了不遠 殺聲越發大了 巡江小船來往如同穿梭 一問巡船的頭目 原 從午前直到現時尚未分勝負 只因粉蓮花韓致芳狠狠逃了紅土坡 要不是有龍島的戰賊 跟隨 自己早就遠走高飛 有這羣賊跟隨都能脫身 進了紅土坡後寨 留下陳森 鄧天霖 閻山虎三人緊守後寨 連殘敗嘍兵的大隊 一同奔中軍大寨 韓致芳真比進法場還難受 可是又脫不過去 遂硬着頭皮進了聚義廳 兩旁的羣賊一看韓致芳的神色 就知沒得了 好回來 却故意向韓致芳特別客氣 一個個全都站起來讓道 韓寨主辛苦了 韓致芳面紅

過耳 口中含糊答應着 來到方成面前 不等方成開口 自己先說道 貧道無能 糧已搶

來 行到小盤龍山前 不料二郎爺顯聖 糧米被二郎神留下 尙死傷嘍兵千餘名 特來向

寨主請罪 方成看着韓致芳冷笑一聲道 韓寨主你也是闖蕩江湖有名有姓的英雄 竟會上

這種當 二郎神不過是討神演義 信口胡云 那有那麼回事 這時竟會有二郎神顯聖

綠林道裝神做鬼 原來常見的事 怎麼韓寨主連這個也不懂嗎 這定是小盤龍山金山島褚

五家謀佐所為 水蠅子夏志請起說道 方寨主說的不差 我們在太湖時聽說 那黑頭太歲褚

女彪 幫着施不全手下的人打過陸家堡 他在綠林道也是喫裏爬外 方成向韓致芳道 如何

七 褚彪老兒竟敢欺侮我浮山寨 令我可惱 韓寨主跟衆位一夜勞乏 請去歇息 雖是夫妻

貞 也不必介意 可是寶寨主馬寨主怎麼還未回來 韓致芳道 他們二位進濟南府刺殺施不全

第十 去了 方成道 他二人能爲出衆 藝業驚人 定能馬到成功 隨向賽展雄于六說道 賢弟

第十一 守水寨竹城 愚兄我率衆寨主到小盤龍山金山島 找褚彪老兒算賬 不洗了小盤龍山 決

第十二 不回浮山寨 小野龍于七道 大哥何必在這一時 我們跟他後會有期就是了 方成道 二

第十三 位賢弟不要把這事看輕了 小盤龍山深居腹地 後山的要路 全完被他占了 倘若他眼官

兵勾結 我在前山接戰 他後山進兵 豈不是腹背受敵 實是心腹之患 趁這時把他除了

集 我們對付官兵時 就無內顧之憂了 于七點頭道 大哥說的極是 小盤龍山不餘 還真

是一塊大病 索性來個出其不意 大哥這就帶隊下山 于六說罷剛要叫聚義廳 掌號齊隊

忽然一個頭目從外面跑進聚義廳 單腿一跪道 報 內寨起火 方成一聽 勃然變色道

衆位寨主替我嚴守水旱各寨 兩次起火頗爲 要查個水落石出 又向韓致芳道 前後

韓寨主請回後山緊守紅土坡要緊 韓致芳巴不得的趕緊躲開 衆寨主紛紛出聚義廳 前後

各寨門滿有人把守 方成懷抱三號小劍刀 率領手下親信頭目 够奔內寨 方成的山規極嚴 內寨寨門沒有方成的令 不論誰也不准進去 所以着起火來 你來個見死不救 倒沒一點事 倘若你沒請示方成 往內寨裏一救火 內寨門就如同鬼門關一樣 別想活着出來了 所以世上事是有一利必有一弊 且說方成一進內寨門 見火勢已起 只不見自己那一個無恥的丫頭 跟黨家的兩位姑娘出來 心中就知不妙 因為內寨這裏是倚着一個山坳蓋的 三面全是堅立千仞的陡壁懸崖 別無出路 除非從寨門出來 這三個丫頭既是沒出來 五一定是遭了意外 一進屏門方成就怔了 只見三個姑娘全是一身的小衣服 四馬倒攢的 女網着 擺在了院子當中 內寨是兩進房子 前面是三合 後面一個寬大的院子 五間上房 七兩旁全是走廊 跨院是一條小箭道 蓋了四間小廈子 給婆子丫環住 火是從後面着起 貞已竟把前邊全連上 王夫再大了 這三個姑娘就是燒不死也得烤死 方成看這情形 決不是好事 自己是成名露臉的綠林道 這簡直是給自已臉上無光 索性也不教人救火 那第九花鴉烏淫台仙姑方妙蓮 一見方成進來 遂喊道 爹爹快救女兒吧 方成先睡了方妙蓮 一口 厲聲問道 丫頭這是被何人所綁 方妙蓮見爹爹滿面怒容 低了頭道 爹爹問誰家妹妹就知道了 方成向黨氏姐妹問道 你們這倒是怎麼回事 我不是囑咐你姐倆 不教跟話了 結結巴巴的說 全是我姐姐惹的禍 方成道 你們倒是被誰綁的 綁你們的人現在那裏 黨氏姐倆只是低頭不語 方成氣沖肺腑 二日回睜 把小劍刀一舉 嘆喏一聲 想黨家姐妹腦裏全劈下來 掄刀又照方妙蓮剗來 方妙蓮一閉眼 只好等死 那知方成刀往下 一落 忽的兩臂被人托住 方成一看 捆自己的正是于六 方成道 賢弟你這捆我可自

剗 留着這現世的丫頭 有何面目見人 于六道 大哥你這麼作事未免太莽撞了 就是他
姐妹作了什麼丟人現眼的事 也得問個明白 那能這麼不問青紅皂白 就把黨家姐妹殺死
緣林道豈不要議論大哥無情 方成自知作錯了 只是不肯輸口 遂向于六道 賢弟你不
後 要多管 這個丫頭我決不能留他 就在這時小野龍于七 也趕了進來 遠遠招呼道 大哥
集 趕緊到大寨吧 官兵水師營現已攻打水寨 我們若是不趕緊迎敵 恐怕就要攻進竹城了
五 方成怒沖沖向自己的親信的頭目說道 你們把這丫頭扔到山溝裏 誰敢放了他 我要誰的
女 腦袋 火也不必救了 內寨燒完了也乾淨 方某倒落個毫無牽累 說罷隨于氏弟兄够奔大
七 寨 趕緊調動浮山寨的大隊 帶領羣賊前去迎敵 浮山寨兩次被人放火 這次又將方妙蓮
真 黨家姐妹綁了起來 讀者 定也明白 是那私進浮山寨的左臂花刀黃少傑 飛行小狸貓武
殿祥二人所爲 不過兩人進山這麼些日子 倒是在那裏存身呢 趁這時把他二人的事補叙
第 一番 免得讀者悶悶 原來左臂花刀黃少傑年輕心高氣傲 見這麼些人弄個勞而無功 關
十 太還險些把眼睛了 自己對面一看 見賊人只注意到迎面的進山要路口 兩旁雖則是陡壁
懸崖 若是身體輕的人 爬着就可以上去了 遂趁着忙亂的工夫 暗中一低頭 撲奔左邊
三 山坡 只找黑暗的地方走 到了山根下看了看 上去的道路實在够危險的 只可聽天由命
集 黃少傑振起全付精神 攀藤附葛 好在身體輕 只要抓上荊條蔓草 就能掛住了全身
爬到六七丈高 就覺身旁颯的一股子涼風 一條黑影往上去 黃少傑往旁一閃 險些沒
掉了下去 抬頭一看 三四丈外一條黑影直往上走 黃少傑暗暗詫異 心說這是什麼人
有這麼好的工夫 若不是夜行人一定是猿猴 自己心想不管人是獸 不能在半山腰裏就
候 就是被賊黨看見了也得往山上闖 少傑想到這裏 輕登急縱 又上了四五丈高 不覺

把心放下了 趕情這條山道 越到上面越好走了 十幾丈外往山頭上走有了斜坡 這一來省大了力氣了 又往山上闖 不多時已到了山頂上 邊長吁了一口氣 拭了拭面上的汗 剛要辨別往裏走的道路 就覺有人拍了自己肩膀一下 說了聲你胆子也太大了 這一下子吓得少傑渾身是汗 向前一縱伸手拉刀 回頭一看 說話的人蹤跡毫無 黃少傑不由大怒 後 見離開自己所站的地方有二十多丈遠 鵝頭峰上有賊人的瞭盼燈籠 遂厲聲說道 什麼人敢戲耍太爺 你若再藏藏躲躲 小太爺就要罵你了 話聲未住 忽然一塊大石頭後 有人撲哧的笑了 一邊笑着一邊說道 少傑不要罵是我 黃少傑一看 原來是飛行小狸貓武殿祥 少傑大喜道 武二叔你老也來了 在山坡上那條黑影就是你吧 武殿祥道不錯 可 是你胆子也特大了 這一入浮山寨不亞如虎穴龍潭 倘有一點疎失 就有殺身之禍 少傑 道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大丈夫生在世上做一番事業 必須要出人頭地與衆不同 就是落 在賊人手裏 他落個轟轟烈烈 四海揚名 武二叔你說是與不是 武殿祥見少傑一派的剛 強之氣 不知輕重 自己此來就爲保護他而來 就不能不勸他 遂向前說道 我見你悄悄奔了山坡 遂暗暗跟隨於你 俗語有句話 雙拳難敵四手 好漢架不住人多 浮山寨賊 黨衆多 我們倆一露面 恐怕未必能得着便宜 咱們總要心點爲是 探聽探聽山裏的虛 實動靜 賑糧是否真被他搶來 打聽明白趕緊回公館報告大人 也就是够好看了 千萬別 貪功悞事 自取殺身之禍 少傑被武殿祥一說 把高興打去了一半 自己琢磨着也是十分 危險 遂答道 武二叔小侄年輕 有看不到的地方 你老多指教吧 武殿祥道 咱們全是 自己人 不用客氣 趕緊奔大寨吧 兩個人一溜下了山頭 沿着山路向前走 這一帶 多地的山路全屬粉蓮花韓致芳管 沿着山道 隨地就有營房 有頭目帶着嘍兵駐守

因爲紅土坡是天然的峻險，以爲那裏把山口把住了，萬進不來人。山裏的防守就不上緊了。武殿祥黃少傑一路行來毫無阻攔，走了有三里多地，見前面的房子就多了。崇北面有一道矮牆，寨門緊閉。寨門兩旁一看有木板支架的兩間小房子，門前戳着一對方形的燈籠。四名兵卒在那把守，每人拿着一杆紅纓子大槍。武殿祥把黃少傑拉了一把，兩人到了牆的轉角處。武殿祥低聲說道：「這一帶大約離着大寨近了，不可大意。」這座寨門緊閉，看這情形決不是大寨。燈籠上的字看不清，咱們進去看一看。」少傑道：「好吧。」兩人竄上牆頭，向女裏看了看。這裏房子並不多，前邊是寨門，這道院子，黑暗暗的，並沒有燈光。兩人從牆上竄七到東邊矮房，過了前邊這道院子，剛一上後院的東房坡，就聽見有女子笑語喧嘩的聲音。黃少傑一縱到了房脊上，武殿祥一把沒攔住，心中好生着急。深怪少傑太已大意，既已聽見有說話的聲音，那能那麼冒失。見少傑一伏身爬在房脊上，武殿祥也跟着上來，向房脊上一伏身，見院裏燈光輝煌，院子極其寬大，北邊五間上房，塔前戳着兩架戳燈，西面是第三間廂房，簷下掛着兩對羊角燈，不用說東房也是一樣，院子有八丈長四丈寬，在上房台塔兩旁一邊擺着一架兵刃架子，兩個姑娘在那比武，還有一個在旁邊看着，就見動手的兩個姑娘兩口刀上下翻飛，還真受過名人的指點。少傑用胳膊肘一碰武殿祥，手指着口中低聲說道：「那個穿素的是大刀方成的女兒，那兩個是黨得芳的女兒，這全是黨家窩漏網的女賊。」武殿祥點點頭，一擺手不教少傑說了，恐怕下邊聽見。書中代言：「這正是那九花鴉鳥淫台仙姑方妙蓮，跟黨金花黨銀花姐倆，黨家姐妹自從來到浮山寨，方成會囑咐不教他姐倆跟自己那不成材的女兒在一塊呆着。這姐倆那能够肯聽方成的話呢？黨家姐妹也是自甘下流，這就是近硃者赤，近墨者黑。這三個人鬧的醜聲四揚，不過只瞞着方成一人，他們

三人怕教方成知道。白日循規蹈矩。方妙蓮住前院。黨家姐妹住後院。白天方成有查看來時。見他們真不往一塊湊。並且來了不是見他們睡覺。就是看見他們瞧烈女傳。方成倒很放心。今夜是孫旺孫清定更時。告訴他們三人這幾天因為刴了賑糧。不能不加防範。大寨主時時隄防官兵抄山。故此全不敢擅離防地。呆了一會走了。這姐三個白天睡足了。方妙蓮出主意要比比武。看看誰的功夫荒疎了。黃少傑武殿祥來時。這姐兒三個已練了多時。方妙蓮跟黨銀花對着刀。無意中見東房脊上有人一恍。方妙蓮並沒言語。故意跟黨銀花走了幾招。留神一看房脊上爬着兩個人。心中早拿定主意。憑能算自己的本領有限。黨家姐倆比較自己也強不了多少。不如用五色迷魂團收拾這兩個人。那還費什麼事。故意的賣個破綻。黨銀花一刀劈來。方妙蓮往後一閃。登登登往後退出好幾步。撲的坐在地上。怒容滿面的說道。這回我雖輸了。我可不認輸。這隻鞋帶子鬆了。差點沒把鞋掉了。你等我換了鞋來。再輸給你那才算呢。黨銀花道。得啦姐姐你怎麼還真掛火。我認輸行不行。方妙蓮一使眼色。一壁往北屋走着。一壁說道。別挖苦人。兩個小了頭在簷下月亮桌那伺候茶水。這時那方妙蓮已進了上房。他是取五色迷魂團。從後窗戶出去。武殿祥一扯黃少傑。低低說了聲走吧。黃少傑看的正高興。不願意走。就在這時忽聽身後的瓦一響。兩人不約而同的伸手拉刀。一回頭。見正是那方妙蓮。兩人剛一抬身。方妙蓮說了聲那裏走。一揚手五色迷魂團。奔兩人打來。這一下打個正着。這股子香氣兩人全嗅上了。立時頭暈目眩。翻身栽倒。黨金花黨銀花也縱上房來。這姐倆舉刀便剝。要知這二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後集五女七貞第十三集終

